



能改齋漫錄

上

△

073

130

1-1

能 改 齋 漫 錄

上

吳 曾 撰



商 務 印 書 館 發 行

069687

# 能改齋漫錄序

吏部吳公會虎臣以胸中萬卷之書游戲筆端。哀爲此集。往時仇家摘其中有一二不合載事。謂非所宜言。遂闕不傳。然狐裘而羔袖。袖則羔矣。其如裘之美。何。今削其不合載者。而存其所不當廢者。刊諸成都郡齋。旣以廣好事之傳。且以誌公之博也。紹熙改元十一月朔。豫章京鏜仲遠書。

# 能改齋漫錄

武英殿聚珍版

## 提要

臣等謹案能改齋漫錄十八卷。宋吳曾撰。曾字虎臣。崇仁人。秦檜當國時。曾上所業得官。紹興癸酉。自敕局改右承奉郎。主奉常簿。爲玉牒所檢討官。遷工部郎中。出知嚴州。致仕卒。此書末有其子復跋。稱所記凡二千餘條。疏爲十八卷。自元初以來。刊版久絕。此本乃明人從祕閣鈔出。原缺首尾兩卷。焦竑家傳寫之本。遂以第二卷第十七卷各分爲二。以足其數。實非完帙。然考趙彥衛雲麓漫鈔云。秦檜卒後。曾不敢出。其第十九卷自稱云云。則似當日已無定本矣。是書劉昌時蘆浦筆記嘗摘其舛誤十一條。頗中其失。至以苟彧爲漢之忠臣。以馮道爲大人。其是非甚爲乖刺。又如孫仲鼐有秦檜詩。亦經載入。則其黨附權奸。昭然可見。特以曾記誦淵博。故諸家考證之文。時多徵引。覽者政當置其人品。而論其學問。棄其瑕類。而取其英華爾。

能改齋漫錄目錄

卷一

事始

卷二

事始

卷三

辨誤

卷四

辨誤

卷五

辨誤

卷六

事實

卷七

事實

卷八

沿襲

卷九

地理

卷十

議論

卷十一

記詩

卷十二

記事

卷十三

記事

卷十四

記文

龍改齋漫錄 目錄

類對

卷十五

方物

卷十六

樂府

卷十七

樂府

卷十八

神仙鬼怪

# 能改齋漫錄卷一

宋 吳曾撰

事始

樓羅

黃朝英細素雜記論樓羅云。酉陽雜俎云。樓羅。因天寶中進士有東西墻。各有聲勢。稍僉者多會于酒樓。食畢羅。故有此語。予讀梁元帝風人辭云。城頭網雀。樓羅人著。則知樓羅之言起已多時。又蘇鶚演義云。樓羅。幹了之稱也。俗云。騾之大者曰樓騾。騾羅聲相近。非也。又云。婁敬甘羅。亦非也。蓋樓者攬也。羅者縮也。言人善幹辦于事者。遂謂之樓羅。樓字從手旁作婁。爾雅云。婁聚也。此說近之。然南史顧歡傳云。蹲夷之儀。婁羅之辨。又談苑載朱貞白詩云。太婁羅。乃止用婁羅字。又五代史劉銖傳云。諸君可謂僂儻兒矣。乃加人焉。以上皆朝英說。然予以爲此說久矣。北齊文宣帝時已有此語。王昉曰。樓羅樓羅。實自難解。蓋不始于梁元帝之時。以表考之。梁元帝卽位。是歲己巳。次年庚午。北齊宣帝卽位。至壬申年。梁元帝方卽位。今據細素雜記以樓羅事引梁元帝風人辭爲始。不當。蓋元帝在宣帝之後。

麥秋

黃朝英細素雜記云。宋子京有帝幸南園觀刈麥詩云。農扈方迎夏。官田首告秋。注云。臣謹案物成熟者



謂之秋。取擊斂之義。故謂四月爲麥秋。余案北史蘇綽傳云。布種旣訖。嘉苗須理。麥秋在野。蠶停于室。則麥秋之說。其來舊矣。已上皆朝英說。予考麥秋之始。在禮記月令。自有成說。何必引蘇綽說邪。釋其義。則景文之說尤盡。及觀王荆公絕句云。荷葉初開筍漸抽。東陂南蕩正堪遊。無端隴上翛翛麥。橫起寒風占作秋。此又何也。然景文所注。本出蔡邕月令章句曰。百穀各以其初生爲春。熟爲秋。故麥以孟夏爲秋。

廋詞

太平廣記引嘉話錄。載權德輿言無不聞。又善廋詞。嘗逢李二十六于馬上。廋詞問答。聞者莫知其所說焉。或曰。廋詞何也。曰。隱語耳。論語不曰人焉廋哉。人焉廋哉。此之謂也。已上皆嘉話所載。予案春秋傳曰。范文子莫退于朝。武子曰。何莫也。對曰。有秦客廋詞于朝。大夫莫之能對也。吾知三焉。楚申叔時問還無社。曰。有麥麴乎。有山鞠藭乎。蓋二物可以禦溼。欲使無社。逃難于井中。然則廋一字。雖本于論語。然大意當以春秋傳爲證。東坡和王定國詩云。巧語屢曾遭薏苡。廋詩聊復託芎藭。

主者施行

今朝廷行移下州縣。必云主者施行者。本後漢黃瓊傳也。

鷓夷子皮

王觀國學林新編。論鷓夷子。引史記伍子胥傳及應劭注。及前漢食貨志顏師古注云。自號鷓夷者。言若盛酒之鷓夷。多所容受。而可卷懷。與時張弛也。鷓夷皮之所爲。故曰子皮。又引陳遵傳載揚雄酒箴曰。鷓

夷滑稽。腹大如壺。然則范蠡自號鴟夷子皮。又號陶朱公。託鄙名以自晦其迹耳。以上皆王說。予案墨子曰。孔子怒景公之不封己。乃樹鴟夷子皮于田常之門。孔叢子嘗作詰墨曰。夫樹人爲信己也。孔子適齊。惡陳常而終不見。常病之。又陳常弑其君。孔子沐浴而朝。請討之。其終不樹子皮審矣。此孔叢子辯孔子不樹子皮之義也。以是知鴟夷子皮又見于孔子。不獨范蠡也。

浴處挂壺于門

今所在浴處。必挂壺于門。或不知其始。案周禮挈壺氏掌挈壺以令軍井。鄭司農注曰。謂爲軍穿井。井成。挈壺懸其上。令軍中士衆皆望見。知此下有井。壺所以盛飲。故以壺表井。又別注曰。挈讀如挈髮之挈。壺盛水器也。乃知俚俗所爲。亦有所本。

萬歲之呼

高承事物紀原云。萬歲之始。考古逮周。未有此禮。戰國時秦王見蘭相如奉璧。田單僞約降燕。馮諼焚孟嘗君債券。左右及民皆呼萬歲。蓋七國時衆所喜慶于君者。皆呼萬歲。秦漢以來。臣下對見于君。拜恩慶賀。率以爲常。已上皆高說。予案大雅云。虎拜稽首。天子萬壽。人臣之奉上以萬歲。疑發于此。

膾殘魚

太平廣記載洛陽伽藍記云。晉寶誌嘗于臺城對梁武帝喫膾食訖。武帝曰。朕不知味二十餘年矣。師何云爾。誌公乃吐出小魚。依依鱗尾。如今秣陵尙有膾殘魚也。予案越王句踐之保會稽。方斫魚爲膾。聞吳

兵弃其餘于江化而爲魚。猶作膾形也。故名膾殘魚。亦曰王餘魚。以是知膾殘魚不始于誌公。又博物志曰。孫權曾以行食膾有餘。因棄之中流。化而爲魚。今有魚猶名吳餘膾者。長數寸。大如筋。尙類膾形也。吳都賦曰。片則王餘。王逸注曰。王餘魚。其身半也。俗云。越王膾魚未盡。因以其半棄之爲魚。遂無其一面。故曰王餘也。

洪州爲鎮南軍

唐咸通六年。安南久屯。兩河銳士死瘴毒者十七。宰相楊收議罷屯軍。以江西爲鎮南軍。募彊弩二萬。建節度。且地便近。易調度。詔可。然則以洪州爲鎮南軍。始于咸通六年。

人君葬地爲山陵

漢以來。人君所葬之地。爲山陵。如高祖之長陵是已。然呂不韋說秦昭王太子曰。王之春秋高。一日山陵崩。太子用事。注云。山陵。喻尊高也。崩。死也。然則以葬地爲山陵久矣。出戰國策。

身閉鼻甕

世以身不修飾者爲閉。鼻不清亮者爲甕。蓋有所本也。王允論衡別通篇。鼻不知香臭曰甕。人不知是非爲閉。

不癡不聾

北史長孫平。隋開皇三年。爲工部尙書。時有人告大都督邴紹非毀朝廷爲憤者。上怒。將斬之。平進諫曰。

諺云。不癡不聾。不做大家翁。此言雖小。可以喻大。予案慎子曰。不聽不明。不能爲王。不聾不聾。不能爲翁。乃知此語久矣。慎子名到。南史庾仲文傳亦云。不癡不聾。不成姑公。因話錄載唐肅宗謂郭子儀曰。諺云。不癡不聾。不作阿家翁。

焚香始于漢

李相之賢已集。謂焚香之始云。本佛圖澄傳。襄國城塹。水源暴竭。石勒問澄。澄曰。今當勅龍取水。乃至故泉源上。坐繩牀。燒安息香。咒數百言。水大至。予案江表傳。有道士于吉來吳會。立精舍。燒香。讀道書。制作符水以療病。又案漢武帝故事亦云。昆邪王殺休屠王。以其衆來降。得其金人之神。置之甘泉宮。金人者皆長丈餘。其祭不用牛羊。唯燒香禮拜。然則焚香自漢已然矣。

詩人用儂字

王觀國學林新編云。江左人稱我汝皆加儂字。詩人亦或用之。孟東野詩云。儂是拍浪兒是也。予以隋煬帝亦嘗用矣。大業拾遺記與宮女羅羅詩云。幸好留儂伴儂睡。不留儂住意如何。又云。此處不留儂。更有留儂處。又古樂府宋鮑照吳歌云。但觀流水還識是儂流。下又云。觀見流水還識是儂淚流。晉太元中。子夜歌云。故使儂見郎。又云。儂亦吐芳詞。又云。儂亦恃春容。又云。儂年不及時。又云。儂作北辰星。又云。動儂含笑容。所用甚多。然則吳音稱儂。其來甚久。詩人用之。豈始東野耶。石崇亦有懊儂歌。

歡稱婦人

晉吳聲歌曲。多以儂對歡。詳其詞意。則歡乃婦人。儂乃男子耳。然至今吳人稱儂者。唯見男子。以是知歡爲婦人必矣。懊儂歌云。潭如陌上鼓。許是儂歡歸。又云。我與歡相憐。又云。我有一所歡。安在深閣裏。又華山畿云。歡若見憐時。棺木爲儂開。又讀曲歌云。思歡久。不愛獨枝蓮。只惜同心藕。又云。憐歡敢喚名。念歡不呼字。連喚歡復歡。兩誓不相棄。予後讀通典。見序常林歡云。江南謂情人爲歡。然後始恨讀書之寡。

謂父爲爹

儂歡出于江南風俗。政猶以父爲爹。音徒我反。南史。武興王憺爲荊州刺史。惠及百姓。詔還朝。人歌曰。始興王人之爹。赴人急。如水火。何時復來哺乳我。荆土方言。謂父爲爹。故云。

樂府名大郎神

本朝樂府有二郎神。非也。案唐樂府雜錄曰。離別難。武后朝有一士人陷冤獄。籍其家。妻配入掖庭。善吹觱栗。乃撰此曲。以寄情焉。初名大郎神。蓋取良人行第也。旣畏人知。遂三易其名。曰悲切子。又曰怨回鶻。乃以大爲二。傳寫之誤。

歌辭曰曲

自昔歌辭。或謂之曲。未見其始。琴書曰。蔡邕嘉平初入青溪。訪鬼谷先生所居。山有五曲。一曲製一弄。山之東曲。常有仙人遊。故作遊春南曲。有澗冬夏常淥。故作淥水中曲。卽鬼谷先生舊所居也。深邃岑寂。故作幽居北曲。高巖猿鳥所集。感物愁坐。故作坐愁西曲。灌木吟秋。故作秋思三年曲。成出示馬融。甚異之。

然漢蘇武詩云。幸有絃歌曲。可以喻中懷。則音韻稱曲。其來久矣。又案韓詩章句有章曲曰歌。無章曲曰謠。

芻午之義

古文今字言芻午之義。案儀禮曰。度尺而午。注曰。一縱一橫曰芻午。

民曰黔首

史記秦紀。秦命民曰黔首。然禮祭義篇。宰我問孔子。而孔子曰。因物之精。制爲之極明。命鬼神以爲黔首。則然則以黔首命民久矣。

屋翼名搏風

今之屋翼。謂之搏風。見儀禮士冠禮篇云。直于束榮。鄭氏注曰。榮。屋翼也。唐賈公彥疏曰。榮。屋翼也者。卽今之搏風。又云。榮在屋棟兩頭。與屋爲翼。若鳥之有翼。故斯干詩。美宣王之室云。如鳥斯革。如翬斯飛。與屋爲榮飾。故云榮也。

恹恹

文士以作事迫促者。通謂之恹恹。見陸士衡文賦曰。恹恹瀾漫。亡耦失疇。埤蒼曰。惝惝。寂靜也。惝惝與恹恹音義同。惝。麤老切。恹。閩草切。

唐突

律有唐突之罪。案漢馬融長笛賦曰：「瀑瀑噴沫，犇逐碣突。」李善注：「碣，徒郎切。以唐爲碣。」李白赤壁歌云：「鯨鯢唐突留餘迹。」劉禹錫磨鏡篇云：「卻思未磨時，瓦礫來唐突。」亦作此唐突字。魏曹子建牛鬪詩云：「行至土山頭，欵起相塘突。」見太平廣記。

錢塘蘇小小

劉次莊樂府解題曰：「錢塘蘇小小歌，蘇小小非唐人。世見樂天夢得詩多稱詠，遂謂與之同時耳。次莊雖知蘇小小非唐人，而無所據。予案郭茂倩所編引廣韻曰：「蘇小小，錢塘名倡也。」蓋南齊時人。西陵在錢塘江之西，故古辭云：「何處結同心，西陵松柏下。」

印名璽

蔡邕獨斷云：「璽，印也。信也。天子璽，白玉螭虎紐。古者尊卑共之。春秋襄公二十九年，左氏傳：「季武子取卞，使公治問璽書，追而與之。」杜預曰：「璽，印也。月令曰：「固封璽。」季武子使公治問璽書，此諸侯大夫印，皆稱璽也。漢衛宏云：「秦以前，民皆以金玉爲印，唯其所好。自秦以來，唯天子之印獨稱璽。」又以玉羣臣莫敢用也。案周禮掌節，貨賄用璽節。鄭康成曰：「今之印章也。」則周時印已名璽，但上下通用。以上並見左氏傳疏。今宏以爲天子獨稱璽，何哉？又案初學記云：「春秋合誠圖曰：「堯坐舟中，與太尉舜臨觀鳳凰負圖，授堯圖，以赤玉爲柙，長三尺，廣八寸，黃玉檢，白玉繩，封兩端，其章曰：「天赤帝符璽五字。」則堯時印已名璽矣。本朝徽宗嘗賜宰臣蔡元長塗金銀鑄公相印一紐，前古所無也。」

和買

和買二字見孔穎達左氏正義。昭公十六年。晉韓起聘于鄭。宣子有環。其一在鄭商。宣子買諸賈人。既成買矣。商人曰。必告君大夫。子產曰。今吾子以好來辱。而謂敝邑強奪商人。是教敝邑背盟誓也。穎達云上。稱買諸賈人。則是和買。而子產謂之強奪者。韓子以威逼之。其買必賤。故商人欲得告君大夫。子產知其非和買。故云然也。

鹽鼓

鹽鼓。古來未有也。禮記內則炮豚之法云。調之以醯醢。尚書說命篇。若作和羹。爾惟鹽梅。左傳晏子曰。水火醯醢鹽梅。以烹魚肉。是古人調鼎用梅醢也。而言不及鼓。古人未有鼓也。止用鼗耳。禮記內則。楚辭招魂。備論飲食。而言不及鼓。史游急就篇。乃有蕪蕘鹽鼓。史記貨殖傳曰。檠鹽鼓千合。及三輔決錄曰。前隊大夫范仲公鹽鼓蒜果共一筩。蓋秦漢已來始爲之耳。

冕始于胡曹

高承事物紀原云。冕。說文曰。黃帝初作冕。世本曰。黃帝作旒冕。宋衷云。冠之垂旒者。通典曰。黃帝作冕。垂旒。目不斜視也。已上皆高承說。予以高承未見世本全文也。蓋世本云。胡曹作冕。注云。胡曹黃帝臣也。然則作冕始于胡曹耳。

經典無騎字



春秋左氏傳。昭公二十五年。左師展將以公乘馬而歸。杜預注曰。欲與公輕歸。宋劉炫謂左師展將以公乘馬而歸。欲共公單騎而歸。此騎馬之漸也。予案古者服牛乘馬。馬以駕車。不單騎也。至六國之時。始有單騎。蘇秦所謂車千乘。騎萬匹是也。曲禮云。前有車騎者。禮記乃漢世書耳。經典並無騎字。

回祿爲火神

經傳多以祝融回祿爲火神。祝融則無可疑者。回祿則未之見也。予案周語曰。昔夏之興也。融降于崇山。注云。融。祝融。其亡也。回祿。信于聆隧。注云。回祿。火神。鄭語云。夫黎爲高辛氏火正。以淸燿敦大。天明地德。光昭四海。故命之曰祝融。其功大矣。昭公二十九年。左傳曰。火正曰祝融。又曰。顓頊氏有子曰黎。爲祝融。故太史公採取二傳。以爲楚世家云。顓頊生稱。稱生卷章。卷章生重黎。重黎爲高辛氏火正。甚有功能。光融天下。帝嚳命曰。祝融共工氏作亂。帝嚳使重黎誅之。而不盡。帝乃以庚寅日誅重黎。而以其弟吳回爲重黎後。復居火正。爲祝融。吳回生陸終。陸終生子六人。六曰季連。楚其後也。以此考之。則祝融之後。有吳回。陸終。回祿者。回陸也。舉二人而言耳。陸祿音相近。帝嚳旣誅重黎。而以吳回陸終爲後。復居火正。而爲祝融。則前古以回祿配祝融。而爲火神。可以無疑矣。

羹音郎

王觀國學林新編云。史記前漢羹頡侯劉信。潁川地名。不羹者。羹音郎。春秋昭公十二年。左傳。今我大城。陳蔡不羹。陸德明音義曰。羹音郎。前漢地理志。潁川郡定陵縣有東不羹。襄城有西不羹。顏師古曰。羹音

郎羹音郎者。自古所呼如此。宋玉招魂曰。肥牛之臄膈若芳。和酸若苦。陳吳羹。以音韻協之。亦讀羹爲郎。已上皆王說。予案古者羹臄之字音皆爲郎。不止宋玉招魂也。故魯頌闕宮。與史游急就章。羹與房漿糠爲韻。至于不以羹爲郎者。孔穎達云。近世以來方如此。不知又何也。

### 直閣名官

馮章靖公元。字道宗。真宗大中祥符末。元嘗講易泰卦。賜五品服。除直龍圖閣。直閣名官。蓋始于此。

### 立千丈架閣

仁宗朝。周湛爲江西轉運使。以江西民喜訟。多竊去案牘。而州縣不能制。湛爲立千丈架閣。法以歲月爲次。嚴其遺去之罪。朝廷頒諸路爲法。

### 本朝制置使

本朝制置使。始于楊允恭。太宗命允恭爲洛苑副使。江淮兩浙都大發運。擘畫茶鹽捕賊事。先是三路轉運使。上供米不過三百萬石。允恭盡籍三路舟卒。與所運物數。擇才吏授之。江浙所運止淮泗。由淮泗輸京師。行之一歲。上供者六百萬。卽命允恭爲發運制置使。改擘畫爲制置。

### 省名禁

省中舊名禁中。避元后諱。改爲省中。見漢書。

### 下見上謂之參

下見上謂之參。蓋始于戰國時也。戰國策秦王欲見頓弱。頓弱曰：臣之義不參拜。王能使臣無拜，即可矣。不則不見也。秦王許之。

試詩賦題示出處

本朝試進士詩賦題，元不具出處。因淳化三年殿試，卮言日出賦，獨路振知所出。遂中第三人。是年孫何第一人，朱台符第二人，亦不能知。止取其文耳。自後所試進士詩賦題，皆明示出處。

端溪硯

端州石，唐世已知名。許渾歲暮自廣江至新興，詩云：洞丁多斲石，蠻女半淘金。自注云：端州斲石，李賀青花紫石硯歌云：端州匠者巧如神。柳公權論硯，亦云端谿石爲硯，至妙也。

奏御劄子稱進止

今奏御劄子各稱進止，自唐已然。顏真卿上疏曰：御史中丞李進等傳宰相語，稱奉進止。緣諸司官奏事頗多，朕不憚省覽。

糊名考校

取士至仁宗始有糊名考校之律。雖號至公，然尙未絕其弊。其後袁州人李夷賓上言，請別加謄錄。因著爲令，而後識認字畫之弊始絕。

禱祠習儀

仁宗時。天子親祠。祠部言周官宗伯。凡王之禱祠。肄儀爲位。鄭康成曰。若肄司徒府而令百官卽祠。所習儀不敬。請徙尙書省。至今循之。

### 賣坊場河渡

本朝賣坊場河渡。始于熙寧間。荆公建議。然古亦有之。案水經漢武微行柏谷。遇辱竇門。感其妻。深識之。賜以河津。令其鬻渡。

### 鄭宋修韻略

互注禮部韻略。敍云。自慶歷間。張希文始以圈子標記。禮部因之。頗以爲便。元祐復詩賦。嘗加校正。尋又罷云云。然予嘗考之。禮部韻略。凡三經修矣。景祐初。鄭文肅戩天休爲太常博士。考校御試進士。與宋景文建議。禮部所行韻略及廣韻。繁簡失當。訓詁不正。有司考士。多以聲病被黜。三韻是正音訓。書成。學者以爲便。然則景祐初。鄭宋已修韻略。不始張希文也。

### 封還詞頭

仁宗時。胡文恭公宿武平知制誥。入內都知。楊懷敏坐衛士夜盜入禁中。出爲和州都監。懷敏用事久。勢動中外。出未幾。召復故職。宿封還詞頭。翼日上。謂宰相曰。前代豈有此故事否。文彥博對曰。唐給事中袁高。不草盧杞制書。近年富弼亦曾封還辭頭。然則唐制給事中亦草制耶。故袁高得伸其志。今考龍川別志。載劉從愿妻遂國夫人。寶元中。出入內庭。以此獲罪。久之得復入。富鄭公時知制誥。遂國復還國。封制

既下。鄭公繳還辭頭。封命遂寢。唐制爲給事中。得封還詔書。中書舍人繳詞頭。蓋自鄭公始。已上皆蘇說。蓋唐給事中亦草制耳。蘇偶忘之耶。

禁蕃曲氈笠

崇寧大觀以來。內外街市鼓笛拍板。名曰打斷。至政和初。有旨立賞錢五百千。若用鼓板。改作北曲子。并著北服之類。並禁止支賞。其後民間不廢鼓板之戲。第改名太平鼓。續又有旨。一應士庶于京城內。不得輒戴氈笠子。如有違犯。並依上條。

導駕官朝服

政和元年十二月戊戌。詔自今後導駕官並朝服結佩。應親祠除祭服外。餘並朝服。不得常服。

試辭學兼茂科格制

大觀四年四月。禮部奏擬立到歲試辭學兼茂科試格制。依見行體式。章表依見行體式。露布如唐人破蕃賊露布之類。已上用四六。頌如韓愈元和聖德詩。柳宗元平淮夷雅之類。箴銘如楊雄九州箴。又如柳宗元塗山銘。張孟陽劍閣銘之類。誠諭如近體誠諭風俗。或百官之類。序記依古體。亦許用四六。臨時取四題。分作兩場。內二篇以歷代史傳故事借擬爲題。餘以本朝故事或時事。並限二百字以上。箴銘限一百字以上。奉聖旨依。

勿破他故事

故事知制誥見宰相。止用平狀。非朔望而見。則去鞞笏。張文節公知白在中書。頗重典故。時徐奭知制誥。初投刺。以大狀。後又請見。多具鞞笏。張力辭此二事。且述舊制。謂徐曰。且勿破他故事。

# 能改齋漫錄卷二

事始

宋敏求家報狀皆全

熙寧二年十一月三十日冬至。嫌其御殿視朝。乃晦日。帝謂侍臣。若當郊祀歲。奈何。或言景祐三年十一月晦冬至。郊祀乃用十五日。帝疑其不經。宋敏求奏。當時以月晦祀天爲非宜。移用十五日甲子。故詔書曰。月既肇于黃鍾。日且臨于甲子。修史者病于太質。刪去詔文。遂無考據。臣家有其日報狀。可以照驗。卽取以進。帝稱善。蓋公家自祖宗朝至熙寧中。報狀皆全故也。

製玉魚袋

宋敏求薨後。因討論典故。帝考初製玉魚袋。欲賜荆揚二王。疑非故實。丞相王文恭公召宋公次道諮之。宋曰。案唐六典。親王三品以上。二王後服用紫飾。以玉帶及魚袋皆飾也。文公挾策以進。議遂定。

俗語踏跋

俗語以事之不振者爲踏跋。唐人已有此語。酉陽雜俎。錢知微賣卜爲韻語曰。足人踏跋。不肯下錢。

察官不論事

察官不得論事。自常希古始。常蓋元祐間東坡所薦也。

唾面白乾

唐婁師德其弟守代州辭之官教之耐事弟曰人有唾面者潔之乃已師德曰未也潔之是違其怒正使其自乾耳蓋本尙書大傳大戰篇太公曰罵汝毋歎唾汝毋乾毋歎毋乾是謂艱難

裝潢子

俗以羅列于前者謂之裝潢子自唐已有此語矣唐六典崇文館有裝潢匠五人熟紙匠三人祕書省有熟紙匠裝潢匠各十人

留守

留守二字案漢外戚呂公傳戚姬常從上之關東呂后年長常留守希見益疏高承事物紀原乃云留守始于唐非也

登聞鼓院之始

高承事物紀原著登聞鼓院之始云國朝會要曰鼓院舊曰鼓司景德四年五月九日詔改爲登聞鼓院子案資治通鑑魏世祖懸登聞鼓以達冤人乃知登聞鼓其來甚久第院之始或起于本朝也

給公驗

唐宣宗時中書門下奏若官度僧尼有闕則擇人補之仍申祠部給牒其欲遠遊尋師者須有本州公驗乃知本朝僧尼出遊給公驗自唐已然矣



日歷之始

唐順宗時宰相韋執誼監修國史奏始令史官撰日歷此日歷之始也見通鑑

增穀價

范蜀公記范文正治杭州二浙阻饑穀價方湧斗錢百二十公遂增至斗百八十衆不知所爲公仍命多出榜沿江具述杭饑及米價所增之數于是商賈聞之晨夜爭進唯恐後且虞後者繼來米既輻湊遂減價還至百二十包孝肅公守廬州歲饑亦不限米價而商賈載至者遂多不日米賤予案此策本唐盧坦爲宣歙十狹穀少所仰四方之來者若價賤則商船不復來益困矣既而米斗價一百商旅輻輳民賴以生

三司使之職

國初有鹽鐵度支戶部三司使之職蓋始于唐末天祐三年以朱全忠爲鹽鐵度支戶部三司都制置使三司之名始于此全忠辭不受

稱裁旨

近世自鈞旨臺旨而下稱裁旨案李罕之擅引澤州兵夜入潞州以狀白李克用曰薛鐵山死州民無主慮不逞者爲變故罕之專命鎮撫取王裁旨

將帥遙領州鎮

本朝武臣有遙領郡刺史之職。案唐光啓二年二月，王重榮遣王建帥部兵戍三泉，以建遙領璧州刺史。將帥遙領州鎮自此始。見通鑑。

探事察子

近世官司以探事者謂之察子。案唐高駢在淮南，用呂用之爲巡察使，用之募險獪者百餘人，縱橫閭巷，閒謂之察子，此其始也。

舉選人充京官

國初自太宗以來，通判得舉選人充京官，通判所舉人數與提刑等。至熙寧元年六月，有旨，今後通判更不舉選人充京官，運判比提刑減半，自是年始也。

行狀

自唐以來，未爲墓誌銘，必先有行狀。蓋南朝以來已有之。案梁江淹爲宋建平王太妃周氏行狀，任昉沈約裴子野皆有行狀。

口號

郭思詩話以口號之始，引杜甫歡喜口號絕句十二首，云觀其辭語，殆似今通俗凱歌。軍人所道之辭，余案梁簡文帝已有和衛尉新渝侯巡城口號，不始于杜甫也。詩云：帝京風雨中，層闕煙霞浮。玉署清餘熱，金城含暮秋。水光凌卻敵，槐影帶重樓。然杜甫已前，張說亦有十五夜御前口號踏歌辭二首，其一云：花

萼樓前雨露新。長安城裏太平人。龍銜火樹千燈豔。雞踏蓮花萬歲春。其二云。帝宮三五戲春臺。行雨流風莫妒來。西域燈輪千影合。東華金闕萬重開。

### 乾笑

世以笑之不情者爲乾笑。案宋范蔚宗謀逆。就刑于市。妻來別。罵曰。身死固不足塞罪。奈何枉殺子孫。蔚宗乾笑而已。乾笑此爲始。

### 名紙

名紙之始。高承事物紀原云。釋名曰。書名字于奏上曰刺。後漢禰衡初遊許下。懷一刺。旣無所之。適至于刺字漫滅。蓋今名紙之制也。則名紙之始。起于漢刺也。以上皆高說。予以爲不然。蓋禰衡傳只言刺。不言名紙。雖名紙爲刺之變。然高說無所據。予案梁何思澄終日造謁。每宿昔作名紙一束。曉使命駕。朝賢無不悉狎。蓋名紙始見于此。

### 節度

高承事物紀原云。節度本後漢公孫瓚討烏桓。詔令受劉虞節度。唐室名使。蓋取此義。唐制。邊圉戎寇之地。則加以旌節。謂之節度。始自睿宗景雲二年四月。以賀拔延嗣爲河西節度使。以上皆高說。予案吳志。諸葛恪傳。孫權欲試以事。令恪守節度。節度掌軍糧穀。注引江表傳曰。權爲吳王。初置節度官。使掌軍糧。非漢制也。初用徐祥。祥死。將用恪。諸葛亮與陸遜書曰。家兄年老而性疏。今使典主糧穀。糧穀軍之要最。

僕雖在遠竊用不安。足下特爲啓至尊轉之。遜以白權。卽轉恪領兵。以此見漢有節度之意。而無其官。唐有其官。而在孫權之後也。

起復之禮

高承事物紀原云。起復本禮。曾子問云。子夏問曰。三年之喪。金革之事無避也者。非與。孔子曰。吾聞諸老。聃曰。昔者魯公伯禽有爲爲之也。注云。魯徐戎作難。有喪。卒哭而征之。急王事也。故春秋亦紀晉襄公墨衰之事。漢唐以來。遂有起復之禮。蓋自伯禽始也。以上皆高說。予案前漢翟方進在喪。旣葬二十六日。除服。起視事。後漢桓焉爲太子太傅。以母憂自乞。聽以大夫行喪。踰年。詔使者賜牛酒奪服。夫謂之起復者。就喪起之。復令視事耳。高承無所據。但泛言漢唐而已。故予疏二條。以見其始。

梵音

梵音之始。內典云。陳思王子建遊于魚山。聞空中有梵音寥亮。乃教人效之。得傳于今。西方梵云。唄敢匿耶。本梵音也。

待制

高承事物紀原。待制之始。云唐永徽二年十二月五日。詔許敬宗每日待制于武德殿。此始有待制之名。永泰元年三月一日。敕裴冕等並集賢待制。此始有待制之所。然則蓋唐設官也。以上皆高說。予以爲高以永徽始有待制之名是矣。至謂永泰時始有待制之所。則非也。何以言之。案唐武后謂員半千曰。久聞

爾名謂是古人。乃在朝列。宜留待制。卽詔入閣供奉。後與邱悅王勣石抱忠爲宏文館直學士。又與路敬分日待制顯福門下。夫武后時。半千等已分日待制于顯福門下。則待制之所。不始于永泰元年明矣。

### 墓路稱神道

葬者墓路稱神道。自漢已然矣。襄陽耆舊傳云。習郁爲侍中。時從光武幸黎邱。與帝通夢。見蘇山神。光武嘉之。拜大鴻臚。錄其前後功。封襄陽侯。使立蘇領祠。刻二石鹿挾神道。百姓謂之鹿門廟。或呼蘇領山爲鹿門山。然歐公集古錄跋尾云。右漢楊震碑。首題云。故太尉楊公神道碑銘。乃知立碑墓路。而稱以神道。始漢無疑。

### 行事舉例

今朝廷行事。有法所不載者。必舉例以行。然自南朝已然矣。江夷右僕射。主上欲用其領詹事。語王准之。卿可覓比例。准之對曰。臣當出外尋訪。准之後見。主上問近所道事。卿已得例。未准之曰。謝琰右僕射領詹事。琰卽謝公之子。恐夷非其例。事遂不行。

### 舍弟之稱

兄稱弟曰舍弟。亦有所本。魏文帝與鍾繇書曰。是以令舍弟子建。因荀仲茂時從容喻鄙旨。

### 監司稱職司

本朝官制。由監司而稱職司。如提點刑獄轉運副使之類。案隋蘇威曰。臣非職司。不知多少。但患其漸近。

唐陸贄曰。是以職司之內無成功。

侍讀

高承事物紀原云。侍讀之始。本唐明皇開元三年七月敕。每讀史籍中有闕。宜選耆儒博碩一人。每日侍讀。故馬懷素褚无量更日入直。此侍讀之始也。以上高說。予案南史宜都王鑑初出閣時。陶宏景爲侍讀。乃知侍讀之名。自梁朝已有之矣。

御筆

天子親劄謂之御筆。始于北史元魏彭城武宣王勰傳云。帝令勰爲露布。辭曰。臣聞露布者。布于四海。露之耳目。以臣小才。豈足大用。帝曰。汝亦爲才達。但可爲之。及就。尤類帝文。有人見者。咸謂御筆。

書簡用多幅

唐盧光啓策名後。揚歷臺省。受知于租庸張濬。濬出征并汾。盧每致書疏。凡一事別爲一幅。朝士至今毀之。蓋重疊別紙。自光啓始也。見北夢瑣言。乃知今人書簡務爲多幅。其來久矣。

監司之職

本朝官至運轉判官。提舉常平。謂之監司。案徐邈與范甯書曰。足下慎選綱紀。必得國士以攝諸曹。諸曹皆得良吏。以掌文案。又擇公方之人。以爲監司。則清濁能否。與事而明。乃知監司之職。魏晉以來有之矣。

試賦八字韻腳

賦家者流。由漢晉歷隋唐之初。專以取士。止命以題。初無定韻。至開元二年。王邱員外知貢舉。試旗賦。始有八字韻腳。所謂風日雲野軍國清肅。見僞蜀馮鑑所記文體指要。

冬年賀狀

今世州郡冬年二節。通用賀狀。其兩句云。應時納祐。與國同休。蓋本于晉何充賀正表云。璇衡運周。元正肇祚。伏惟陛下。應乾納祐。與天同休。

殿試有官人不爲第一

本朝殿試有官人不爲第一人。自沈文通始。迄今循之。以爲故事。然徽宗朝戊戌榜。嘉王楷第一人。登仕郎王昂第二人。顏天選第三人。徽宗宣諭。嘉王楷有司考在第一人。不欲以魁天下。以第二人爲榜首。是歲。以有官人爲殿魁。以此知有司亦失于契勘也。

以物質錢爲解庫

江北人謂以物質錢爲解庫。江南人謂爲質庫。然自南朝已如此。案齊陽玠談藪云。有甄彬者。有行業。以一束苧就荊州長沙寺庫質錢。後贖苧。于苧束中得金五兩云云。

三館可稱學士

學士惟三館可稱。他則否。案唐集賢院記開元故事。校書官許稱學士。故筆談云。今三館職事。皆稱學士。

用開元故事也。自徽宗以前，州縣官蔑有以學士稱者。至渡江後，苟有一官，未有不稱。紹興末，臣僚有論列者，時有旨禁之。然今習俗猶爾也。

搭猿

俗以不情者為搭猿。唐人已有此語。周顛處士答賓從絕句云：十載文章敢憚勞。宋都迴鷓為風高。今朝甘被花枝笑。任道尊前愛搭猿。

注疏之學

國史云：慶歷以前，學者尚文辭，多守章句注疏之學。至劉原父為七經小傳，始異諸儒之說。王荆公修經義，蓋本于原父云。英宗嘗語及原父，韓魏公對以有文學。歐陽文忠公曰：劉敞文章未甚佳，然博學可稱也。

併當二字

併當去聲二字，俗訓收拾。然晉已有此語。案世說：長豫與丞相語，常以謹密為端。丞相還臺及行，未嘗不送。至車後，常為曹夫人併當箱篋。長豫亡後，丞相還臺，發車後哭至臺門。曹夫人作匳封而不忍開。

禁殺牛

南史梁傅昭性尤篤謹。子婦家常得餉牛肉以進昭，昭召其子曰：食之則犯法，告之則不可取而埋之。乃知牛之禁殺自梁已然矣。



一領簞

簞可以言一領。世說王大見王恭坐六尺簞。因語恭。卿東來。故應有此物。可以一領及我。

一頓食

食可以言一頓。世說羅友嘗伺人祠。欲乞食。主人迎神出曰。何得在此。答曰。聞卿祠。欲乞一頓食耳。

女稱娥

唐樂府有憶秦娥。娥字見史記齊悼惠王傳。王太后有愛女曰修成君。修成君有女名娥。後漢順帝乳母宋娥。又史記外戚世家。武帝時。幸夫人尹婕妤。邢夫人。衆人謂之姪娥。

犢羴魚尾

犢亦可以稱羴。魚亦可以稱尾。宋沈攸之使范雲餉武陵王贊。犢一羴。柳世隆魚三十尾。皆去其首。

經紀語

江西人以能幹運者爲作經紀。唐已有此語。滕王元嬰與蔣王皆好聚斂。太宗嘗賜諸王帛。勅曰。滕叔蔣兄。自能經紀。不須賜物。

關節

世以下之所以通款曲于上者。曰關節。然唐已有此語。段文昌言于文宗曰。今歲禮部殊不公。所取進士。皆子弟無藝。以關節得之。又唐摭言云。造請權要。謂之關節。案漢佞幸傳。高祖有籍孺。孝謂時有閔孺。與

上臥起公卿皆因關說。乃知關節。蓋本于關說也。

銀版

銀笏亦可以稱版。唐韓滉遣使獻羅。每擔夫與白金一版。

宗袞

宋苕公以宋元憲爲宗袞。本謝朓謂謝安爲宗袞。謝詩云。陸危賴宗袞。微管寄明牧。

歌曲以闕爲稱

歌曲以闕爲稱。案呂氏春秋。昔葛天氏之樂。三人操牛尾。捉足以歌八闕。

佛妝

張芸叟使遼錄云。北婦以黃物塗面如金。謂之佛妝。予案後周宣帝傳位太子。自稱天元皇帝。禁天下婦人不得施粉黛。自非官人。皆黃眉墨妝。以是知北妝尙黃久矣。

恩府

以恩地爲恩府。始于唐馬戴。戴大中初爲掌書記于太原李司空幕。以正言被斥。貶朗州龍陽尉。戴著書自痛不得盡忠于恩府。而動天下之浮議云云。見金華子雜編。

二稅起催用周制

本朝夏秋二稅起催以六月十日。至今州縣遵用。案王溥五代會要。周顯德三年十月。宣三司指揮。

諸道州府。今後夏稅。以六月一日起徵。秋稅。至十月一日起徵。永爲定制。乃知本朝循用周制。

以舟量物

魏武帝時。孫權曾致巨象。武帝欲知其斤重。鄧哀王曰。置象大船之上。而刻其水痕所至。稱物以載之。則不校可知矣。武帝卽時行焉。時王方五六歲。予案符子曰。朔人獻燕昭王以大豕。日養奚若。使曰。豕也。非大圍不居。非人便不珍。今年百二十矣。人謂豕仙。王乃命豕宰養之十五年。大如沙墳。足如不勝其體。王翼之。令衡官橋而量之。折十橋。豕不量。命水官浮舟而量之。其重千鈞。其巨無用云云。乃知以舟量物。自燕昭時已有此法矣。不始于鄧哀王也。

牀凳子

牀凳之凳。晉已有此器。世說。顧和與時賢共清言。張元之顧敷是中外孫。年七歲。在牀邊戲。于時聞語。神情如不相屬。瞑在鐙下。乃作此鐙字。今廣韻以鐙爲鞍鐙之鐙。豈古多借字耶。凳。廣韻云。出字林。殆後人所撰耳。廣韻別出一橙字。注云。几橙。其義亦通。

軍卒爲健兒

今所在以軍卒爲健兒。往往以杜詩健兒勝腐儒爲證。非也。案世說。祖逖過江時。公私儉薄。無好服玩。王庾諸公共就祖。忽見裘袍重疊。珍飾盈列。諸公怪問之。祖曰。昨夜復南塘。一出祖。于時恆自使健兒鼓行。劫鈔在事之人。亦容而不問。東晉時。軍卒已有健兒之稱。

風聞二字

風聞二字出漢書尉佗曰風聞老夫父母墳已壞削賈逵國語注曰風采也采聽商旅之言故沈約彈王源曰風聞東海王源嫁女與富陽滿氏而魏任城王澄表以爲法忌煩苛治貴清約御史之體風聞是司

婦女稱姐

婦女以姐爲稱說文曰媼字或作姐古字假借也子也切近世多以女兒爲姐蓋尊之也案魏繁欽與文帝牋曰自左驥史媼審姐名倡魏志曰文帝令杜夔與左驥等于賓客之中吹笙鼓琴李善注云其史媼審姐蓋亦當時之樂人以是知婦人之稱姐漢魏已然矣

表文末云屏營

今世表文末云屏營之至屏營二字見國語申胥曰昔楚靈王獨行屏營東漢劉陶上議曰屏營徬徨不能監寐而任昉與梁高祖牋亦云不勝荷戴屏營之至

倉廩字

倉廩二字蔡邕月令章句曰穀藏曰倉米藏曰廩雖其義如此然後世作文者亦未嘗分別而用漢志太倉之粟陳陳相因如廣韻云倉有屋曰廩蓋此意出于邕後也齊職儀曰太倉令周司徒屬官有廩人倉人則所主蓋亦異矣

正五九月不上任

本朝士大夫相傳正月五月九月不上任。以火德王天下。正五九月皆火德生壯老之位。其說無稽也。其後見竇革唐書音訓。其注高祖紀。正五九三月不行死刑。引釋氏智度論曰。天帝釋以大寶鏡照四大神洲。每月一移。察人善惡。正月五月九月。照南瞻部洲。故以此月省刑修善。予以是知正五九所不上任者。政以此耳。蓋士大夫初到官。必施刑責。今之州郡所以爲供給者。此三月不支羊肉錢。蓋沿唐故事。但歷時久遠。無有能討其源流者耳。偶讀竇所引用。于是始知不用正五九上官之理。信乎天下之書。要當無所不讀。

俗罵客作

江西俚俗罵人有曰客作兒。案陳從易寄荔與盛參政詩云。櫻桃眞小子。龍眼是凡姿。橄欖爲下輩。枇杷客作兒。盛問其說云。櫻桃味酸。小子也。龍眼無文采。凡姿也。橄欖初澁後甘。下輩也。枇杷核大肉少。客作兒也。凡言客作兒者。傭夫也。

罷休

吳人言罷則以休繼之。古如是也。吳王闔閭語孫武曰。將軍罷休。

點心

世俗例以早晨小食爲點心。自唐時已有此語。案唐鄭僂爲江淮留後。家人備夫人晨饌。夫人顧其弟曰。治妝未畢。我未及餐爾。且可點心。其弟舉甌已罄。俄而女僕請飯庫鑰匙。備夫人點心。僂詬曰。適已給了。

何得又請云云。

俞通用之辭

世俗以俞字不可通用。蓋以堯典有帝曰俞。然揚雄解嘲云。揚子曰。俞。上下通用之辭也。

親事官

省寺所用使令者。名親事官。自唐已有之。案唐王守澄奏宰相宋申錫親事官王師文等。同謀反逆。

柳渾青李太白

葉少蘊石林詩話云。或者以荆公詩以古人姓名藏句中。如莫嫌柳渾青。終恨李太白。自公始發之。然唐權德輿已有此體。予案梁元帝已有人姓名詩。及將軍名詩。不始于權德輿也。

古無隋字

隋字古無之。文帝受禪。以魏周齊不遑寧處惡之。遂去走。單書隋字。猶後漢都洛以火德。故去水加佳也。

邱遲姓

唐封演記邢州內邱縣西古中邱城。寺有碑。後趙石勒光初五年所立也。碑云。大和尚佛圖澄。姓溫。而高僧傳。晉書藝術傳皆不著。余因記沈太虛侍郎虛中言。昔湖州有人發古冢得碑。乃南朝邱遲。其言遲乃左史邱明之後。然則邱明竟不姓左耶。

麀尾

釋藏音義指歸云。名苑曰。鹿之大者曰麀。羣鹿隨之。皆看麀所往。隨麀尾所轉爲準。今講僧執麀尾拂子。蓋象彼有所指麾故耳。王衍捉玉柄麀尾。

如意

齊高祖賜隱士明僧紹竹根如意。梁武帝賜昭明太子木犀如意。石季倫王敦皆執鐵如意。三者以竹木鐵爲之。蓋爪杖也。故音義指歸云。如意者。古之爪杖也。或骨角竹木削作八手指爪柄。可長三尺許。或脊有痒。手所不到。用以搔抓。如人之意。然釋流以文殊亦執之。豈欲搔痒耶。蓋講僧尙執之。私記節文。祝辭于柄。以備忽忘。手執目對。如人之意。凡兩意耳。

八相太常引

京師僧念梁州八相太常引三皈依柳含煙等。號唐讚。而南方釋子作漁父撥棹子漁家傲千秋歲唱道之辭。蓋本毗奈耶云。王舍城南方有樂人名臈姿。取菩薩八相緝爲歌曲。令敬信者聞生歡喜。

方丈

僧道誠釋氏要覽云。方丈寺院之正寢。始因唐顯慶年中。敕差衛尉寺丞李義表前融州黃水令王元策。往西域充使。至毗耶黎城東北四里許。維摩居士宅示疾之室。遺址疊石爲之。元策躬以石板縱橫量之。得十笏。故號方丈。余案王簡棲頭陀寺碑云。宋大明五年。始立方丈。茅茨以庇。經像。李善引高誘曰。塔長一丈。高一丈。回環一塔爲方丈。故曰環塔。言其小也。

天王視形

州郡置毗沙門天王之始。案僧史唐天寶元年壬子。西蕃五國來寇安西。二月十一日。奏請兵解。援發師萬里。累月方到。近臣奏且詔不空三藏入內持念。明皇秉香爐。不空誦仁王護國陀羅尼。方二七徧。帝見神人可五百員。帶甲荷戈在殿前。帝問不空。對曰。此毗沙天王第二子獨健。副陛下心。往救安西也。其年四月。安西奏。二月十一日巳時。後城東北三十里雲霧冥晦。中有神可長丈餘。皆被金甲。至酉時。鼓角大鳴。地動山搖。經二日。蕃寇奔潰。斯須城樓上有光明天王現形。謹圖樣隨表進呈。因敕諸道節鎮所在州府。于城西北隅各置天王形像。至千佛寺亦敕別院安置。

忌日行香

忌日行香。始于唐貞元五年八月。敕天下諸州並宜國忌日。准式行香。然行香事案南山鈔云。此儀自道安法師布置。又賢愚經云。爲蛇施金設齋。令人行香。僧手中。普達王經云。佛昔爲大姓家子。爲父供養三寶。父命子傳香。此云行香。僧手中與傳香。今世國忌日。尚行此意。至人君誕節。遂以拈香爲別矣。案唐會要。開成五年四月。中書門下奏。天下州府。每年常設降誕齋。行香後。便令以素食宴樂。唯許飲酒及用脯醢等。以此知唐朝雖誕節。亦只云行香。姚令威以爲行香始于後魏江左。非也。

寺立觀音像

天下寺立觀音像。蓋本于唐文宗好嗜蛤蜊。一日。御饌中有擘不開者。帝以爲異。因焚香祝之。乃開。卽見



菩薩形。梵相具足。遂貯以金粟檀香合。覆以美錦。賜興善寺。仍敕天下寺各立觀音像。

### 生日祝壽始

封人祝堯壽。虎拜稽首。天子萬壽。人臣愛君。不過長年。未以爲非也。至于生日祝壽。始見唐明皇。然識者以爲非。何者。梁孝元帝少時。每以載誕之辰。輒齋素講經。阮修容歿後。此事亦絕。唐太宗亦以降誕日謂長孫無忌曰。今日是朕生日。世俗皆爲歡樂。在朕翻成感傷。泣數行下。羣臣皆零涕。故唐封演謂孤露之後。不宜以此日爲歡。可謂達理矣。明皇建節。雖出于源乾曜張說之議。然中宗常以降誕日宴侍臣。內戚于內庭。與學士聯句。柏梁體詩。以是知循習久矣。至人臣生日。以詩爲慶。西清詩話。乃謂公卿誕日。以詩爲壽。見于唐末。此說恐非。蓋開元間。惠宣太子被疾。明皇自祝楡。旣瘳。幸其第。置酒賦詩。爲初生歡。其詩云。昔見漳濱臥。言將人事違。今逢慶誕日。猶謂學仙歸。人臣以詩爲壽。始見于此。

### 閒人有忙事

閒人有忙事。俗人語也。然唐人已有。韓偓詩云。書牆暗記移花日。洗甕先知醞酒期。須信閒人有忙事。且來衝雨覓漁師。

### 起居何如

今世書問往還。必曰不審比來起居何如。案漢武帝內傳。上元夫人曰。承阿母相邀詣劉徹家。不意天靈至尊。下降于至濁。不審比來起居何如。乃知此語久矣。

百合治病

本草圖經百合一條引張仲景治病有百合知母湯。百合滑石代赭湯。百合雞子湯。百合地黃湯。凡四方並名百合。而用百合治之。不識其義。余案王原叔內翰云。醫藥治病。或以意類取。至如百合治病。似取其名。嘔血用臙脂紅花。似取其色。淋瀝滯結。則以燈心木通。似取其類。意類相假。變化感通。不可不知其旨也。以是知圖經論藥。尙不能如原叔。

打撲

打撲字。趙參政槩聞見錄云。須當打撲。先往排辦。東坡與潘彥明書云。雪堂如要偃息。且與打撲相伴。皆使撲字。今俗只使疊字何耶。

鶻突

鶻突二字。當用糊塗。蓋以糊塗之義。取其不分曉也。案呂原明家塾記云。太宗欲相呂正惠公。左右或曰。呂端之爲人糊塗。自注云。讀爲鶻突。帝曰。端小事糊塗。大事不糊塗。決意相之。今食醫心鏡。治脾胃氣冷。不能下食。虛弱無力。有鶻突羹。用鯽魚半斤。細切起作膾。沸豉汁熱投之。著胡椒乾姜蒔蘿橘皮等末。空腹食之。乃作此鶻突字。非也。

先輩之稱

李肇國史補并唐摭言。以舉子互相推稱。則曰先輩。蓋前輩之義也。然南齊書劉懷珍傳曰。此數子皆宿

將舊勳與太祖比肩爲方伯。年位高下。或爲先輩而薦誠君側云云。乃知先輩之稱。南朝以來有矣。白直之稱。

今世在官當直人。謂之白直。南齊蕭嶷傳云。白直共七十八人。乃知白直之稱甚久。

### 大行之稱

古來人君之亡。未有諡號。皆以大行稱之。往而不返之義也。秦始皇崩于沙邱。胡亥喟然嘆曰。今大行未發。喪禮未終。見李斯傳。

### 盛喜中不許人物

俗諺云。盛喜中不許人物。盛怒中不答人簡。案列子宋元君曰。昔有異技于寡人者。技無庸。適值寡人有歡心。故賜金帛。乃知俗語亦有所自也。

### 丞相稱相公

丞相稱相公。自魏已然矣。王仲宣從軍詩曰。相公征關右。赫怒震天威。注。曹操爲丞相。故曰相公。謝靈運擬陳琳詩曰。永懷戀故國。相公實勤王。亦謂曹操也。

### 阿誰

傳燈錄。宗風嗣阿誰。阿誰。俗語也。龐統傳。向者之論阿誰。爲是停待。亦俗語也。愍懷傳。陛下停待。

### 飲席酌酒之始

飲席酌酒之始。唐僕射孫會宗集內外親表開宴。有一甥姪間朝官。後至及中門。見緋衣官人衣襟前皆是酒澆。咄咄而出。不相識。泊卽席。說于主人。咸訝無此官。沈思之。乃是行酒時于階上酌酒。草草傾潑也。自此每酌酒。令側身恭跪。一酌而已。自孫氏始也。今人三酌非也。出北夢瑣言。

古無丈人之名

蜀志先主傳。獻帝舅車騎將軍董承。臣松之案。董承。漢靈帝母董太后之姪。于獻帝爲丈人。蓋古無丈人之名。故謂之舅也。以上裴松之說。予案丈人之義。本于易以妻父爲丈人。又本于漢匈奴。所謂漢天子。我丈人行也。松之安得云古無丈人之名。

# 能改齋漫錄卷二

辨誤

員姓之始

春秋左氏傳伍奢子員。陸德明釋文音云平聲。然唐員半千十世祖凝之。本彭城劉氏。仕宋後奔元魏。以忠烈自比。伍員因改姓員。唐書音釋乃音王問切。何耶。竇卒音訓曰。唐人讀半千姓皆作運。未詳何據。案前涼錄已有金城員敞。此姓似不始于凝之。予案唐張嘉貞苗延嗣呂太一員嘉靖崔訓皆位清要。日與議政事。故當時語曰。令君四俊。苗呂崔員。然則以員爲運。其誤久矣。予又案芸閣姓苑云。員氏南陽。其先與楚同族。帝顓頊之後。楚令尹子文鬬伯比之子。育于鄖公辛。辛生鬬懷。員蓋辛之後也。平王時。敖爲大夫。觀此則員得姓。又不始于敞矣。鄖音云。則員不當音。

韻略不收答箸

大唐新語曰。漁具總曰笮箸。漁服總曰蓑衫。唐書元結傳載自釋語曰。能帶笮箸。全獨而保生。能學鰲鰓。保宗而全家。鰲也如此。漫乎非耶。語皆協韻。故箸音平聲。與生相協。今唐書音釋乃作蓰挺切。誤矣。故蘇子美松江觀漁詩云。鳴榔莫觸蛟龍睡。舉網時聞魚鼈腥。我實宦遊無況者。擬來隨爾帶笮箸。皆作平聲。今韻略不收此字。

句讀無音

前輩言韓退之書沈潛乎訓義反覆乎句讀讀不音獨徒鬪反殊不知山谷次韻黃冕仲木字韻詩云變名溷甲乙謄寫失句讀止作獨音也然馬融笛賦云觀法于節奏察度于句投投音徒鬪反注言句猶章句之句然則豈兩字既異而義亦別耶何休公羊傳序亦云失其句讀無音

蘭若若字兩音

蘭若若字白樂天詩作惹字押爾者切余案上官儀酬薛舍人萬年宮晚景寓直懷友詩中四句云東望安仁省西臨子雲閣長嘯披煙霞高步尋蘭若此又作日灼切押

紇千字無據

五代史寇彥謙傳朱全忠迫遷昭宗于洛陽昭宗顧瞻陵廟彷徨不忍去謂其左右爲俚語云紇千山頭凍死雀何不飛去生處樂相與泣下霑襟余以千字非是蓋酈元水經注曰紇真山冬夏積雪鳥雀死者一日千數故紇千爲無據

乾鵠音干爲無義

前輩多以乾鵠爲乾音干或以對溼螢者有之唯王荆公以爲虔字意見于鵠之彊彊此甚爲得理余嘗廣之曰乾陽物也乾有剛健之意而易統卦有云鵠者陽鳥先物以動先事而應淮南子曰乾鵠知來而不知往此修短之分也以是知音干爲無義然廣韻有鴝鵒字起于後來

王珪

杜子美送重表姪王砮評事使南海詩。謂王珪微時。房杜過其家。而母能識之。所謂秦王時在坐。真氣驚戶牖是也。故蔡條西清詩話。以爲案史所載。太宗不在坐。而子美詩獨得其詳。以史爲疏略。然以余考之。房杜等舊不與太宗相識。及太宗起兵。然後杖策謁軍門。乃薦杜如晦耳。王珪則誅太子建成而後見。知以他傳參考。未可專以史爲誤也。

開元錢

世所傳青瑣集。楊妃別傳。以爲開元錢。乃明皇所鑄。上有甲痕。乃貴妃搯迹。殊不知唐談賓錄云。武德中。廢五銖錢。行開元通寶錢。此四字及書。皆歐陽詢之所爲。初進樣。文德皇后搯一痕。因鑄之。故唐書食貨志。亦云。隋末行五銖錢。天下盜起。私鑄行。千錢初重二斤。其後愈輕。不及一斤。鐵葉皮紙。皆以爲錢。高祖入長安。民間行線環錢。其製輕小。凡八九萬方滿半斛。武德四年。鑄開元通寶。得輕重大小之中。然則楊妃別傳云爾者。其謬可知也。孔氏雜說亦言開元通寶。歐陽詢撰其文并書。俗不知。遂以爲明皇所鑄。案考異云。時竇后已崩。文德后未立。今皆不取。

條脫爲臂飾

唐盧氏雜說。文宗問宰臣。條脫是何物。宰臣未對。上曰。真誥言安妃有金條脫爲臂飾。卽今釧也。又真誥。萼綠華贈羊權金玉條脫各一枚。余案周處風土記曰。仲夏造百索繫臂。又有條達等組織雜物。以相贈。

遺唐徐堅撰初學記引古詩云繞臂雙條達。然則條達之爲釧必矣。第以達爲脫。不知又何謂也。徐堅所引古詩。乃後漢繁欽定情篇云。何以致契闊。繞腕雙跳脫。但跳脫兩字不同。

秋鶴與飛

歐陽文忠公集古錄云。羅池廟碑云。步有新船。集本以步爲涉。荔子丹兮蕉子黃。碑蕉下無子字。當以碑爲是。而碑云春與猿吟兮秋鶴與飛。則疑碑誤。余案柳子厚集有永州鐵爐步志云。江之滸。凡可縻而上者曰步。永州北郭有步曰鐵爐步。蓋有鍛鐵者居。其人去。爐毀者不知年矣。獨有其號冒而存云。余以子厚之文證之。則知步有新船。爲有據也。又案沈存中筆談云。韓退之羅池碑云。春與猿吟兮秋與鶴飛。今驗石刻。乃春與猿吟兮秋鶴與飛。古人多用此格。如楚詞吉日兮辰良。又蕙殼蒸兮蘭藉。奠桂酒兮椒漿。欲相錯成文。則語健耳。如老杜紅豆啄餘鸚鵡粒。碧梧棲老鳳皇枝之類。余以存中之論證之。則知歐公以秋鶴與飛爲誤者。非也。

曲逆音去遇

宋景文謂漢陳平封曲逆侯。今學者讀曲逆作去遇。不作本音何耶。余案孔經父云。陳平封曲逆侯。漢書元無音。文選載陸士衡高祖功臣頌。曲逆宏達。好謀能斷。注曲區遇反。逆音遇。然則景文竟忘文選注耶。

樂府有摻字

楊文公談苑載徐鍇仕江南爲中書舍人校祕書時。吳淑爲校理。古樂府中有摻字。淑多改作操。蓋以爲



章草之變。錯曰不可。非可以一例。若漁陽摻音七噤反。三撾鼓也。禰衡作漁陽摻撾。古歌云。邊城晏開。漁陽摻。黃塵蕭蕭白日暗。淑歎服之。余案詩遵大路篇云。摻執子之祛兮。陸德明音所覽反。及所斬反。葛屨篇。摻摻女手。則又音以所銜所感息廉三反。則摻字元非一義。梁王僧儒詠擣衣詩云。散度廣陵音。摻寫漁陽曲。自注云。摻音憾。然則摻字僧儒自有明注。不惟吳淑不知。而錯復不援以爲證。何耶。桓譚新論有微子摻箕子摻。乃知摻者古已有之。

### 乾德之號二

楊文公談苑記江南保大中浚秦淮得石志。案其刻有大宋乾德四年凡六字。他皆磨滅不可識。今諸儒參驗。乃輔公祐反江東時年號。後太祖受命國號宋。改元乾德。江左始衰弱。豈非威靈先及。而符讖將著也。歐陽公歸田錄記太祖建隆六年改元。語宰相勿用前世舊號。于是改元乾德。其後因于禁中見內人鑑背有乾德之號。以問學士陶穀。穀曰。此僞蜀時年號耳。因問內人。果是故蜀王侍人。太祖由是益重儒士。而歎宰相寡聞也。夫乾德之號二。一輔公祐。一蜀王衍。未知孰是。

### 集靈存仙望仙之名

文忠公集古錄西嶽華山廟碑。載其述自漢以來云。高祖初興。改秦淫祀。太宗承循。各詔有司。其山川在諸侯者。以時祠之。孝武皇帝修封禪之禮。巡省五嶽。立宮其下。宮曰集靈宮。殿曰存仙殿。門曰望仙門。中宗之世。使者持節。歲一禱。而三祠。後不承前。至于亡新。寢用邱墟。建武之元。事舉其中。禮從其省。但使二

千石歲時往祠。自是以來百有餘年。所立碑石。文字磨滅。延熹四年。宏豐太守袁逢。修廢起頓。易碑飾闕。會遷京兆尹。孫府君到。欽若嘉業。遵而成之。孫府君諱璆。文忠云。文字可讀其大略如此。所謂集靈宮者。他書皆不見。唯見此碑。余嘗觀桓君山賦序云。余少時爲郎。從孝成皇帝出祠甘泉河東。見郊先置華陰集靈宮。宮在華山下。武帝所造。欲以懷集仙者。王喬赤松子。故名殿爲存仙。端門南嚮山。書曰望仙門。竊有樂高妙之志。卽書壁爲小賦云。然則文忠言他書皆不見。豈偶忘君山之云乎。沈休文詩。旣表祈年觀。復立望仙宮。

博塞字音

案鮑宏博經。以博塞之塞。音蘇代反。然余考唐李翱樗蒲法。其采有開十二塞十一。以開對塞。則不當音以蘇代反。莊子云。問穀奚事。則博塞以遊。亦音蘇代反。

不識撐犁孤塗字

元晏春秋曰。計君又授與司馬相如傳。遂涉後漢書讀匈奴傳。不識撐犁孤塗之字。有胡奴執燭。顧而問之。奴曰。撐犁。天子也。言匈奴之號。單于猶漢人有天子也。予于是曠然發悟。以上皆元晏說。及觀歐陽文忠公少時。代王狀元謝及第啓云。陸機閱史。尙靡識于撐犁。枚皋屬文。徒率成于馥馥。文忠公以爲陸機蓋誤也。黃朝英細素雜記。以不知文忠公用撐犁事爲恨。蓋渠未嘗讀元晏春秋耳。又沈元用謝啓云。讀撐犁事而靡識。敢謂知書。問祈招詩而不知。尙慚博學。然陸機不識撐犁事。竟不知在何書。

束脩義

束脩其義不一。論語曰：自行束脩以上，吾未嘗無誨焉。前人多引禮。男贄玉帛禽鳥，女贄榛栗棗脩，以爲束脩者。束脯也。用束脯以爲贄爾。余案杜恕體論曰：束脩之業，其上在于不言，其次莫如寡知。又案後漢馬援傳注云：男子十五以上，謂之束脩，不可以束脩之問不出境。一槩論也。檀弓云：古之大夫，束脩之問不出境，乃知以束脩爲束脯者爲非。是後漢杜詩薦伏湛曰：自行束脩，說無毀玷。注：自行束脩，謂年十五以上。延篤傳注：束脩謂束帶脩飾。

牙門

孔經父雜說：記突厥李靖徙牙于磧中。牙者，旗也。東京賦：竿上以象牙飾之，所以自表飾也。太守出則有門旗，其遺法也。後遂以牙爲衙。早晚衙亦太守出建旗之義也。或以衙爲廨舍。早晚聲鼓，則又謂之衙牌。兒子謂之衙內，皆不知之耳。唐韻注云：衙，府也。是亦訛耳。以上皆孔說。余案語林云：近代通謂府庭爲公衙，卽古之公朝也。字本作牙。訛爲衙。詩曰：祈父，予王之爪牙。大司馬掌武備象猛獸，以爪牙爲衛。故軍前大旗爲牙旗。出師則有建牙之事。軍中聽號令，必至牙旗之下。乃知牙者所以爲衛也。義主于此。而孔氏止謂之旗者，不得其說者也。唐資暇集亦云：武職有押衙之目，衙宜作牙。非押衙府也。蓋押衙旗者，案兵書云：牙旗者，將軍之旌。故豎于門。史傳咸作牙門。今押牙旣作押衙，牙門亦謂之衙門乎。予又案南史侯景傳：景將率謀臣朝，必集行列門外，謂之牙門。以次引進。牙門始見于此。

倒行逆施

史記伍子胥傳。子胥曰。日暮途遠。吾故倒行而逆施之。西漢主父偃傳。亦曰。吾日暮故倒行而逆施之。余案吳越春秋。乃云。日夕途遠。吾故倒行逆旅之于道也。乃知施字卽旅字。施字于道無義。國語曰。晉陽處父過甯。舍于逆旅。潘岳上客舍議。亦引語曰。許由辭帝堯之命。而舍于逆旅。魏武帝詩曰。逆旅整設。以通商賈。乃知逆施可于事言之。至于道路無義也。當有識者訂之。左氏傳。荀息曰。今號爲不道。保于逆旅。正義曰。逆也。旅客也。迎止賓客之處也。馬融長笛賦序曰。有雒客舍逆旅。

李白非蜀人

曾子固作李白詩集序云。白蜀郡人。初隱岷山。又云。舊史稱白山東人。爲翰林待詔。皆不合于白之自序。蓋史誤也。余案杜子美有蘇端薛復筵簡薛華醉歌云。近來海內爲長句。汝與山東李白好。乃知舊史以白爲山東人。不爲無據也。故范傳正所作李白碑。以白其先隴西成紀人。涼武昭王九代之孫。隋末流離神龍初。潛還廣漢。因僑爲郡人。由此觀之。則白本非蜀人也。

玉樹

三輔黃圖云。甘泉宮有槐。根榦盤峙。二三百年物也。卽揚雄賦所謂玉樹青葱者。余案唐劉餗隋唐嘉話。謂雲陽縣界多漢離宮。故地有似槐而葉細。土人謂之玉樹。揚子雲甘泉賦云。玉樹青葱。指此。後左思譏之。已失。三輔黃圖以爲槐之根榦。則又甚矣。

筠爲竹皮

許慎說文云。筠字從竹。竹皮也。唐韻曰。筠。竹皮之美質也。禮記。如竹箭之有筠。如松柏之有心。說者以竹箭松柏。各以皮心爲固耳。然古今文士。例以筠配松。何耶。孔穎達亦以筠爲竹外青皮也。

女壻乘龍

潘子真詩話云。杜子美詩。門闌多喜色。女壻近乘龍。爲誤引。楚國先賢傳。孫儁字文英。與李元禮俱娶太尉桓延女。時人謂桓叔元兩女乘龍。言得壻如龍也。故宋景文公詩。亦云承家男得鳳。擇壻女乘龍。俱用此事。余嘗以潘子真之論爲非。蓋景文所用。乃是此事。至杜子美詩。女壻近乘龍。蓋用太平廣記蕭史傳。所謂弄玉乘鳳。蕭史乘龍者是也。

飛燕在昭陽

西漢趙飛燕既立爲皇后。後寵少衰。而弟絕幸。爲昭儀。居昭陽。蓋飛燕本傳云爾。唐李太白宫詞云。宮中誰第一。飛燕在昭陽。夫昭陽。昭儀所居也。非謂飛燕耳。其後見唐王叡松窗錄云。禁中呼木芍藥爲牡丹。命李白爲新辭。有漢宮誰第一。飛燕倚新妝之語。乃知昭陽之本世所傳者誤也。然此一聯。據楊妃外傳。高力士摘之以譖李白。

黃庭博鵝

蔡條西清詩話。謂李太白詩有誤。云。山陰道士如相訪。爲寫黃庭博白鵝。逸少所寫。乃道德經。余案太白

集有懷古王右軍詩云。山陰遇羽客。要此好鵝賓。掃素寫道經。筆精妙入神。書罷籠鵝去。何曾別主人。據此詩。則太白未嘗誤用何耶。案本傳。逸少聞山陰道士好養鵝。往觀焉。非山陰道士訪逸少也。前詩不特誤使黃庭事。嘗疑以爲世俗子所增。至梅聖俞和宋諫議鵝詩。亦云。不同王逸少。辛苦寫黃庭。山谷詩云。頗似山陰寫道經。雖與羣鵝不當價。則知黃庭之誤尤分明。

秋菊落英

蔡條西清詩話。記荆公有黃菊飄零滿地金之句。而文忠公非之。荆公以文忠不讀楚辭之過也。以予觀之。夕餐秋菊之落英。非零落之落落者。始也。故築室始成。謂之落成。爾雅曰。俶落權輿。始也。至若錢昭度詩云。蕎麥花殘小雪飛。乃爲詩病。

藥名詩不始于唐

蔡條西清詩話。謂藥名詩。世以起于陳亞非也。東漢已有離合體。至唐始著藥名之號。如張籍答鄱陽客詩。江皋歲暮相逢地。黃葉霜前半下枝。子夜吟詩問松桂。心中萬事喜君知。以子觀之。恐或不然。且藥名之號。自梁以來有之。簡文帝藥名詩云。朝風動春草。落日照橫塘。重臺蕩子妾。黃昏獨自傷。燭映合歡被。帷飄蘇合香。石墨聊書賦。鉛華試作妝。徒令惜萱草。蔓延滿空房。梁元帝藥名詩云。戍客恆山下。常思衣錦歸。況看春草歇。還見鴈南飛。蠟燭疑花影。重臺閉綺扉。風吹竹葉袖。網綴流黃機。詎信金城裏。繁露曉霑衣。如庾肩吾。沈約。亦各有一首。乃知藥名詩不始于唐。

青女橫陳

荆公詩云。日高青女尙橫陳。橫陳二字。見宋玉風賦。橫自陳兮君之前。及楞嚴經。夫青女者。主霜雪之神也。故淮南子云。至秋三月。青女乃出。降霜雪。高誘注云。青女。乃天神青腰玉女。主天霜雪。荆公以青女爲霜。于理未當。杜子美秋野詩云。飛霜任青女。梁昭明博山香爐賦曰。青女司寒。紅光翳景。亦皆指爲霜雪之神。然荆公之詩。不害爲佳句也。

中山放麕

劉貢父詩話云。陳子昂云。吾聞中山相。乃屬放麕翁。放麕本秦西巴。孟孫氏之臣也。謂之中山。誤矣。予觀陳無已謝再授徐州教授啓云。中山之相。仁于放麕。亂世之雄。疑于食子。乃知誤者非一人也。

前溪歌

十五嫁王昌。盈盈入畫堂。自憐年最少。復倚婿爲郎。舞愛前溪綠。歌憐子夜長。閒來斲百草。度日不成妝。唐崔顥王家少婦詩。子夜歌。則樂府所謂古有女名子夜。造其歌者也。至于前溪舞。讀陳朝劉刪侯司空宅詠妓詩。乃得之。劉刪詩云。山邊歌落日。池上舞前溪。崔意屬此。又古今樂錄。謂晉車騎將軍沈玩作前溪歌。而非舞也。

顰青蛾

杜子美一百五夜對月詩。想像顰青蛾。蓋蛾眉也。世所傳本多作娥。非是。故杜江月詩又云。誰家挑錦字。

滅燭翠眉顰。可以爲據。又沈約詠月詩。高樓切思婦。西園遊上才。庾肩吾望月詩。樓上徘徊月。窗中愁思人。隋董思恭詠月詩。別客長安道。思婦高樓上。故杜子美江月詩云。江月光于水。高樓思殺人。

犬迎曾宿客

今詩所傳杜詩。犬迎曾宿客。鷓護落巢兒。余家有唐顧陶所編杜詩。乃是犬憎閒宿客。二字不同。然皆有理。又對月詩。舊本作斫卻月中桂。陶本作折盡月中桂。二字亦不同。惟寄高適詩。舊本乃天上多鴻鴈。池中足鯉魚。陶本乃以池爲河。似不及河也。

江文通雜擬詩

文選有江文通雜擬詩。如擬休上人云。日暮碧雲合。佳人殊未來。非休上人作也。白樂天題道宗上人詩云。不似休上人。空多碧雲思。又唐次休上人亦有詩。與白云間有餘霞千萬首。何妨一句乞閒人。白答之曰。禪心不合生分別。莫愛餘霞嫌碧雲。則白直以碧雲合之句。爲湯惠休作矣。如文通擬淵明一詩。編者至載于陶集中。是皆不明考之過。

悠然見南山

東坡以淵明采菊東籬下。悠然見南山。無識者以見爲望。不啻砒碇之與美玉。然余觀樂天效淵明詩。有云。時傾一尊酒。坐望東南山。然則流俗之失久矣。惟韋蘇州荅長安丞裴說詩。有云。采菊露未晞。舉頭見秋山。乃知真得淵明詩意。而東坡之說爲可信。



唐李匡乂資暇集謂園亭中藥欄蘭卽藥藥卽欄猶言園援非花藥之欄也有不悟者以藤架蔬圃堪作切對案漢宣帝詔曰池藥未御幸者假與貧民漢書闌入宮禁字多作草下闌則藥欄尤分明也方悟杜子美將赴成都草堂詩常苦沙崩損藥欄及乘輿還來看藥欄之意孫少魏以藥爲籛今本史信然

小胡孫

杜子美有從人覓小胡孫許寄詩云人說南州路山猿樹樹懸舉家聞若駭爲寄小如拳意題皆是胡孫而首句以山猿爲詞者何耶故韓子蒼有謝人寄小胡孫詩云直疑少陵覓未解柳州愴然則雖子蒼亦以杜爲錯耶

銜孟樂聖稱世賢

韓子蒼言杜子美八仙歌左相日興費萬錢銜孟樂聖稱世賢世字無義當作避字傳寫誤耳案李適之代牛仙客拜左丞相爲李林甫陰中罷政事賦詩曰避賢初罷相樂聖且銜孟爲問門前客今朝幾箇來孟浩然得戴嵩詩意

顏之推家訓云羅浮山記云望平地樹如薺故戴嵩詩云長安樹如薺有人詠樹詩云遙望長安薺皆耳學之過也余因讀孟浩然秋登方山詩云天邊樹若薺江畔洲如月乃知孟眞得嵩詩意

使白水事

前輩使白水事。例作一意。不可不辨。魯僖公二十四年傳曰。不與舅氏同心者。有如白水。此以色言。漢廣都郡有白水縣。此以地言。止是一意也。故潘安仁詩云。白水過庭激。綠槐夾門植。杜子美詩云。黃雲高未動。白水已揚波。又云。卷簾惟白水。隱几亦青山。至許渾孟郊則不然。許贈王居士云。雨中耕白水。雲外斫青山。孟郊云。種稻耕白水。負薪斫青山。青山則止謂山之青。而白水在魏田制云。白田收至十餘斛。水田收數十斛。于此當作兩字。卽是兩意。則非其對。

韓子蒼以蘇味道詩爲李益

火樹銀花合。星橋鐵鎖開。暗塵隨馬去。明月逐人來。游妓皆穠李。行歌盡落梅。金吾不禁夜。玉漏莫相催。唐蘇味道上元詩也。韓子蒼和龔況上元游葆真宮觀燈詩云。開卷愛公如李益。解言明月逐人來。多情如共春流轉。刻燭題詩又一回。子蒼以蘇詩爲李益。何耶。然蘇意乃取梁朱超望月詩耳。朱云。唯餘故樓月。遠近必隨人。

使騶忌聽琴事

元微之桐花詩云。爾生不我得。我願裁爲琴。宮絃春以君。君若春日臨。商絃廉以臣。臣作旱天霖。蓋取史記騶忌子聞齊威王鼓琴而爲說曰。大絃濁以春溫者。君也。小絃廉折以清者。相也。西清詩話乃云。吳僧義海琴妙天下。而東坡聽唯賢琴詩。有大絃春溫和且平。小絃廉折亮以清之句。至謂東坡未知琴趣。不獨琴爲然。殊不知亦取騶忌子聽琴之事耳。

張麗華誤作潘麗華

東坡號國夫人夜遊圖詩。當時亦笑張麗華。不知門外韓擒虎。蓋全用杜牧之臺城曲兩句詩。門外韓擒虎。樓頭張麗華。凡此取後主張貴妃名麗華。尤見寵幸。隋遣韓擒虎平陳。後主與麗華俱收。今坡詩本皆誤作潘麗華。遂致黃朝英細素雜記。以東坡爲誤。彼不記杜牧之詩耳。

靜憩雞鳴午

荆公詩。靜憩鳩鳴午。荒尋犬吠昏。學者謂公取唐詩。隻鳩鳴午寂。雙燕話春愁之句。余嘗見東坡手寫此詩。乃是靜憩雞鳴午。讀者疑之。蓋亦不知取唐詩。楓林社日鼓。茅屋午時雞。

孤鴈詩

漢泉張君詩話。謂鮑當吟孤鴈詩云。更無聲接續。空有影相隨。當時號爲鮑孤鴈。凡物有聲而孤者皆然。何獨鴈乎。此人論詩。正如王君卿以林和靖梅花詩。亦可作桃李杏花之類。宜取東坡之笑也。然余觀司馬溫公詩話。乃謂當爲河南府法曹。嘗忤知府薛映。因獻孤鴈詩。所謂天寒稻梁少。萬里孤難進。不惜充官庖。爲帶邊城信。薛大嗟賞。時號鮑孤鴈。與張君所記不同。而詞句亦非前句可及。余後因讀江南野錄。乃知張君所記。是南唐人詩。

謝安掩鼻

謝安雖有盛名。而當桓溫恣橫之際。所以不仕者。政畏溫耳。故雖有司案奏。被召。歷年不至。禁錮終身而

不辭而其妻不解其意。既見家門富貴而安獨靜退。乃曰：大丈夫不如此也。安掩鼻曰：恐不免耳。其後遂爲桓溫司馬。竟受簡文顧命。與王坦之同事。而溫欲殺之。坦之流汗沾衣。倒執手版。安則從容就席。以此觀之。安之所以荅妻以不免之言。而推求所以掩鼻之意。蓋畏溫知之而不免其禍耳。非爲不免富貴也。張文潛和蘇東坡先生西山舊事詩有云：謝公富貴知不免。醉眼未爲蒼生開。豈失史意耶。

吏部文章二百年

韓子蒼言歐陽文忠公寄荆公詩云：翰林風月三千首。吏部文章二百年。吏部蓋謂南史謝朓于宋明帝朝爲尚書吏部郎。長五言詩。沈約嘗云：二百年來無此詩也。文忠之意直使謝朓事。而荆公荅之曰：他日若能窺孟子。終身安敢望韓公。則荆公之意竟指吏部爲退之矣。

裹飯非子來

東坡次韻徐積詩殺雞未肯邀季路。裹飯應須問子來。案莊子書：子杞、子輿、子桑、子來四人相與爲友。然無裹飯之事。莊子書又載子輿與子桑友。而淋雨十日。子輿曰：子桑殆病矣。裹飯而往食之。乃知裹飯者子輿。子桑非子來也。東坡此詩爲誤。余又觀韓退之贈崔立之詩云：昔者十日雨。子來寒且饑。其友名子輿。忽然憂且思。褰裳觸泥水。裹飯往食之。好事漆園吏。書之存雄辭。然則退之亦誤用耳。

僧綽采蠟燭作鳳凰

憶昔庚寅降屈原。旋看蠟鳳戲僧虔。隨翁萬里心如鐵。此子何勞爲買田。東坡送子由奉使最後一章也。

時子由之子侍行。故及之。然蠟鳳之戲。議者以爲誤。蓋南史王曇首與兄弟集會。子孫任其戲適。僧達跳地作虎子。僧虔累十二博碁。既不墜落。落亦不重作。僧綽采蠟燭作鳳凰。乃知蠟鳳之戲。非僧虔也。

### 荷囊非芟荷之荷

劉偉明贈熊本待制詩云。西清寓直荷爲囊。左蜀宣風繡作衣。蓋南史劉杳傳。著紫荷囊。事見漢張安世傳。持橐簪筆之意。而偉明乃以荷爲芟荷之荷。何耶。歐陽文忠回吳舍人啓云。紅藥翻階。直禁垣之清切。紫荷持橐。陪法從以雍容。又上胥偃啓曰。白蟬素簡。以香生。茲焉辟惡。紫袷荷囊。而備問。最近清光。乃知誤者非一人。然隋書樂志。尙書錄令僕射吏部尙書。朝服綴紫荷。錄令左僕射左荷。右僕射吏部尙書右荷。此又何耶。姑俟博識者。

### 陽燧

淮南子。陽燧見日。則然而爲火。注云。陽燧。金也。取金杯無緣者。熟摩令熱。日下以艾承之。又云。木與木相摩。則然。世之取火。惟此耳。劉言史與孟郊煎茶詩云。敲石取鮮火。汲泉避腥鱗。石火雖火。而不可然。言史不察也。周禮。司烜氏。掌以夫燧。取明火于日。鄭注云。夫燧。陽燧也。禮內則。疏。晴則以金燧。取火于日。陰則以木燧。鑽火也。禮外傳云。宗廟之祭。用明火者。以陽鑑取日中之火。謂之陽燧。以冬至之日。子時。鑄銅爲鑑。

### 陽關圖

王維送元二詩。渭城朝雨浥輕塵。客舍青青柳色新。勸君更盡一杯酒。西出陽關無故人。李伯時取以爲畫。謂陽關圖。予嘗以爲失。案漢書上黨有天井關。燉煌龍勒有玉門關。陽關去長安二千五百里。唐人送客。西出都門三十里。特是渭城耳。今有渭城館在焉。卽古之渭陽。據其所畫。當謂之渭城可也。東坡題陽關圖詩。龍眠獨識慙慙處。畫出陽關意外聲。皆承其失耳。至山谷題陽關圖斷章云。渭城柳色關何事。自是離人作許悲。然則詳味山谷詩意。謂之渭城圖宜矣。

珠還合浦

古今詩話。羊方謬上廣守詩。鱷徙惡溪。韓吏部珠還合浦。孟嘗君殊不知珠還合浦。乃後漢孟嘗也。

黃金臺

前輩以荆公詩。功謝蕭規慙漢第。恩從隗始詫燕臺。以臺字爲失。史記云。爲隗改築宮而師事之。然唐時李太白詩云。何人爲築黃金臺。荆公詩本此。

以玉兒爲玉奴

東坡和楊公濟梅花詩云。月地雲階謾一尊。玉奴終不負東昏。又四時詩云。玉奴纖手嗅梅花。南史齊東昏侯妃潘玉兒。有國色。牛僧孺周秦行記。薄太后曰。牛秀才遠來。誰爲伴。潘妃辭曰。東昏侯以玉兒身死國除。不宜負他。注云。玉兒妃小字。東坡蓋用此。而兩以兒爲奴者。誤也。然不害爲佳句。

東坡用事切

東坡和山谷嘲小德詩末云。但使伯仁長。還與絡秀家。蓋伯仁乃絡秀子耳。洪駒父哭謝無逸詩云。但使添丁長。終與謝客家。此學東坡語。尤無功。添丁盧仝子。氣脈不相屬。絡秀本周伯仁父浚之妾。小德亦庶出。故坡用事其切如此。山谷詩解著潛夫論。不妨無外家。更覺其切。

妓人出家詩

唐顧陶大中丙子編。唐詩類選載陽郇伯作妓人出家詩。盡出花鈿與四鄰。雲鬢剪落向殘春。暫驚風燭難留世。便是池蓮不染身。貝葉欲翻迷錦字。梵聲初學誤梁塵。從今豔色歸空後。湘浦應無解佩人。湘山野錄。乃謂本朝申國長公主爲尼。掖廷嬪御隨出家者三十餘人。太宗詔兩禁。各以詩送之。陳彭年作詩八句。今考其詩。與陽郇伯所作一同。首句盡出花鈿散玉津。一句不同。豈後人改郇伯詩。託以彭年之名。而文瑩又不考之過耶。

蒸壺似蒸鴨

東坡岐亭汁字韻詩。不見盧懷慎。蒸壺似蒸鴨。坐客皆忍笑。髡然發其冪。案太平廣記載盧氏雜說。鄭餘慶與人會食。日高衆客囂然。呼左右曰。爛蒸去毛。莫拗折項。諸人相顧。以爲必蒸鵝鴨。良久就餐。每人前下粟米飯一碗。烝葫蘆一枚。餘慶餐盡。諸人彊進而罷。然則蒸壺似蒸鴨。乃鄭餘慶非懷慎也。豈東坡偶忘之耶。

望夫石

陳無已詩話。望夫石在處有之。古今詩人承用一律。惟劉夢得云。望來況是幾千歲。只似當年初望時。語雖拙而意工。黃叔達魯直之弟也。以顧況爲第一。云山頭日日風和雨。行人歸來石應語。語意皆工。江南望夫石。每過其下。不風卽雨。疑況得句處也。予家有王建集。載望夫石詩。乃知非況作。其全章云。望夫處。江悠悠。化爲石。不回頭。山頭日日風和雨。行人歸來石應語。豈無已叔達偶忘王建作耶。

落梅花折楊柳

樂府雜錄。載笛者。羌樂也。古曲有落梅花折楊柳。非謂吹之則梅落耳。故陳賀徹長笛詩云。柳折城邊樹。梅舒嶺外林。張正見柳詩亦云。不分梅花落。還同橫笛吹。李嶠笛詩。逐吹梅花落。含春柳色驚。意謂笛有梅柳二曲也。然後世皆以吹笛則梅花落。如戎昱聞笛詩云。平明獨惆悵。飛盡一庭梅。崔櫓梅詩。初開已入雕梁畫。未落先愁玉笛吹。青瑣集詩。憑仗高樓莫吹笛。大家留取倚欄看。皆不悟其失耳。惟杜子美。王渙之。李太白不然。杜云。故園楊柳今搖落。何得愁中卻盡生。王云。羌笛何須怨楊柳。春風不度玉門關。李云。黃鶴樓中吹玉笛。江城五月落梅花。亦謂笛有二曲也。

吳鉤

沈存中筆談。謂唐詩多有言吳鉤者。刀名也。刃彎。今南蠻謂之葛黨刀。予案吳越春秋。闔閭內傳曰。闔閭既寶莫耶之劍。復命于國中作金鉤。令曰。能爲善鉤者賞之百金。吳作鉤者甚衆。而有人貪王之重賞也。殺其二子。以血釁金。遂成二鉤。獻于闔閭。吳鉤始于此。豈存中偶忘之耶。左太沖吳都賦云。吳鉤越棘。純



鈎湛盧鮑照結客少年行云。驄馬金絡頭。錦帶佩吳鈎。杜甫後出塞云。少年別有贈。含笑看吳鈎。又送劉判官云。經過辨豐劍。意氣逐吳鈎。李涉寄楊潛云。腰帶佩吳鈎。韓翃送王相公云。結束佩吳鈎。

### 江神世情

雲齋廣錄記。馮當世慶歷中以鄂州首薦。至大江。風濤洶湧。幾至沈沒。來春廷試第一。還鄂州。復過大江。風微浪穩。舟楫安然。公題詩江亭云。江神也。世情爲我風色好。予讀唐文粹見施肩吾及第後過揚子江詩云。憶昔將貢年。抱愁此江邊。魚龍互閃爍。黑浪高于天。今日步春草。復來經此道。江神也。世情爲我風色好。乃知當時取肩吾末句題于江亭耳。非自作也。

### 夜半鐘

陳正敏遜齋閒覽記。歐陽文忠詩話。譏唐人夜半鐘聲到客船之句云。半夜非鐘鳴時。人偶聞此耳。且云。渠嘗過姑蘇宿一寺。夜半聞鐘。因問寺僧。皆曰。分夜鐘。曷足怪乎。尋聞他寺皆然。始知半夜鐘。惟姑蘇有之。以上皆閒覽所載。予考唐詩。知歐公所譏。乃唐張繼楓橋夜泊詩全篇云。月落烏啼霜滿天。江楓漁火對愁眠。姑蘇城外寒山寺。夜半鐘聲到客船。此歐陽公所譏也。然唐時詩人皇甫冉有秋夜宿嚴維宅詩云。昔聞元度宅。門向會稽峯。君住東湖下。清風繼舊蹤。秋深臨水月。夜半隔山鐘。世故多離別。良宵詎可逢。且維所居正在會稽。而會稽鐘聲亦鳴于半夜。乃知張繼詩不爲誤。歐公不察。而半夜鐘亦不止于姑蘇。如陳正敏說也。又陳羽梓州與溫商夜別詩。隔水悠揚半夜鐘。乃知唐人多如此。王直方蘭臺詩話亦

嘗辨論第所引與予不同。

冷齋不讀書

洪覺範冷齋夜話謂山谷謫宜州。殊坦夷。作詩曰。老色日上面。懽驚日去心。今既不如昔。後當不如今。又云。輕紗一幅巾。短筆六尺牀。無客白日靜。有風終夜涼。且曰。山谷學道休歇。故其閒暇若此。以上皆冷齋語也。予以冷齋不讀書之過。上八句皆樂天詩。蓋是編者之誤。致令渠以爲山谷所爲。前四句老色日上面。乃樂天東城尋春詩。尚餘八句。所謂今猶未甚衰。每事力可任是已。後四句。輕紗一幅巾。乃樂天竹窗詩。亦尚餘二十四句。所謂常愛輞川寺。竹窗東北廊是已。山谷外集更有嘖嘖雀引雛。梢梢筍成竹數篇。皆非山谷詩。偶會其意。故記之。冊學者不可不知也。

僧清順詩

冷齋夜話記西湖僧清順詩。久從林下遊。頗識林下趣。從渠綠陰繁。不礙清風度。閒來石上眠。落葉不知數。一鳥忽飛來。啼破幽寂處。韓子蒼爲予言。後四句不同。云。困卽磻石眠。莫省落花數。惟聞犬吠聲。又入青松去。

使君乃節度使之使

古樂府羅敷詩。使君從南來。五馬立踟躕。使如節度使觀察使之使。非使令之使也。本草使君子。潘州郭使君療小兒多用此物。醫家因號爲使君子。猶言太守子也。山谷題餘干縣令吳可權白雲亭詩云。寄語

吳令君但遣糟牀注。令君亦使君之意耳。錢穆父有藥名詩云。一來亦甘草。草別疏薄無使君子疑。是以使君爲使令之使矣。山谷藥名詩云。楊侯濟北使君子。其用意與錢異。

### 曲名舞山香

東坡記徐州通判李陶。有子年十七八。素不善作詩。忽詠落花云。流水難窮目。斜陽易斷腸。誰同研光帽。一曲舞山香。人驚問之。若有物憑者。謝中舍問其研光帽事。自云。西王母宴羣仙。有舞者戴研光帽。帽上簪花。舞山香一曲。未終。花皆落去。予讀唐羯鼓錄。見汝陽王璣。明皇愛之。每隨遊幸。璣嘗戴研紗帽子。打曲。上自摘紅槿花一朵。置于帽上。遂奏舞山香一曲。花不墜落。上大笑。事與前極相類。

### 曲名荔枝香

唐書禮樂志。帝幸驪山。楊貴妃生日。命小部張樂長生殿。因奏新曲。未有名。會南方進荔枝。因名曰荔枝香。樂史所作楊妃外傳。亦云新曲未有名。會南海進荔枝。故杜子美病橘詩云。憶昔南海使。奔騰獻荔枝。百馬死出谷。到今著舊悲。又解悶詩云。先帝貴妃今寂寞。荔枝還復入長安。炎方每續朱纓獻。玉座應悲白露團。案唐志以荔枝貢自南方。外傳以荔枝貢自南海。杜詩亦以爲南海及炎方。則明皇時進荔枝自嶺表明矣。東坡詩乃以永元荔枝來交州。天寶歲貢收之涪。張君房脞說亦以爲忠州。何耶。當有辨其非是者。

# 能改齋漫錄卷四

辨誤

## 崇政殿說書

王荆公所作賈魏公神道碑云。景祐元年。積官至尙書都官員外郎。乃始置崇政殿說書。而以公爲之。然予案傅簡公嘉話云。太祖少親戎事。性好藝文。卽位未幾。召山人郭無爲於崇政殿講書。至今講官所領階銜。猶曰崇政殿說書云。據傅簡公所言。則崇政殿說書。不始於仁宗景祐元年矣。豈中嘗罷之。而至是再建邪。

## 桑落酒

索郎酒者。桑落河出美酒。譌爲索郎耳。見酈道元水經注。皮日休詩云。分明不得同君賞。盡日傾心羨索郎。全無理意。本朝高若訥。後史補。河中桑落坊有井。每至桑落時。取其寒暄得所。以井水釀酒甚佳。樂天詩云。桑落氣薰珠翠暖。柘枝聲引管絃高。號桑落酒。舊京人呼爲索郎。蓋語譌耳。高說後出。恐或未然也。

## 唐參軍簿尉不免杖

陳正敏遜齋閒覽言。杜子美脫身簿尉中。始與筆楚辭。韓退之判司卑官不堪說。未免筆楚塵埃閒。杜牧之參軍與簿尉。塵土驚動勳。一語不中治。鞭笞身滿瘡。謂唐時參軍簿尉。不免受杖。鮑彪謂詳考杜韓所

言捶有罪者也。牧之亦言驚見有罪者如此。非身受杖也。退之江陵途中云。栖身法曹掾。何處事卑陬。何況親狴獄。敲榜發奸偷。此豈身受杖者邪。然太平廣記載李遜決包尉臀杖十下。及舊唐書于頔傳。頔爲湖州刺史。改蘇州。追憾湖州舊尉。封杖以計強決之。則鮑論亦未當。

牙郎

劉貢父詩話。謂今人謂駟僮爲牙。謂之互郎。主互市事也。唐人書互作牙。牙似牙字。因轉爲牙。予攷肅宗實錄。安祿山爲互市牙郎盜羊事。然則以牙爲牙。唐已然矣。畫短爲牙。畫長爲牙。

太宗鷓鴣死懷中

唐書白居易傳。獻續虞人箴曰。降及宋璟。亦諫元宗。溫顏聽納。獻替從容。璟趨以出。鷓鴣死懷中。余攷劉禹錫佳話及資治通鑑。乃是太宗與魏鄭公。非宋璟也。其說曰。太宗嘗得佳鷓鴣。自臂之。望見魏鄭公來。匿懷中公奏事故久不已。鷓鴣死懷中。

花驚定

鮑彪譜論杜詩戲作花卿歌云。花卿。舊注名驚定。新舊史無其人。予攷舊史。崔光遠傳。光遠爲成都尹。及段子璋反東川。節度李奐敗走投光遠。率將花驚定等討平之。將士肆剽劫。婦女有金銀臂釧。皆斷腕取之。光遠不能禁。肅宗案其罪。光遠憂恚成疾。上元二年十月卒。高適傳。花驚定者。勇將。誅子璋。大掠東蜀。天子怒光遠不能戢軍。乃罷之。以適代光遠爲成都尹。惟新史不見花驚定名字。鮑彪不讀舊史故耳。

綠沈

趙德麟侯鯖綠云。綠沈事人多不知。老杜云。雨拋金鎖甲。苔臥綠沈槍。又皮日休新竹詩云。一架三百本。綠沈森冥冥。始知竹名矣。鮑彪云。宋元嘉起居注。廣州刺史韋朗作綠沈屏風。亦此物也。然六典鼓吹工人之服。亦有綠沈。不可曉也。以上彪語。余嘗攷其詳。北史。隋文帝賜大淵綠沈鎗甲。獸文具裝。武庫賦曰。綠沈之槍。由是言之。蓋槍用綠沈飾之耳。以此得名。如弩稱黃閒。則以黃爲飾。槍稱綠沈。則以綠爲飾。何以言之。王羲之筆經云。有人以綠沈漆竹管及鏤管見遺。藏之多年。實可愛玩。詎必金寶雕琢。然後爲貴乎。蓋竹以色形似綠沈槍而得名耳。皮日休引以爲竹事。而德麟專以爲竹。則非矣。使綠沈槍專指爲竹。則金鎖甲竟何物哉。或者至以爲鐵益謬矣。劉劭趙都賦曰。其用器則六弓四弩。綠沈黃閒。堂溪魚腸。丁令角端。廣志亦云。綠沈古弓名。古樂府結客少年場行云。綠沈明月弦。金絡浮雲轡。此以綠沈飾弓也。如屏風工人之服。此以綠沈飾器服也。唐楊巨源上劉侍中詩云。吟詩白羽扇。校獵綠沈槍。

杜詩字不同

顧陶所編杜詩。有題云。倦秋夜。而今本止云倦夜。內一聯云。飛螢自照水。宿鳥競相呼。今本乃云。暗飛螢自照。水宿鳥相呼。雖一字不同。便覺語勝於前。又陶所編杜田舍詩云。楊柳枝枝弱。枇杷對對香。攷今本乃云。檉柳枝枝弱。枇杷樹樹香。檉柳二字不同。檉字非也。枇杷止一物。檉柳則二物矣。然樹樹亦差勝對對也。

管子韓退之書不同

韓退之書云。輶載而往。垂橐而歸。今攷管子。乃是垂橐而入。輶載而歸。二字不同。未知孰是。

縣令爲令尹非

今人以縣令爲令尹。非也。春秋左傳宣公十二年。莫敖爲宰。注。宰。令尹。正義曰。周禮六卿。太宰爲長。遂以宰爲上卿之號。楚臣令尹爲長。故從他國論之。謂令尹爲宰。楚國仍別有太宰之官。但位任卑耳。傳稱太宰伯州犂是也。楚國名上卿爲令尹者。釋古云。令。善也。釋名云。尹。正也。言用善人正此官也。楚官多以尹爲名。皆取其正直也。

不借

孫少魏東臬錄荆公詩。窗明雨不借。楊淨一箋。蔕。古今注云。漢文履不借。以視朝。齊民要術云。冬月令民作不借。不借。草履也。余攷中華古今注云。不借。草履也。以其輕賤易得。故人人自有。不假借也。然則循名以攷實。其義可信。及觀揚雄方言。乃云。絲作者曰不借。此又何邪。

天闕雲臥

杜子美詩。天闕象緯逼。雲臥衣裳冷。薛夢符續注云。山謙之丹陽記曰。太興中。議者皆言漢司徒許彧墓闕可徙之。王茂宏弗欲。南望牛頭山兩峯曰。天闕也。豈煩改作。杜田正謬。天闕謂龍門。子美龍門詩注云。龍門在洛陽之南。蓋伊闕也。杜又云。王介甫謂天闕當作天閱。蓋對雲臥爲親切耳。余攷二家之說。皆非。

是辭得其略。杜則全失之。余攷南史梁何徹傳。嘗云吾在齊朝。欲陳三事。一者欲正郊丘。二者欲更鑄九鼎。三者欲樹雙闕。晉世欲立闕。丞相王導指牛頭山曰。此天闕也。此則未明立闕之意。闕者謂之象魏。懸法其上。蓋杜詩本誤以魏爲緯。且不記南史。是致紛紛耳。李太白贈徵君鴻詩云。雲臥留丹壑。天書降紫泥。此以雲臥對天書。

鱣鰓皆不得真

黃朝英細素雜記云。漢書楊震傳曰。有冠雀銜三鱣魚。飛集講堂前。注云。冠音鶴。卽鶴雀也。鱣音善。其字假借爲鱣。鮪之鱣。知然反。案郭璞注爾雅。鱣長二丈。又魏武四時食制云。鱣魚大如五斗。長一丈餘。安有鶴雀能致一者。況三頭乎。鱣又純灰色。無文章。鰓魚長不過三尺。大不過三指。黃地黑文。故都講云。她鱣者。卿大夫服之象也。數三者。法三台也。續後漢及謝承書。亦述此事。皆作鰓字。孫卿云。魚鼈鱣。韓非說范。鱣似她。並作鱣字。蓋假鱣爲鰓。其來久矣。杜少陵云。敕廚惟一味。求飽或三鱣。又以平聲押之。恐誤也。以上皆朝英語。余案歐陽文忠公集古錄。漢楊震碑云。聖漢龍興。神祇降社。乃生于公。又云。窮神知變。與聖同符。鴻漸于門。羣英雲集。又云。貽我三魚。以彰懿德。觀此則稱鱣稱鰓。皆不得其真也。

淇竹

黃朝英細素雜記云。李濟翁嘗論詩淇澳云。菴竹猗猗。案陸璣草木疏稱爾雅云。菴竹王芻。郭璞注云。菴。蓍草也。今呼爲鷓白腳草。或云卽鹿蓍草也。又爾雅云。竹蕭蕭。蕭音扁。注云。似小梨。赤莖節。好生道旁。可



食亦作筑。音竹。韓詩作蘼音篤。亦云蘼蕭竹。則明知非筍竹矣。今爲辭賦。皆引猗猗入竹事。大誤也。當時謝莊竹贊云。瞻彼中唐。葦竹猗猗。便襲其謬。殊乖理趣。苟謝贊佳。何不預文選。所以爲昭文之棄也。陸璣字从玉旁。非士衡。余案舒王新傳。解綠竹云。虛而節直。而和疑。當時亦指蕭竹而云。非筍竹也。又任昉述異記云。衛有淇園出竹。在淇水之上。詩云。瞻彼淇澳。葦竹猗猗。是也。又云。爾何邪。以上皆朝英語。余案史記河渠書。河決瓠子。武帝令羣臣。从官自將軍而下。皆負薪寘決河。是時東郡燒草。以故新柴少。而下淇園之竹。以爲捷。天子旣臨決河。悼功之不成。乃作歌曰云云。河公許兮薪不屬。薪不屬兮衛人罪。燒蕭條兮噫乎。何以禦水。積林竹兮捷石菑。宣房塞兮萬福來。晉灼注云。淇園。衛之苑也。多篠。顏師古注曰。積林竹者。卽上所說下淇園之竹。以爲捷也。今觀此。則淇水之澳。從來產竹。故武帝下之。以爲捷。歌亦云。積林竹兮捷石菑。則淇竹無可疑者。故荆公傳詩爲是。而朝英所證爲非也。梁孝元帝竹詩。亦云。嶰谷管新抽。淇園竹復修。

臘

孔穎達解禮記月令。臘先祖五祀。引後漢蔡邕云。夏曰清祀。殷曰嘉平。周曰蜡。秦曰臘。案左傳曰。虞不臘矣。是周亦有臘名也。前輩多以此。遂指左傳爲後人所撰。蓋不深攷之耳。余攷史記秦本紀。惠王十二年。初臘。及始皇本紀。二十一年十二月。更名臘曰嘉平。注云。先是其邑歌曰。神仙得者茅初成。帝若學之臘。嘉平父老具言此神仙之謠歌。勸帝求長生之術。於是始皇乃欣然有尋仙之志。因改臘曰嘉平。然則臘

之名古有不始于秦矣。蔡邕以殷曰嘉平。今秦既改之。則疑殷之祭爲臘而邕等錯亂其名耳。不然。秦自惠王以來。用臘久矣。何得名改哉。案應劭風俗通引禮傳云。夏曰嘉平。殷曰清祀。周曰大蜡。漢改曰臘。以是知臘祭之名。起于三代。廢于始皇。而興於漢也。惟劭以嘉平爲夏祭。與蔡邕不同。

### 儀石銘非太宗所製

太宗皇帝所製儀石銘。張唐卿外史檮杌載之甚詳。第太宗皇帝摘其切於事情者四句。詔栞之石。非太宗皇帝御製也。

### 李遠詩異同

北夢瑣言謂李遠詩云。人事千杯酒。流年一局棋。宣宗以非牧人之才。不與郡守。及觀唐張固幽閒鼓吹。乃云。宣宗坐朝。令狐相薦李遠。知杭州。上曰。遠詩。長日惟消一局棋。豈可臨郡哉。二書所載。事雖同。而詩則異。

### 景鐘

徽宗崇寧四年。命鑄景鐘。鐘成。詔翰林張康伯爲之序銘。以爲景大也。九九之數兆於此。有萬不同之所宗也。其說如此。蓋景福可以言大。王氏之意云爾。而景鐘則不可也。議者又謂大晟樂書。黃帝有五鐘。一曰景鐘。景大也。鍾四方之聲。以象成。厥功大者。其鐘特大。蓋黃鍾者。樂之所自出。景鐘者。又黃鍾之本。故景鐘爲樂之祖。此說亦非。何者。案管子五行篇有曰。昔黃帝以其緩急作五聲。以正五鐘。一曰青鐘。大音。

注曰。東。二曰赤鐘重心。三曰黃鐘洗光。四曰景鐘昧其明。五曰黑鐘隱其常。五聲既調。然後作立五行以正天時。五官以正人位。人與天調。然後天地之美生。審此則五鐘皆以五方之色言之。景非大明矣。景鐘既是秋之一鐘。而議者又以爲樂之所自出。與夫爲黃鐘之本。皆不得其說者也。予又案士昏禮。姆加景。注曰。景。明衣也。禪衣也。禪音單。陳祥道曰。景。白也。然則秋之色白。則景鐘者。色之白。明非大矣。此可爲據。

國璽

孔經父雜說。記天子八寶。其一曰受命寶。所以修封禪。禮神祇也。徐令玉璽記。玉璽者。傳國寶也。秦始皇取藍田玉刻而爲之。面文曰。受命于天。既受永昌。璽上隱起蟠龍文曰。受天之命。皇帝壽昌。方四寸。紐五龍盤。秦滅傳漢。曆王莽。爲元后。投之於地。遂一角闕。後傳至石季龍。季龍磨其隱然之文。又刻其傍。爲文曰。天命石氏。開皇二年。改爲受命璽。至唐末帝從珂。攜以自焚。石晉再作受命寶曰。受天明命。惟德允昌。契丹入盜而取之。至周郭威。更以玉作二璽。其一曰。皇帝承天命之寶。二曰。皇帝神寶。其文馮道書。今所用乃郭威所作寶也。以上皆雜說所載。余以爲失竊。嘗究其本末。蓋秦璽自漢以來。世世傳受。號稱國璽。自秦傳漢。漢末爲王莽所篡。莽傳更始。劉盆子。盆子傳後漢。董卓之亂。孫堅得之。井中堅敗。袁術拘堅妻。得之。術敗。徐璆得之。傳與漢。漢傳魏。魏傳晉。晉傳劉聰。劉曜。曜敗。爲石季龍所得。遣趙封送於石勒。攷於傳記。各有付授之文。及傳至石氏。而季龍僭號。自襄國遷鄴。反。據雍洛。石遵。石鑒相繼篡奪。而祇在襄國。慕容雋傳。有詰石閔使常煒云。璽在襄國。信否。煒曰。實在寡君。謂在閔也。及攷石閔送晉璽。乃皇帝壽昌。

璽則閔璽非秦璽也。以此攷之。石季龍之亂。石遵。石鑒相篡奪。遂失所在。今孔氏雜說乃以爲傳至五代。唐末帝從珂攜以自焚。蓋亦不善攷者也。

### 王謝燕

近世小說。尤可笑者。莫如劉斧摭遺集所載烏衣傳。因劉禹錫詩朱雀橋邊野草花。烏衣巷口夕陽斜。舊時王謝堂前燕。飛入尋常百姓家。遂以唐朝金陵人。姓王名謝。因海舶入燕子國。其意以爲烏衣爲燕子國也。其說甚詳。殊不知王者。王導等人也。謝者。謝鯤之徒也。余案世說。諸王諸謝。世居烏衣巷。丹陽記曰。烏衣之起。吳時烏衣營處所也。江左初立。瑯琊諸王所居。審此則名營以烏衣。蓋軍兵所衣之服。因此得名。摭遺之小說。亦何謬邪。

### 五世九世同居

王彥輔塵史載張翁朝議爲予言。潞州有一農夫。五世同居。太宗討并州。過其舍。召其長訊之曰。若何道而至此邪。其長對曰。臣無他。惟能忍耳。此與唐張公藝事同。案唐書。張公藝九世同居。高宗有事太山。臨幸其居。問其本末。書忍字百餘以對。天子爲流涕。

### 辨塵史載張曲江燕翼無似

王彥輔塵史載劉夢得有讀張曲江集詩。其序略曰。世稱曲江爲相。建言放臣不宜與善地。今讀其文。自內職牧始安。有瘡痍之歎。自退相守荆門。有拘囚之思。嗟夫。身出於遐陬。一失意而不能堪。矧華人士族。

而必致醜地。然後快意哉。議者以曲江讖祿山有反相。羞凡器與同列。密啓廷爭。雖古哲人不及。而燕翼無似。終爲餒魂。豈伎心失恕。陰譎最大。雖二美莫贖邪。故其詩云。寂寞韶陽廟。魂歸不見人。案唐書。張曲江有子拯。而不見其他子孫。有朝請張君唐輔來守安州。蓋曲江人也。自稱九齡十世孫。皇祐閒。儂智高亂嶺南。朝廷推恩。凡名舉人者。悉官之。無慮七百人。唐輔在其中。後稍遷。至於牧守。當途諸公。往往以名相之後。稱薦之。夫以夢得去曲江纔五六十年。乃言燕翼無似。豈知數百年後。有十世孫邪。豈夢得困於遷謫。有所激而言邪。是皆不可得而知也。以上皆王說。余攷唐書宰相世系表。九齡之子拯。爲右贊善大夫。拯之子長器。爲長水丞。藏器之子敦慶。爲袁州司倉參軍。敦慶之子景新。景新之子涓。爲嶺南觀察衙推。弟郎。爲湖南鹽鐵判官。涓之子浩。爲仁化令。浩之孫文嵩。監東太倉。自九齡至文嵩。凡八代。仕宦不絕。而劉夢得乃以爲燕翼無似。終爲餒魂。何邪。王彥輔不攷世系表。而以本朝張唐輔爲證。益非矣。

楊文公論千字文之失

楊文公億。以千字文敕散騎常侍員外郎周興嗣次韻。敕字乃梁字傳寫之誤。當時命令尙未稱敕。至唐顯慶中。始云。不經鳳閣鸞臺。不得稱敕。敕之名始定於此。余案敕字。從束。舒欲切。從支。普卜切。音亦。說者曰。誠也。固也。勞也。理也。書也。急也。故古文尙書。敕天之命。惟時惟幾。敕我五典。五惇哉。太史公論堯舜以君臣相敕。惟是幾安。皆用此敕字。而後世遂以勅代之。其失本於唐明皇詔。以隸楷易尙書古文。學者不識古文。自是而始。故宋景文公亦以爲勅之義與徠同。洛代切。後世轉敕以爲勅。非是。故予以爲流俗之

失如此。蔡邕漢制度。天子下書有四。其四曰誡敕。南史周興嗣列傳。亦云敕興嗣與陸倕各製寺碑。則敕出天子。亦云舊矣。而楊文公乃以千字文敕周興嗣次韻。敕字乃梁字傳寫之誤。當時命令尙未稱敕。至唐顯慶中始云。不經鳳閣鸞臺。不得稱敕。敕之字始定於此。且興嗣本傳已云。敕興嗣與陸倕各製寺碑。則何獨疑於千字文之敕乎。此文公一失也。唐劉禕之秉政。得罪武后。而后遣使俾其自裁。禕之自以秉政而未見敕。故禕之自云。不經鳳閣鸞臺。何謂之敕。無不得稱三字。此文公二失也。高宗上元詔曰。詔敕比用白紙。多爲蟲蠹。自今後皆用黃紙。然則書敕用黃紙。上元時已有定旨。兼是漢天子四書之一。敕之名不定於顯慶時。又明矣。此文公三失也。故子以爲先儒之誤者如此。昔者孔子發太山七十二家字。皆不同。故亥二首六身。韓子八。爲公子夏辨。三豕渡河。因知聖賢未始不留意於此。學者其可忽諸。予又案。魏文侯敕倉唐。以雞鳴時至。

劉禹錫誤呼沈雲卿詩爲宋攷功詩

黃朝英細素雜記。論劉禹錫嘉話謂宋攷功詩。有馬上逢寒食。春來不見錫。以爲錫字有來處。取毛詩鄭箋說吹簫賣錫之義。朝英謂嘗見沈雲卿詠驩州不作寒食詩。亦云。海外無寒食。春來不見錫。洛陽新甲子。何日是清明。二詩相類。恨不見宋攷功全篇。予見攷功全篇。蓋攷功未嘗使錫字。而禹錫誤呼雲卿詩爲攷功所作耳。之問詩題。是途中寒食。云。馬上逢寒食。途中屬暮春。可憐江浦望。不見洛陽人。佳期詩題。乃是嶺表逢寒食。云。嶺外逢寒食。春來不見錫。洛陽新甲子。何日是清明。則知使錫字者。佳期所作。況二

韻不同。春與人在十七真。錫與明在十二庚。題目亦異。原其所以。禹錫誤道其名耳。

招提蘭若

高僧傳曰。漢明帝於城門外立精舍。以處摩騰。卽白馬寺是也。名曰白馬者。相傳天竺國有伽藍名招提。其處大富。有惡國王利其財。將毀之。有一白馬繞塔悲鳴。卽停毀。自後改招提爲白馬。諸處各取此名焉。案此則招提名寺。亦已久矣。僧史云。後魏太武皇帝始光元年。創立伽藍爲招提之號。隋大業中。改天下寺爲道場。至唐復爲寺。然宋元嘉之間。招提寺其名尙存。何以見之。蓋褚彥回薨。褚澄以錢一萬一千。就招提寺贖高帝所賜彥回白貉坐褥。則招提名寺。亦襲明帝之事。細素雜記嘗論招提。以謂官賜額者爲寺。私造者爲招提。蘭若。引唐會昌五年七月上都。東都兩處。各留二寺。節度等州各一寺。八月。毀招提。蘭若。四萬餘區。及引元和二年。薛平奏請賜中條山。蘭若。額爲太和寺爲證。如杜牧南亭記。所謂山臺野邑。余嘗以爲此論未然。蓋招提。蘭若之號。自明帝以來。天下之寺。皆曰招提。蘭若。無別名也。故至唐始復爲寺。而國自立寺名以賜之。未及賜者。尙仍舊名。故曰毀招提。蘭若。四萬餘區。皆未嘗有公私之異。

筆談清話載龐莊敏適事是非

筆談載景祐中。審刑院斷獄。有使臣何次公。具獄方進呈。上問名次公者何義。主判官不能對。龐莊敏爲詳議官。越次對曰。漢黃霸字次公。上頷之。異日復進讞。上曰。前時姓龐者何故不來。知院對任滿已出外官。上遽令與在京差遣。俄擢三司判官。慶歷中。遂入相。予攷玉壺清話。因知非莊敏。乃梁適也。清話云。梁

適隨判院盧南金上殿。案中有名次公者。仁宗因問何名次公。南金不能對。適曰。漢黃霸字次公。上曰。卿是何人。曰。詳議官梁適。又問那個梁家。曰。祖灝父固。俱中甲科。上曰。怪卿面貌酷似梁固。他日適奏曰。臣祖父頃事太宗。真宗。不知陛下何以知之。上曰。天章閣有名臣頭子。朕觀之甚熟。適後除記注知制誥。至翰林學士。除目皆自御批。不十年至台輔。二家所說爲不同。然以予觀之。莊敏所見。知於仁宗。不專乎此。以清話所載。梁適爲是。而筆談爲非。可也。

### 寧馨兒

唐張謂詩。家無阿堵物。門有寧馨兒。以寧爲去聲。劉夢得贈日本僧智藏詩云。爲問中華學道者。幾人雄猛得寧馨。以寧爲平聲。蓋王衍傳曰。何物老嫗。生寧馨兒。山濤叱王衍語也。又南史。宋王太后疾篤。使呼廢帝。帝曰。病人閒多鬼。那可往。太后怒。謂侍者取刀來。剖我腹。那得生此寧馨兒。案二說。知晉宋閒以寧馨兒爲不佳也。故山濤。王太后。皆以此爲詆叱。豈非以兒爲非馨香者邪。雖平去兩聲。皆可通用。然張劉二詩。義則乖矣。東坡亦作仄聲。平山臺詩云。六朝文物餘邱壠。空使姦雄笑寧馨。

### 紀聞非溫公所爲

司馬公紀聞載。進士葉適試補監生第一。王介甫愛其所對策。布衣徐禧得洪州進士黃雍所著書。竊其語。上書褒美新法。介甫亦賞其言。皆奏除官。令於中書習學檢正。及介甫出知金陵。吉甫薦二人皆安石素所器重。上召見。適奏對不稱旨。徐禧無學術而口辯。揚眉奮髯。足以動人主意。或問以故事。禧對此非



臣所學。臣所學云云。其說皆雍語也。而蔡承禧收得雍草封上之。承禧又言禧母及妻皆非良家。又言禧前居父喪而博爲吏所捕。因亡命詣闕上書。紀聞以此事得於王熙。溫公著紀聞多得於人言。則有毀者或失其真之說。是非特未定也。或者又以紀聞非公所爲。然後人不能不致疑於其間。最後予讀東坡悼徐德占詩。其序云。余初不識德占。但聞其初爲惠卿所薦。以處士用。元豐五年二月。偶以事至蘄水。德占聞予在傳舍。惠然見訪。與之語。有過人者。是歲十月。聞其遇禍。作詩弔之云。美人種松柏。欲使低蔭門。栽培雖易長。流惡病其根。哀哉歲寒姿。骯髒誰與論。竟爲時所誤。不免刀斧痕。一遣兒女汗。始覺山林尊。從來覓棟梁。未免傍籬藩。南山隔秦嶺。千樹龍蛇奔。大廈若果傾。萬牛何足言。不然老巖壑。合抱枝生孫。死者不可悔。吾將遺後昆。乃知紀聞所傳不足信。

空梁落燕泥

唐劉餗隋唐嘉話載隋煬帝爲燕歌行。羣臣皆以爲莫及。王胄獨不下帝。因此被害。帝誦其句云。庭草無人隨意綠。能復道邪。又唐潘遠紀聞載隋煬帝作詩。有押泥字者。羣臣皆以爲難和。薛道衡後至。詩成。有空梁落燕泥之句。帝惡其出已上。因事誅之。臨刑問復能道得空梁落燕泥否。予攷二事相似。然小說可信者少。及觀五代韋毅所編唐賢才調集詩。其中載劉長卿一詩。別宕子怨。凡十韻。有一聯云。暗牖懸蛛網。空梁落燕泥。與唐潘遠所載道衡詩無異。何邪。以隋書攷之。煬帝嗣位。道衡自襄州總管。轉潘州刺史。歲餘。上表求致仕。帝許以祕書監待之。道衡既至上高帝頌。帝覽之不悅。拜司隸大夫。將置之罪。道衡不

悟。遂因議新令事。付執法勘之。帝令自盡。憲司縊殺之。然則道衡貽怒煬帝。因獻頌所致。況又才調集以爲長卿詩。遠說甚可疑也。又據道衡集亦有此。但名爲昔昔鹽。當是道衡自作。不緣和韻耳。

### 林藻歐陽詹相繼登第

黃朝英緗素雜記云。唐書歐陽詹傳云。閩越地肥衍。有山泉禽魚。雖能通文書吏事。不肯仕宦。及常袞罷宰相。爲觀察使。始擇縣鄉秀民能文詞者。與爲賓主禮。故其俗稍相勸出仕。初詹與羅山甫同隱潘湖。往見袞。袞奇之。辭歸。泛舟飲餞。舉進士。與韓愈李觀李絳崔羣王涯馮宿庾承宣聯第。皆天下選。時稱龍虎榜。閩人第進士自詹始。朝英案黃璞撰閩川名士傳云。江夏子田闕林蘊。泉山銘。鉞。則謂閩川。貞元以前未有文進者也。因廉使李郾公錡興起庠序。請獨孤尙書爲記。中有辭云。縵胡之纓。化爲青襟。其兄藻與其友歐陽詹。覩此耿耿。不怡。十年遂相與爲誓。志求名。繼登上第。是言進士及第始於林藻也。泉山銘。鉞又云。爾何邪。以上皆朝英說。予家有唐趙倬撰唐登科記。嘗試攷之。德宗貞元七年是歲辛未。刑部杜黃裳知貢舉。所取三十人。尹樞爲首。林藻第十一。是榜其後爲宰相者四人。令狐楚竇楚皇甫鏞蕭俛。賦題珠還合浦。詩題青雲干呂。次舉貞元八年是歲壬申。兵部侍郎陸贄知貢舉。所取二十三人。賈稜爲首。歐陽詹第三。人是榜其後爲宰相者三人。王涯李絳崔羣。賦題明水。詩題御溝新柳。然則林藻是貞元七年及第。歐陽詹是貞元八年及第。明矣。泉山銘。鉞云。二人相繼登上第。可謂得實。

### 閩人登第不自林藻

唐人以閩人第進士。自歐陽詹始。予嘗以唐登科記攷之。貞元七年。林藻登第。貞元八年。詹始登第。二人皆閩人。乃知閩人第進士始於藻。已具前說矣。予又讀唐摭言云。神龍二年。閩人薛令之登第。開元中。爲東宮侍讀。時官僚清淡。以詩題於公署。略曰。盤中何所有。苜蓿長闌干云云。上因幸東宮。覽之。索筆判之。曰。若嫌松桂寒。任逐桑榆暖。令之因此謝病東歸。案神龍二年。乃唐中宗時。然則閩人第進士。不惟不始於詹。亦不始於藻。當以薛令之爲始。閩川名士傳所載。與摭言同。唯唐登科記。神龍元年第五十四人有薛全之。令全兩字不同。兼二年與元年亦不同。當以登科記爲是。

辨杜子美詩

杜詩青青竹筍迎船出。日日江魚入饌來。韓子蒼云。舊本日乃白字也。予讀杜放船詩云。青惜峯巒過。黃知橘柚來。乃知子蒼之言可信。然或者云。此詩乃送王十三判官扶侍還黔中。故用孟宗泣筍。姜詩躍鯉事。後漢列女傳。姜詩并妻龐氏。並至孝。母好飲江水。嗜魚膾云云。每旦輒出雙鯉。常以供母膳。其言每旦則日日之意在焉。故姑存之。以俟博識者。

老拳

唐劉夢得嘗讀杜子美義鶻行。巨額拆老拳。疑老拳無據。及讀石勒傳。勒語李陽曰。孤往日厭卿老拳。卿亦飽孤毒手。乃嘆服之。予案五代史。梁太祖讀李襲吉爲晉王所爲通和書云。毒手尊拳。相交於暮夜。金戈鐵甲。蹂踐於明時。嘆曰。李公僻處一隅。有士如此。使吾得之。傅虎以翼也。以石勒傳攷之。尊拳當作老

拳非指劉伶尊拳也。

鑄錢

王觀國學林新編云。唐三百年皆鑄開元通寶。無怪乎此錢之多。至五代。有天祐天福唐國等錢。而本朝專以年號鑄錢。然宋通元寶皇宋元寶。非年號者。宋通乃開寶時所鑄。皇宋乃寶元時所鑄。蓋錢文不可用二寶字。故變其文也。以上皆王說。予攷後魏孝莊時用錢稍薄。高道穆曰。論今據古宜改鑄大錢。又載年號以記其始。然則以年號鑄錢久矣。王說非也。

無恙

高承事物紀原論無恙云。蘇氏演義曰。時人以無憂疾謂之無恙。神異經云。北方大荒中有獸食人。咋人則病。罹人則疾。名曰獺。恙也。常近人村落。入人屋室。皆患之。黃帝殺之。由是北方人得無憂疾。謂之無恙。此乃始也。以上皆高承說。予案顏師古破應仲遠風俗通曰。上古之時。草居露宿。恙。噬人蟲也。善食人心。大患苦之。必相問云。無恙。爾雅云。恙。憂也。楚辭九辨曰。還及君之無恙。此言及君之無憂。漢元帝詔貢禹云。今生有恙。何至不已。乃上疏乞骸骨。此言病何憂不差。而乞骸骨。豈如被蟲食心邪。凡言無恙。謂無憂耳。戰國策。齊威后問使者曰。歲亦無恙邪。民亦無恙邪。說苑。魏文侯語倉唐曰。擊無恙乎。又曰。子之君無恙乎。聘禮亦曰。公問君。賓對。公再拜。鄭注曰。拜其無恙。

子規

鮑彪少陵詩譜論引陳正敏曰。飛鳴之族。所在名呼不同。有所謂脫了衣袴。東坡云。北人呼爲布穀。誤矣。此鳥晝夜鳴。土人云。不能自營巢。寄巢生子。細詳其聲。乃是云。不如歸去。此正所謂子規也。今人往往認杜鵑爲子規。杜鵑一名杜宇。子美亦言其寄巢生子。此蓋禽鳥性有相類者。柳子厚作永州遊山詩云。多秭歸之禽。然秭歸又是蜀中地名。疑其地多此禽也。以上皆鮑說。予案史記歷書曰。昔自在古歷。建正作於孟春。於時冰泮發蟄。百草奮興。秭鳩先澤。注。徐廣曰。秭音姊。鳩音規。子規鳥也。一名鸚鵡。乃知子厚以子規作秭歸。不爲無所本矣。酈道元水經注引袁崧曰。楚屈原有賢姊。聞原放逐。亦來歸。喻令自寬。全鄉人冀其見從。因名秭歸縣。北有原故宅。宅之東北有女須廟。擣衣石猶存。秭與姊同。然則縣之得名秭歸。正以屈原而鮑以爲因禽得名。非也。然晉志建平郡有秭歸縣。注云。故子國。

仲舒策之誤

西漢董仲舒傳對策曰。曾子曰。尊其所聞。則高明矣。行其所知。則光大矣。高明光大。不在乎他。在乎加之。意而已。願陛下因用所聞。設誠於內。而致行之。則三王何異哉。予案曾子書疾病篇曰。言不遠身。言之主也。行不遠身。行之本也。言有主。行有本。謂之有聞。君子尊其所聞。則高明矣。行其所聞。則廣大矣。高明廣大。不在乎他。在乎加之。至而已。然則既稱高。而以明繼之矣。豈可以復言光邪。兼本書首尾。一以聞爲主。知字非是。雖仲舒策亦稱因用所聞以結之。則知字其誤尤分明。如一稱加之意。與至字不內不計利害。惟知字光字於義不可也。曾子書不顯於世。故董策無有知其誤者。不可不辨也。

土偶人與桃梗相語

戰國策。孟嘗君將入秦。止者千數而弗聽。蘇秦欲止之。孟嘗君曰。人事者。吾已盡知之矣。吾所未聞者。獨鬼事耳。蘇秦曰。臣之來也。固不敢言人事也。固且以鬼事見君。孟嘗君見之。謂孟嘗君曰。今者臣來過於淄上。有土偶人與桃梗相與語。桃梗謂土偶人曰。子。西岑之土也。埏子以爲人。至歲八月。降雨下。淄水至。則汝殘矣。土偶人曰。不然。吾。西岑之土也。土則復西岑耳。今子。東國之桃梗也。刻削子以爲人。降雨下。淄水至。流子而去。則子漂漂者將何如耳。今秦四塞之國。譬若虎口。而君入之。則臣不知君所出矣。孟嘗君乃止。又戰國策。蘇秦說李兌曰。願見於前。口道天下之事。李兌曰。先生以鬼之言見我。則可。若以人事。兌盡知之矣。蘇秦對曰。臣固以鬼之言見君。非以人之言也。李兌見之。蘇秦曰。今日臣之來也。暮後郭門藉席。無所得。寄宿人田中。旁有大叢。夜半。土梗與木梗鬪曰。汝不如我。我者乃土也。使我逢疾風淋雨。壞沮。乃復歸土。今汝非木之根。則木之枝耳。汝逢疾風淋雨。漂入漳河。東流至海。汎濫無所止。臣竊以爲土梗勝也。云云。案二事俱載戰國策。俱以爲蘇秦。以予攷之。劉向學博而無統記。亂而不專。是以若此之駁也。方蘇秦爲縱時。乃齊宣王在位。孟嘗君爲相時。乃齊湣王在位。湣王乃宣王子。秦不及見湣王。審矣。安有說孟嘗君之事乎。以此言之。前說之妄可知矣。案史記。孟嘗君將入秦。賓客莫欲其行。諫不聽。蘇代謂曰。今日代從外來。見木偶人與土偶人相與語。木偶人曰。天雨。子將敗矣。土偶人曰。我生於土。敗則歸土。今天雨。流子而行。未知所止息也。今秦虎狼之國也。而君欲往。如有不得還。君得無爲土偶人所笑乎。孟嘗

君乃止。以此知說孟嘗君者，蘇代也，非秦也。代襲秦說李兌之辭耳。劉向失於鹵莽故也。

喻氏姓

芸閣姓苑云：喻氏出汝南。其先帝顓頊之苗裔。周文王之裔緒。左傳：鄭公子渝彌爲周司徒。後立別族爲渝氏。歷秦漢至景帝皇后諱志，字阿渝。中元二年避諱，改水爲口，因爲喻氏。元和姓纂云：喻見姓苑，亦音樹。南昌姓苑云：南昌有喻氏。東晉有喻歸，撰西河記三卷。子案南史：陳慶之傳云：梁世寒門達者，唯慶之與俞藥。藥初爲武帝左右，帝謂曰：俞氏無先賢，世人云俞賤，非君子所宜。改姓喻。藥曰：當令姓自於臣，然藥竟不知中元二年避諱改喻邪。

蔡字有四義

王觀國學林新編辨蔡字有四義。大蔡，龜名也。蔡叔，國名也。左傳：昭公元年，周公殺管叔而蔡蔡叔。杜預曰：蔡，放也。禹貢曰：二百里蔡。孔安國曰：蔡，法也。子案：孔穎達曰：周公殺管叔而蔡蔡叔，蔡字，蔡字耳。隸書改作遂，失本體。說文曰：蔡，散之也。從米，殺聲。然則蔡字，殺下米也。蔡爲放散之義，故訓爲放也。後世蔡字不可識。寫者轉而爲蔡字，至重爲兩蔡字以讀之。故音爲素葛切。尙書：蔡仲之命云：周公乃致辟管叔於商。囚蔡叔於郭鄰。孔安國云：囚，謂制其出入。郭鄰，中國之外地名。是放蔡叔之地。然則王觀國之見雷同以蔡爲蔡，不可不辨。

王觀國學林新編曰。春秋昭公二十五年左氏傳。季郈之雞鬪。季氏介其雞。郈氏爲之金距。杜預注曰。擣芥子播其羽。或曰。以膠沙播之爲介雞。觀國案史記魯世家曰。季氏與郈氏鬪雞。季氏芥雞羽。郈氏金距。司馬遷改介爲芥。而杜預用其說以訓左傳耳。觀國案介與芥不通用。介者介胄之介也。其介雞者。爲甲以蔽雞之臆。則可以禦彼之金距矣。司馬遷誤改介爲芥。而杜預循其誤。旣自以爲疑。又增膠沙之說。夫以膠夾沙而播其羽。是自累也。又烏能勝彼雞。以上皆王說。予案杜預以介爲芥。蓋用司馬遷之說。賈逵亦嘗取此說。至於以膠沙播羽。則孔穎達以爲以膠塗雞之足爪。然後以沙糝之。令其澀。得傷彼雞也。然其說皆非是。予案高誘注呂氏春秋云。鎧著雞頭。鄭衆曰。介甲也。爲雞著甲。蓋雞之鬪所傷者頭。以鎧介著之是矣。而觀國謂爲甲以蔽雞之臆。蓋不知高誘之注。及不知物理。夫雞之鬪。其利害不在於臆也。兼亦不見鄭注。

精舍

王觀國學林新編曰。晉書。孝武帝初奉佛法。立精舍於殿內。引沙門居之。因此世俗謂佛寺爲精舍。觀國案古之儒者。教授生徒。其所居皆謂之精舍。故後漢包咸傳曰。咸往東海立精舍講授。又劉淑傳曰。隱居立精舍講授。又檀敷傳曰。立精舍教授。又姜肱傳曰。盜就精廬求見。注曰。精廬卽精舍也。以此觀之。精舍本爲儒士設。至晉孝武立精舍以居沙門。亦謂之精舍。非有儒釋之別也。以上皆王說。予案三國志注引江表傳曰。于吉來吳立精舍。燒香讀道書。製作符水以療病。然則晉武以前。道士亦立精舍矣。



# 能改齋漫錄卷五

藝誤

羊舌族氏

歐陽詢藝文類聚羊門記一事云。昔有攘羊者。以羊頭遺晉叔向。向母埋之不食。後三年。攘羊事發。追捕向家。檢羊骨肉都盡。惟有舌存。國人異之。遂以羊舌爲族。不記所出。予案叔向得姓久矣。蓋詢所聞之誤也。春秋左氏傳。閔公二年。晉羊舌大夫爲軍尉。杜預注曰。羊舌大夫。叔向祖父也。孔穎達曰。此人生羊舌職。職生叔向。故爲叔向祖父。譜云。羊舌氏。晉之公族。羊舌。其所食邑也。或曰。羊舌氏。姓李名果。有人盜羊而遺其頭。不敢不受。受而埋之。後盜羊事發。辭連李氏。李氏掘羊頭而示之。以明己不食。惟識其舌。舌存。因得免。號曰羊舌氏也。

胡笳十八拍

王觀國學林新編曰。秦甫思紀異錄云。琴譜胡笳曲者。本昭君見胡人卷蘆葉而吹之。昭君感焉。爲製曲。凡十八拍。觀國以爲董祀妻蔡琰文姬爲胡騎所獲。歸作詩二章。今世所傳胡笳曲十八拍。亦用文姬詩中語。蓋非文姬所撰。乃後人所撰。以詠文姬也。紀異謂昭君製曲則誤矣。王荊公作集句胡笳曲十八拍。首言中郎有女能傳業者。亦詠蔡文姬也。王昭君未嘗有胡笳曲傳於世。以上皆王說。予案琴集曰。大胡

笳十八拍。小胡笳十九拍。並蔡琰作。及案蔡翼琴曲。有大小胡笳十八拍。沈遼集世名流家聲。小胡笳。又有契聲一拍。共十九拍。謂之祝家聲。祝氏不詳何代人。李良輔廣陵止息譜序曰。契者。明會合之至理。殷勤之與也。李肇國史補曰。唐有董庭蘭善沈聲。蓋大小胡笳云。以此校之。觀國謂非文姬所撰。亦非矣。予又案謝希逸琴論曰。平調明君三十六拍。胡笳明君二十八拍。清調明君十三拍。閒絃明君十九拍。蜀調明君十二拍。吳調明君十四拍。杜瓊明君二十一拍。凡有七曲。然則明君亦有胡笳。但拍數不同耳。庾信詩云。方調琴上曲。變入胡笳聲。觀國謂昭君不能製曲。又非也。

羽林名軍

漢書武帝太初元年。初置建章營騎。後更名羽林騎。屬光祿勳。又取從軍死事之子孫。養羽林。官教以五兵。號羽林孤兒。顏師古曰。羽林。宿衛之官。言其如羽之疾。如林之多。一說。羽所以爲主之羽翼也。予以顏說爲非。案晉志。羽林軍四十五星。在營室南。一曰天軍。主軍騎。則漢名軍以羽林。法天文耳。

行李

唐李濟翁資暇集論行李云。李字除果。名地名。人姓之外。更無別訓義也。左傳。行李之往來。杜不研窮意。義遂注云。行李。使人也。遂俾今見遠行約束次第。謂之行李。而不悟是行使爾。案舊文使字作宰。傳寫之誤。誤作李焉。舊文使字山下人。人下子。以上皆濟翁說。予案左氏僖公三十年。若舍鄭以爲東道主。行李之往來。共其乏困。杜預注云。行李。使人。襄公八年。亦不使一介行李。告于寡君。杜預注云。一介。獨使也。行

李行人也。昭公十三年。行理之命。無月不至。杜預注云。行理。使人通聘問者。蓋李理字異。爲義則同。周語。行理以節逆之。賈逵云。理。吏也。小行人也。孔晁注國語。其本亦作李字。注云。行李。行人之官也。然則兩字通用。本多作理。訓之爲吏。故爲行人使人。濟翁以李字作使。而專以爲使是矣。若行理之命。亦可以一例作李字乎。殊不知李理字通用。故管子五行篇曰。黃帝得后土。而辨於北方。故使爲李。又曰。冬李也。注云。李。獄官也。乃知古昔多以李爲理。

### 以言餽之

王觀國學林新編。以孟子曰。是以言餽之也。趙岐曰。餽。取也。孫奭音義。以古書等並無此餽字。郭璞方言。音忝。謂挑取物也。觀國以玉篇有之。達兼切。古甜字。字書非無此字。第于孫義不合。爾予以爲不然。璞文在前。則玉篇不足道矣。玉篇所收字。乃晉魏以來續撰者。案管子地數篇。管子曰。十口之家。十人啗鹽。百口之家。百人啗鹽。此啗字與餽字雖異。其義則一。何者。均以口舌取物而已。古書字多借用。難可一概論也。廣韻乃以啗音火决切。息尤無義。

### 湘君湘夫人

樂府敍篇云。洞庭之山。帝之二女居之。郭璞云。天帝之女。處江爲神。卽列仙傳所謂江妃二女也。劉向列女傳。帝堯之二女。長曰娥皇。次曰女英。堯以妻舜于媯汭。舜旣爲天子。娥皇爲后。女英爲妃。舜死于蒼梧。二妃死于江湘之間。俗謂之湘君。湘中記曰。舜二妃死爲湘水神。故曰湘妃。韓愈黃陵廟碑曰。秦博士對

始皇帝云。湘君者。堯之二女。舜妃者也。劉向鄭康成亦皆以二妃爲湘君。而離騷九歌。既有湘君。又有湘夫人。王逸以爲湘君者。自其水神而言。湘夫人乃二妃。璞與逸俱失也。堯之長女娥皇。爲舜正妃。故曰君。其次女女英。自宜降曰夫人也。故九歌謂娥皇爲君。女英爲帝子。各以其盛者推言之也。禮有小君。明其正自得稱君也。以上皆樂府鼓篇。余嘗攷之。若鼓篇以郭璞王逸爲失者甚當。然山海經列仙傳湘中記。韓愈碑。亦未爲得。案禮檀弓曰。舜葬于蒼梧之野。蓋三妃未之從也。故康成注曰。帝嚳立四妃。象后妃四星。其一明者爲正妃。餘三小者爲次妃。帝堯因焉。至舜不告而娶。不立正妃。但三妃而已。謂之三夫人。離騷所歌湘夫人。舜妃也。夏后氏增以三。三而九。合十二人。春秋說云。天子娶十二。卽夏制也。凡康成之論。本取帝王世紀耳。世紀云。長妃娥皇。無子。次妃女英。生商均。次妃癸比。生二女。宵明。燭光是也。乃知康成所注爲有據依。又案秦紀云。死而葬焉。今王逸乃以爲溺死。益非矣。諸人皆以爲二女。當以檀弓世紀有三妃爲正。

## 長頸高結喉

韓退之石鼎聯句詩序曰。彌明貌極醜。白鬚黑面。長頸而高結喉中。又作楚語。洪慶善云。張右史本無高字中。只是長頸而結喉。又作楚語。以予攷之。張本非也。予案揚雄蜀紀曰。蜀之先代人。椎結左語。不曉文字。故左思魏都賦。斥蜀云。或魑髻而左言。或鏤膚而鑽髮。古多借字。以魑爲椎。以結爲髻。故退之序長頸而高結句。始于此。蓋言髻之高也。後漢東夷傳云。魁頭露紒。章懷注云。魁頭。猶科頭也。謂以髮縈繞成

科結也。紒音計。史記朝鮮傳。魁結。蠻夷服。前漢朝鮮傳。椎結。蠻夷服。一以爲魁結。一以爲椎結。一以爲魁紒。然則魁椎魁一音。紒髻結亦一音。魁有高之義。章懷以魁頭爲科頭。其論太執矣。後之學者。多不讀古文。往往去高字。而止以爲結喉。故其誤甚明。劉向列女傳。齊鍾離春。無鹽女。宣王后也。爲人極醜。昂鼻結喉。雖有結喉。而退之序不本此。

### 颼風

離騷曰。盜颼風兮上征。左太冲吳都賦曰。翼颼風之颼颼。班固曰。颼。疾也。然則颼風者。疾風也。謝元暉郡齋呈沈尚書詩云。珍簾清夏室。輕扇動涼颼。謝靈運初發石頭城詩云。出宿薄京畿。晨裝搏曾颼。注曰。曾颼。高風也。二謝以颼爲風。何邪。

### 揚雄作甘泉賦明日遂卒

唐李善注揚子雲甘泉賦。引桓譚新論曰。雄作甘泉賦一首。始成。夢腸出。收而內之。明日遂卒。此說非也。予案。孝成帝行幸甘泉。據漢紀及賦序。並是正月行幸甘泉。揚雄死于王莽天鳳五年。經歷哀平兩帝。年代甚遠。安有賦成明日遂卒之說。李善竟不排之。而反以爲證。何邪。

### 三焦

蘇黃門子由龍川略志曰。古說左腎其府膀胱。右腎命門。其府三焦。丈夫以藏精。女子以繫包。以理推之。三焦當如膀胱。有形質可見。而王叔和言三焦有名無狀。不亦大謬乎。蓋三焦有形如膀胱。故可以藏有。

所繫。若其無形。尙何以藏繫哉。且其所以謂之三焦者。何也。三焦分布人體中。有上中下之異。方人心湛寂。慾念不起。則精氣散在三焦。榮華百骸。及其慾念一起。心火熾然。翕撮三焦精氣入命門之府。輸寫而去。故號此府爲三焦耳。世承叔和之謬而不悟。可爲長太息也。子由自言得其說於名醫單驥。然予案漢班固所纂白虎通。其論情性篇云。六府者。何謂也。謂大腸小腸胃膀胱三焦膽也。府者。謂藏宮府也。故禮運記曰。六情所以扶成五性也。胃者。脾之府也。脾主稟氣。胃者。穀之委也。故脾稟氣也。膀胱者。腎之府也。腎者。主瀉膀胱。常能有熱。故先決難也。三焦者。包絡府也。水穀之道路。氣之所終始也。故上焦若竅。中焦若編。下焦若瀆。膽者。肝之府也。肝者。木之精也。主仁。仁不忍。故以膽斷也。據此。則三焦者。有形狀久矣。叔和旣不能察。而子由亦偶忘之邪。

## 鹽鹽

左氏傳。成公六年。晉人謀去故絳。諸大夫皆曰。必居郇瑕氏之地。沃饒而近鹽。杜預注曰。郇瑕。古國名。河東解縣西北有郇城。鹽。鹽也。猗氏縣鹽池是。孔穎達正義曰。說文云。鹽。河東鹽池。字從鹽省。古聲。然則鹽是鹽之名。鹽雖是鹽。唯此池之鹽。獨名爲鹽。餘鹽不名鹽也。陸德明釋音云。音古。鹽也。予案古今文士用鹽字。無鹽鹽之別。雖魏都賦。墨井鹽池。元滋素液。政用鹽池事。亦作鹽字。又何邪。管子書地數篇曰。楚有汝漢之金。齊有渠展之鹽。燕有遼東之煮。亦只作鹽字。漢書亦然。當俟博識者。杜子美鹽井詩云。鹵中草本白。青者官鹽煙。杜田補遺曰。許慎說文云。鹵。鹽池也。東方謂之斥。西方謂之鹵。又漢宣帝紀。帝常困於

蓮勺鹵中注如瀆曰。蓮勺縣有鹽池。縱橫十餘里。其鄉人名鹵中。師古曰。今在櫟陽縣東。予又案呂氏春秋稱魏文侯時。吳起爲鄴令。引漳水以灌田。民歌之曰。決漳水兮灌鄴旁。終古斥鹵生稻粱。然則鹹薄之地名爲斥鹵。故禹貢云海濱廣斥。左傳表瀆鹵是也。瀆鹵地薄。收穫常少。故表之。輕其賦稅。予以是知如鹽如鹹字。皆從鹵也。故鹵亦作鹽。其說庶幾是乎。

不佞者不才也

佞者才也。不佞者不才也。左傳成公十六年。范文子曰。諸臣不佞。杜預注曰。佞才也。服虔亦曰。不佞不才也。論語不有祝鮀之佞。而有宋朝之美。難乎免於今之世矣。孔子亦以衛靈公之不亡者。以有祝鮀等耳。攷左氏傳。鮀之排難解紛。賢者也。晉王沈爲豫州刺史。至鎮下教。乃曰。達幽隱之賢。去祝鮀之佞。云云。蓋沈未深於論語也。

嬙者禁中婦官

應劭注元帝詔曰。王嬙。王氏女。名嬙。字昭君。予以爲非是。蓋昭君不名嬙。嬙乃禁中婦官耳。案周禮。天子有九嬪。嬪亦是婦官。春秋昭公三年左傳。齊侯晏嬰請繼室於晉。曰。擇之以備嬪嬙。寡人之望也。杜預注曰。嬪嬙是婦官。又哀公元年左傳。說夫差宿有妃嬙。嬪御焉。然則應解以嬙爲昭君之名。誤矣。漢書亦止云元帝以後宮良家子王嬙。字昭君。賜單于。不斥爲名也。然古本漢書皆作此嬙字。何邪。

黃帝炎曲炎當作鹽

沈存中筆談曰。頃年王師南征。得黃帝炎一曲於交趾。乃杖鼓曲也。炎或作鹽。唐曲有突厥鹽。阿鵠鹽。施肩吾詩云。顛狂楚客歌成雪。嫵媚吳娘笑是鹽。蓋當時語也。今杖鼓譜中有炎杖聲。以上皆筆談。予案隋書樂志云。其舞曲有疏勒鹽。古樂府集。隋薛道衡有昔昔鹽樂苑云。昔昔鹽羽調曲。唐亦爲舞曲。昔一作析。唐趙嘏廣之爲十一章。然則以鹽名曲。自隋已有。存中以爲唐世非也。攷唐書禮樂志及通曲。皆不具此曲名。唯杜佑理道要訣云。天寶十三載七月。改諸樂名。太簇宮時號娑陀調。鶴鳴鹽改爲白鶴鹽。太簇商時號大石調。野鵲鹽改爲神鵲鹽。太簇羽時號般涉調。大序鹽。中呂商時號雙調。神雀鹽。有此四曲。凡存中所謂阿鵠鹽在焉。然突厥鹽者。豈非隋志疏勒鹽也。予又案張芸叟南遷錄。載其以元豐中至衡山謁嶽祠。有樂工六十四人。隸祠下。每歲立夏之日。致祠潭州通判與縣官備三獻。奏曲侑神。初曰蘇合香。次曰皇帝鹽。終曰四朵子。三曲皆開元中所降也。至今不廢。器服音調。與今不同。然其曲甚長。自四更始奏。至旦方罷。祠官頗以爲勞。多從殺減。然則存中以黃帝炎因近年征交趾而得之。蓋不知南嶽有此舊曲也。然芥室詩話以鹽者有味之謂。

天子呼來不上船

唐范傳正作李白墓碑云。明皇泛白蓮池。公不在宴。皇情旣洽。召公作序。時公已被酒於翰苑中。乃命高將軍扶以登舟。優寵如是。杜子美八仙歌云。天子呼來不上船。自稱臣是酒中仙。蓋謂此也。王立之詩話。以夏彥剛云。蜀人以襟領爲船。不知何所據也。謝逸作逸軒詩云。太白列仙人。名綴雲房籍。又云。朝衫不



上船拜舞墮巾幘。皆承彥剛之誤也。

### 牛僧孺聰明臺

國史劉沆列傳。曾南豐撰云。沆。吉州永新人。曾祖景洪。事楊行密爲江西牙將。有彭玕者。據州稱太守。脅景洪附湖南。僞許之。復以州歸行密。遂不仕。嘗謂人曰。我不從彭玕。當活萬餘人。後必有隆者。因名所居山曰後隆山。山有唐牛僧孺讀書堂故基。卽其上築臺曰聰明臺。沆母夢牛相公來而生沆。以上皆列傳所載。予案江南野史彭昌傳云。初唐相牛僧孺。其祖遠仕交廣。罷秩還。至郴衡間。爲山賊所剽掠。唯僧孺母子獲存。遂亡入江南。止於廬陵禾川。迨長。爲母所訓。遂習先業。縣之北有山名絮芋源。下有古臺。故老傳爲聰明臺。其下有湧水曰聰明泉。古今學者多此成業。僧孺乃舍其上而肄業。迨十數年。博有文學。會母死。遂葬於縣之西南才德鄉太學里。旣隨計長安。以文投韓退之。皇甫湜爲知遇。由是擢上第。不十數年。累秩輔相。時彭昌四世祖居於僧孺墓之側。應諸科舉。至京師。僧孺聞而引與見。問其墳陵。彭氏幼而不知。默不能對。及歸。爲修其塋。會僧孺罷相。出鎮襄陽。未幾暴薨。故其墳未曾封。至今本縣圖經。但載聰明泉側有牛相讀書堂。餘址尙存。野史本言州人龍袞所撰。或得其真。今沆傳以祖景洪卽其上築臺。曰聰明臺。誤也。野史以爲故老相傳爲聰明臺耳。此國史之失也。予又案唐杜牧所撰僧孺墓誌。敘曰。公孤始七歲。長安南下杜樊鄉東。祖文安侯。有隋氏賜田數頃。書千卷。尙存。公年十五。依以爲學。不出一室。數年業就。名聲入都中。故丞相韋執誼命柳宗元。劉禹錫訪公於樊鄉。公乘驢至門。遂登進士第。今野史

以僧孺肄業於聰明臺十數年。會母死。葬於彼。因隨計長安。擢上第。誤也。墓誌以爲七歲而孤。至年十五。依樊鄉以爲學。及其上第。亦自樊鄉出焉。此野史之失也。予又案墓誌曰。除河南尉。拜監察御史。丁母夫。人憂。制終。復拜監察御史。今野史乃以僧孺母死在未第之前。此又野史之失也。予又案墓誌曰。僧孺以大中二年薨於東都城南別墅。今野史乃以僧孺罷相出鎮襄陽。未幾暴薨。此又野史之失也。

又元集載杜甫杜誦詩

唐人有又元集三卷。杜甫七首。杜誦一首。各在上卷。其杜誦一首。乃是哭長孫侍御。道爲詩書重。名因賦頌雄者。今子美集亦有此詩。恐是編者之誤。然誦名不顯。不知孰是。第四句憲府舊乘驄。又元集以舊作近。

柳子厚謂李義府爲大臣

柳子厚裴瑾崇豐二陵集禮後序曰。自開元制禮。大臣諱避。去國恤章。而山陵之禮。遂無所執。世之不學者。乃妄取預凶事之說。而大典闕焉。以上皆柳說。予案舊唐書李義府傳云。初五禮義注。自前代相沿。吉凶畢舉。太常博士蕭楚材。孔志約。以皇室凶禮。爲預備凶事。非臣子所宜言之。義府深然之。於是悉刪而焚焉。然則義府爲相。乃高宗之初。非開元矣。子厚唐人。不應其誤如此。

山有猛獸藜藿爲之不采

西漢宣帝時。諫大夫鄭昌上書。頌蓋寬饒曰。山有猛獸。藜藿爲之不采。國有忠臣。奸邪爲之不起。案淮南

子云。山有猛獸。林木爲之不斬。園有螿蟲。藜藿爲之不采。鄭昌所言。本此淮南厲王。武帝時人。然昌所言。爲誤。蓋藜藿乃園中之物。而猛獸則伏於山。故林木可稱不斬。而不可稱不采也。

### 反正

國史韓熙載傳。熙載建議。古者帝王。已失之。已得之。謂之反正。非我失之。自我得之。謂之中興。予案漢高祖紀。羣臣曰。帝起細微。撥亂世。反之正。師古曰。反。還也。還之於正道。乃知熙載失言。

### 息婦新婦

王彥輔塵史辨誤門云。呂氏春秋。白圭新與惠子相見。惠子說之。彊惠子出。白圭告人曰。有新取婦者。豎子操蕉火而鉅。新婦曰。蕉火大鉅。今惠子遇我。尙新。其說我大甚者。惠子聞之。曰。何事比我於新婦乎。案今之尊者。斥卑者之婦。曰新婦。卑對尊稱其妻。及婦人自稱者。則亦然。然則世人之語。豈無稽哉。而不學者。輒易之曰息婦。又曰室婦。不知何也。以上皆王說。予案戰國策。衛人迎新婦。婦上車。問驂馬。誰馬也。御曰。借之。新婦謂僕曰。拊驂無咎。服車至門。扶教送母。曰。滅竈將失火。入室見曰。徒之牖下。妨往來者。主人笑之。此三言者。皆要言也。然而不免爲笑者。早晚之時失也。高誘注曰。雖要。非新婦所宜言也。然則彥輔辨息婦之誤。而不及此者。豈偶忘之邪。

### 五行無絕理

今諸命書。如唐李虛中本朝林開之。大論五行十二位。自長生沐浴冠帶臨官衰旺老病死墓絕胎養。配

於子丑十二辰。以見五行生壯老。然予嘗疑五行無絕之之理。蓋本於京房易傳寫之誤耳。京氏曰。四絕者。已爲水土絕。申爲木絕。亥爲火絕。寅爲金絕。且五行本乎陰陽。使世一日而無陰陽。其可乎。則五行決無絕之之理。蓋絕乃系包字傳寫之誤。乃兩字合爲一耳。嘗攷唐左拾遺李鼎祚所修梁元帝陳樂產唐呂才六壬書。名連珠集。其論五行之所始終。一曰水。其系包在巳。其胎在午。其養在未。其生在申。其沐浴在酉。其冠帶在戌。其臨官在亥。其旺在子。其衰老在丑。其病在寅。其死在卯。其入墓在辰。至於火則曰。其系包在亥。至於木則曰。其系包在申。至於金則曰。其系包在寅。凡巳申亥寅。各稱系包之所在。蓋五行既墓。其生也必有萌芽以先之。故始有所系而繼之以胎。以明無絕之之理。其義甚明。且黃帝八五經五行十二變篇云。一變而生。二變而浴。三變而冠。四變而臣。五變而君。六變而委。七變而病。八變而死。九變而藏。十變而止。十一變而渾。十二變而育。止而渾。渾而育。育而生。晝運齊。日夜連擬星。五吉七凶。自然之經。且止者系包也。渾者胎也。育者養也。其言晝夜之運。則無絕之之理。系包本兩字。後人傳寫失真。合而爲一。今不取。

丁產簿書言丁推

畢仲詢幕府燕談錄云。今之州縣。造丁產簿書言丁推者。其推字殊無意義。當爲稚字。言其童稚未成也。蓋唐避高宗廟諱。治與稚音同。故改作推。又宋敏求春明退朝錄云。吳正肅言律令有丁推。推字不通少壯之意。當是丁稚。唐以大帝諱避之。損其點畫。予以二公言非是。且推者。推排之意。擇其及丁而升之。

故至今州縣謂之推排其義甚明

涼風消息幾時來

古今詩話云太祖采聽明遠每邊事纖息必知有閒者自蜀還上問劍有外何事閒者曰但聞成都滿城誦朱山長苦熱詩曰煩暑鬱蒸無處避涼風清冷幾時來上曰此蜀民思吾來伐也然予嘗攷陸台符岷山異事云梓潼山人李堯夫吟詠尤尙譏刺謁蜀相李昊昊戲曰何名之背時邪堯夫厲色對曰甘作堯時夫不樂蜀中相因是堯夫爲昊所擯知蜀主國柄墮紊生民肆擾吟苦熱詩云炎暑鬱蒸無處避涼風消息幾時來以是知此兩句乃李堯夫詩非朱山長也清冷兩字不逮消息遠甚堯夫又有大內盆池詩云向外疑無地其中別有天蜀平後贈滕白郎中詩云方外與誰爲道友關東獨自占詩家譏滕入蜀不得名詩家惟堯夫耳

誤認黃華作菊華

袁州自國初時解額以十三人爲率仁宗時查拱之郎中知郡日因秋試進士以黃華如散金爲詩題蓋取文選詩青條若總翠黃華如散金是也舉子多以秋景賦之惟六人不失詩意由是只解六人後遂爲額無名子嘲之曰誤認黃華作菊華

大小姑山彭郎磯

歐公歸田錄云江南有大小孤山在江水中巍然獨立而世俗轉孤爲姑江側有一石磯謂之澎浪磯遂

故至今州縣謂之推排其義甚明。

涼風消息幾時來

古今詩話云太祖采聽明遠每邊事纖息必知有閒者自蜀還上問劍有外何事閒者曰但聞成都滿城誦朱山長苦熱詩曰煩暑鬱蒸無處避涼風清冷幾時來上曰此蜀民思吾來伐也然予嘗攷陸台符岷山異事云梓潼山人李堯夫吟詠尤尙譏刺謁蜀相李昊昊戲曰何名之背時邪堯夫厲色對曰甘作堯時夫不樂蜀中相因是堯夫爲昊所擯知蜀主國柄墮紊生民肆擾吟苦熱詩云炎暑鬱蒸無處避涼風消息幾時來以是知此兩句乃李堯夫詩非朱山長也清冷兩字不逮消息遠甚堯夫又有大內盆池詩云向外疑無地其中別有天蜀平後贈滕白郎中詩云方外與誰爲道友關東獨自占詩家譏滕入蜀不得名詩家惟堯夫耳。

誤認黃華作菊華

袁州自國初時解額以十三人爲率仁宗時查拱之郎中知郡日因秋試進士以黃華如散金爲詩題蓋取文選詩青條若總翠黃華如散金是也舉子多以秋景賦之惟六人不失詩意由是只解六人後遂爲額無名子嘲之曰誤認黃華作菊華

大小姑山彭郎磯

歐公歸田錄云江南有大小孤山在江水中巍然獨立而世俗轉孤爲姑江側有一石磯謂之澎浪磯遂

轉爲彭郎磯云。彭郎者小姑婿也。余嘗過小孤山廟像乃一婦人而敕額爲聖母廟。豈止俚俗之謬哉。以上皆歐公語。予嘗案南唐陳致雍撰曲臺奏議集。徐鍇爲序。其間一首云。正大姑山小姑山神像曰。准祠部牒。據彭澤鎮申大姑小姑乞改神儀者。大孤山釋山云。獨山曰蜀蜀孤也。今下民譌言穿鑿浮僞。作爲淫祀。何所尙哉。必也正名於義安取。且山川之神博施於民。有功則祀之。其或名山大川能興雲雨。水旱雩禱於斯不替。其可廢哉。彭澤鎮所申改正甚允。中所安排神儀部伍典或不載。但依常式。去婦人位。立山神廟貌。予乃知南唐已嘗討論改正。至本朝因循既久。又復婦人像而敕額。至以聖母爲稱。其鹵莽會不若南唐也。

打字從手從丁

歐公歸田錄云。今世俗言語之譌。而舉世君子小人皆同其謬。唯打字耳。其義本謂攷擊。故人相毆。以物相擊。皆謂之打。而工造金銀器亦謂之打。可矣。蓋有槌擊之義。至於造舟車者曰打船打車。網魚曰打魚。汲水曰打水。役夫餉飯曰打飯。兵士給衣糧曰打衣糧。從者執傘曰打傘。以糊黏紙曰打糊。以尺丈量地曰打量。舉手試眼之昏明曰打試。至於名儒碩學。語皆如此。觸事皆謂之打。以上皆歐公語。予嘗攷釋文云。丁者當也。打字從手從丁。以手當其事者也。觸事謂之打。於義亦無嫌矣。夫豈歐公偶忘釋文云邪。予嘗見宋景文公云。凡義有未通者。當以偏旁攷之。予於打字得之矣。

真宗未嘗耕耜

李邦直修都城記序真宗勳德曰東祀耕藉賜酺真宗朝未嘗耕藉

### 張良封留

漢高帝封功臣張良曰臣願封留足矣不敢當三萬戶乃封良爲留侯留在徐州沛縣今留城鎮占地狹人民寡有留侯廟存焉或以陳留爲子房所封廟貌甚嚴誤也

### 伏波將軍廟

後漢馬援及路博德俱有功於南方仍皆爲伏波將軍嶺外有伏波將軍廟莫能定其名政和中修九域圖志遂以雙廟爲例祀兩神

### 諾皋

姚寬西溪叢語云段成式酉陽雜俎有諾皋記又有支諾皋意義難解春秋左氏傳襄公八年秋齊侯伐我北鄙中行獻子將伐齊夢與厲公訟弗勝公以戈擊之首隊於前跪而戴之奉以走見梗陽之巫皋他日見於道與之言同巫曰今若有事於東方則可以逞獻子許諾疑此事也晁伯宇談助云靈奇祕要辟兵法正月上寅日禹步取寄生木三呪曰喏皋敢告日月震雷令人無敢見我我爲大帝使者乃斷取五寸陰乾百日爲簪二七循環乃還著人中人不見晁說非也以上皆叢語余以叢語未盡得之蓋段氏所載皆鬼神事雖獻子所夢有巫名皋而獻子諾之是信皋所言之意亦似可證然葛洪抱朴子內篇載遁甲中經曰往山林中當以左手取青龍上草折半置蓬星下歷明堂入太陰中禹步而行三呪曰諾皋太



陰將軍獨開會孫王甲勿開外人使人見甲者以爲束薪不見甲者以爲非人則折所持之草置地上左手取草以傅鼻人中右手持草自蔽左手著前禹步而行到六癸下閉氣而往鬼不能見也以是知諾皋乃太陰之名太陰者乃隱形之神晁氏不無所本二說皆可取今發明於此

老子與佛生日

唐明皇以任之良之言遂以二月十五日爲老子生日殊不知周以建子爲正唐以建寅爲正失之矣後世多以四月八日爲佛生日亦類此

褙襖子

豫章次韻錢穆父贈松扇詩云可憐遠度幘溝漉過堪今時褙襖子釋名云褙襖子不曉事之稱也出晉程曉詩見藝文類聚初學記二書其詩云平生三伏時道路無行車閉門避暑臥出入不相過今世褙襖子觸熱到人家主人聞客來嘸整奈此何搖扇胛中疼流汗正滂沱傳誠諸高明熱行宜見訶藝文初學二書所載無少異惟太平廣記載啓顏錄有晉程季明嘲熱客詩曰平生三伏時道路無行車閉門避暑臥出入不相過今代愚癡子觸熱到人家主人聞客來嘸整奈此何謂當起行去安坐正咨嗟所說無一急嗒嗒吟何多搖扇胛中疼流汗正滂沱莫謂爲小事亦是一瑕傳誠諸朋友熱行宜見呵此詩比前本多三韻意前二本非全文也一以爲褙襖子一以爲愚癡子其末又以訶爲呵當有辨其非是者其曰程季明是曉之字然晉書無傳魏志有傳宋景文本多字韻下有兩句云疲倦向之久甫問君極那

傅元兩儀詩

藝文類聚載晉傅元兩儀詩曰。兩儀始分。元氣上清。列宿垂象。六位時成。日月西邁。流景東征。悠悠萬物。諸品齊名。聖人憂世。實念羣生。初學記亦載傅元兩儀詩云。兩儀既分。元氣清。列宿垂象。六位成。日月西流。景東征。悠悠萬物。殊品名。聖人憂代。念羣生。據此詩乃七言。柏梁體。不知與前四言不同。何邪。

假藉字

漢書朱博傳贊曰。又見孝成之世。委任大臣。假借用權。顏師古曰。假音休。假藉音以物借人之借。又漢書音義曰。鄭氏云。假藉音以物借人之借。案漢書本多作借字。晉灼曰。若作借字。則無煩云以物借人之借。爲作藉字。所以有音。此論極當。蓋古正文無多。多假借字以用耳。然戰國策荊軻曰。願大王少假借之。止用此假借字。

八米八采

唐張祐寄盧載詩。少見雙魚信。多聞八米詩。用北史文宣帝崩。朝士各作挽歌十首。擇其善者而用之。魏收陽休之祖孝徵等。不過得一二首。惟思道獨有八篇。故時人稱爲八米。盧郎。隋書思道傳亦同。嘗疑八米無義。不可曉。偶閱孔毅父續世說。所載與史不同。仍非米字。其說云。北齊文宣帝崩。當時文士各作挽辭十首。擇其善者而用之。魏收陽休之祖孝徵。不過得一二首。惟盧思道獨得八首。時號八采。盧郎。劉逖亦只二首中選。中書郎李愔戲逖云。盧八問訊。劉二。逖銜之。武成時。逖典機密。以事中愔。武成大怒。大加

鞭朴。逖喜復前憾。曰高槌兩下。執鞭一百。何如呼劉二時云云。乃知米爲采字。竊推之。五木之戲。其采有十二。其四爲玉采。貴也。其八爲珉采。賤也。玉采之中有采曰白。蓋五木俱白也。謂之白八。以其筭數八而已。思道之詩。旣勝於魏。收諸人如五木之戲。得玉采白八耳。故楚辭曰。成梟而牟。呼五白些。梟二爲珉采。牟者勝也。欲勝其梟。必呼五白也。其說具樗蒲格及國史補遺李翱五木經。近時姚寬著西溪叢語。以爲八米關中語。歲以六米七米八米。分上中下。言在穀取米。取數之多。蓋姚不得其說。而爲臆論也。

不如識一丁字

唐書張宏靖傳。背挽兩石弓。不如識一丁字。舊史亦同。竇苹唐書音訓云。丁恐當作个。予嘗以竇說雖當。而無所據。偶讀孔毅父續世說。引宏靖曰。汝曹能挽兩石弓。不若識一箇字。乃作此箇字。因知箇誤爲丁。無可疑者。

京索

王觀國學林新編云。前漢高祖紀曰。韓信亦收兵與漢王會。兵復大振。與楚戰滎陽。南京索閒。破之。應劭注曰。京。縣名。今有大索小索亭。晉灼注曰。索音册。顏師古注曰。索音求。索之索。前漢蕭何傳曰。漢三年。與項羽相拒京索閒。韓信傳曰。復擊破楚京索閒。顏師古注曰。索音山。客反。觀國案。後漢郡國志。河南有京縣。有索亭。北征記有索水。其字或作潦。則索音山。客反。是已。文選陸士衡撰漢高祖功臣頌曰。京索旣振。引師北討。五臣注曰。索。桑各反。乃以索爲宵爾。索綯之索。誤矣。韓退之偃城夜會聯句。雪不收新息。陽生

過京索與萼字韻同押。則知亦以索爲宵爾索綯之索。亦誤矣。以上皆王說。予案左氏春秋傳。昭公五年。晉韓宣子如楚。送女。叔向爲介。鄭子皮子太叔勞諸索氏。杜預注云。河南城皋縣東有大索城。陸德明音義曰。索音悉落反。以左氏證之。五臣退之以索爲宵爾索綯之索爲是。而王說非矣。

### 東方姓氏

元和姓纂云。東方姓。風俗通以爲伏羲之後。帝出於震。主東方。子孫因以爲氏。平原厭次漢大中大夫。東方朔。然洞冥記云。東方朔生三日而母田氏死。鄰母收養之。時東方始明。因以姓焉。此又何邪。

### 顧愷之小字虎頭

洪駒父詩話謂世所行注老杜詩。云是王原叔。或云鄧慎思。所注甚多。疏略。非王鄧書也。其甚紕繆者。顧愷之小字虎頭。維摩詰是過去金粟如來。故乞瓦棺寺。顧愷之畫維摩詰像詩。卒章云。虎頭金粟影。神妙獨難忘。乃注云。虎頭僧相。金粟金地當飾。此殊可笑也。以上皆洪說。予謂洪以虎頭爲愷之小字者。蓋取歷代名畫記云。顧愷之字長康。小字虎頭。晉陵無錫人。然予攷世說。乃謂顧愷之爲虎頭將軍。每食蕉自尾至本人。或問曰。漸入佳境。則知虎頭非小字。名畫記之誤。而洪又承其失耳。

### 匡山非廬山

胡仔茗溪叢話云。匡山讀書處。頭白好歸來。注詩者曰。匡山未詳。王觀國案漢郡國志。廬江郡潯陽縣。劉昭注引釋惠遠廬山記曰。有匡俗先生。出商周之際。居其下。受道於仙人。時謂所止爲仙人之廬。又引豫

章舊志曰。匡俗先生。字君平。夏禹之苗裔。又建康實錄曰。隆安六年。桓元遺書於匡山惠遠法師。然則匡山者。廬山也。李太白遊廬山舊矣。子美旣不得志。而太白復以謫出。故子美詩曰。頭白好歸來。蓋欲招隱爲廬山之遊也。以上皆胡仔說。予案杜田補遺云。范傳正李白新墓碑云。白本宗室子。厥先避仇。客居蜀之彰明。太白生焉。彰明。緜州之屬邑。有大小匡山。白讀書於大匡山。有讀書堂尙存。其宅在清廉鄉。後廢爲僧房。號隴西院。蓋以太白得名。院有太白像。及唐緜州刺史高忱及崔令欽記。所謂匡山。乃彰明縣之大匡山。非匡廬也。乃知學林新編胡仔皆爲妄辯。

李白贈杜甫詩

洪駒父詩話云。世謂杜子美集中贈李太白詩最多。而李集初無一篇與杜者。案段成式酉陽雜俎云。李集有堯祠贈杜補闕者。老杜也。其詩曰。我覺秋興逸。誰言秋氣悲。山將落日去。水與晴空宜。雲歸滄海少。雁度青天遲。相失各萬里。茫然空爾思。不獨飯顆山頭之句也。以上皆洪說。予案李集有沙邱城下寄杜甫一篇云。我來竟何事。高臥沙邱城。城邊有古樹。月夕連秋聲。魯酒不可醉。齊歌空復清。思君若汶水。浩蕩寄南征。乃知洪失於不審耳。

杜彬琵琶皮作絃

陳無已詩話。歐陽公謫滁陽。聞其倅杜彬善琵琶。酒閒請之。正色盛氣而謝不能。公亦不復強也。後彬置酒數行。遽起還內。漸聞絲聲。且作且止。而漸近。久之抱器而出。手不絕彈。盡暮而罷。公喜甚。過所望也。故

公詩云坐中醉客誰最賢。杜彬琵琶皮作絃。自從彬死世莫傳。皮絃世未有也。以上皆陳說。葉少蘊避暑錄云。文忠在滁州。通判杜彬善彈琵琶。故其詩云。坐中醉客誰最賢。杜彬琵琶皮作絃。此詩既出。彬頗病之。祈公改去姓名。而人已傳。卒不得諱。又云。琵琶以下撥重爲難。猶琴之用指深。故本色有轆絃讓索之稱。文忠嘗問彬琵琶之妙。亦以此對。乃取使教他樂工。試爲之。下撥絃皆斷。因笑曰。如公之絃。無乃皮爲之邪。故有皮作絃之句。而好事者遂傳彬真以皮爲絃。其實非也。唐人說賀懷智以鷓鴣筋作絃。人因疑之。筋比皮雖有可作絃之理。然亦不應得許長。且所貴者聲爾。安在以絃爲奇乎。梅聖俞醉翁吟亦云。當時滁州所樂者。惟有杜彬彈琵琶。使誠有之。聖俞亦當以異見於詩也。以上皆葉說。余案陶岳五代史補云。馮道之子能彈琵琶。以皮爲絃。世宗令彈。深喜之。因號琵琶爲繞殿雷。乃知以皮爲絃。古有其法。而杜彬得之。葉爲妄辨。無可疑者。且文忠公詩云。我昔被謫居滁州。雖名爲翁實少年。坐中醉客誰最賢。杜彬琵琶皮作絃。自從彬死世莫傳。玉練鎖聲入黃泉。則公作此詩時。杜彬已死之後。葉安得有祈公改去姓名之說哉。余以意料之。當是葉只據兩句。而遂爲此說。又不攷五代史補。偶忘馮氏舊事耳。不然。何舛誤之甚也。

### 閔閱

漢朱博曰。王卿憂公甚效。檄到齋閔。閱詣府。音義曰。明其等曰閔。積功曰閱。予案史記高祖功臣年表。太史公曰。古者人臣。功有五品。以德立宗廟。定社稷曰勳。以言曰勞。用力曰功。明其等曰閱。積日曰閔。今

音義以爲積功曰閱誤也。

掩耳偷鐘

諺有掩耳偷鈴。非鈴也。鐘也。亦有所本。案呂氏春秋。范氏亡。有得其鐘者。欲負而走。則大鐘不可負。以椎毀之。鐘悅然有音。恐人聞之而奪已。遽掩其耳。惡聞其過。亦由此也。任昉勸進牋云。惑甚盜鐘。功疑不賞。蝦蟇蝕月烏蝕日。

東坡云。玉川子作月蝕詩。以爲蝕月者。月中之蝦蟇也。梅聖俞作日蝕詩云。蝕日者。三足烏也。此固因俚說以寓其意。戰國策云。日月暉於外。其賊在內。則俚說亦當矣。以上東坡說。予案史記龜策列傳。孔子問之曰。神龜知吉凶。而骨直空枯。日爲德而君於天下。辱於三足之烏。月爲刑而相佐。見食於蝦蟇。乃知古有其說。何東坡偶忘此邪。

僧義海評韓文公蘇東坡琴詩

蔡條西清詩話。謂三吳僧義海。以琴名世。謂歐陽文忠公問東坡琴詩孰優。坡答以退之聽穎公琴曰。此祇是聽琵琶爾。或以問海。海曰。歐陽公一代英偉。何斯人而斯誤也。昵昵兒女語。恩怨相爾汝。言輕柔細屑。真情出見也。劃然變軒昂。勇士赴敵場。精神餘溢。竦觀聽也。浮雲柳絮無根蒂。天地闊遠隨飛揚。縱橫變態。浩乎不失自然也。喧啾百鳥羣。忽見孤鳳凰。又見穎孤絕。不同流俗下俚聲也。躋攀分寸不可上。失勢一落千丈強。起伏抑揚。不主故常也。皆指下絃聲妙處。唯琴爲然。琵琶格上聲。烏能爾邪。退之深得其

趣未易譏評也。以上皆西清詩話。余謂義海以數聲非琵琶所及是矣。而謂真知琴趣則非也。昔晁無咎謂嘗見善琴者云。浮雲柳絮無根蒂。天地闊遠隨飛揚。爲泛聲輕非絲重非木也。喧啾百鳥羣。忽見孤鳳凰。爲泛聲中寄指聲也。躋攀分寸不可上。爲吟繹聲也。失勢一落千丈強。爲歷聲也。數聲琴中最難工。洪慶善亦嘗引用。而未知出於晁。是豈義海所知。況西清邪。東坡後有聽惟賢琴詩。大絃春溫和且平。小絃廉折亮以清。平生未識宮與角。但聞牛鳴盎中雉登木云云。亦未知琴。春溫和且平。廉折亮以清。絲聲皆然。何獨琴也。牛鳴盎中雉登木。槩言宮角耳。八音皆然。何獨宮角也。聞者以義海爲知言。西清又謂嘗攷今昔琴譜。謂宮者非宮。角者非角。又五音迭起。宮聲爲多。與五音之正者異。此又坡所未知也。以上皆西清語。余攷史記。騶忌子聞齊威王鼓琴。而爲說曰。大絃濁以春溫者。君也。小絃廉折以清者。相也。又管子。凡聽宮如牛鳴。宮中。凡聽角如雉登木。以鳴音疾以清。故景書亦云。牛鳴盎中宮。雉登木中角。以此知義海西清寡陋而妄爲之說。可付之一笑。

詩小雅誤作雨無正

毛詩小雅雨無一篇。今傳者誤作雨無正七章。二章章十句。二章章八句。三章章六句。學者遂因其失。以雨無正名篇。失矣。蓋篇中第二章云。正大夫離居。莫知我勩。箋云。正。長也。長官之大夫。

漢以牡丹爲木芍藥

王立之詩話載賓護尙書故實云。牡丹蓋近有國朝文士集中無牡丹詩。云嘗言楊子華有畫牡丹處極



分明。子華北齊人。則知牡丹花亦已久矣。予觀文忠公所爲花品序云。牡丹初不載文字。自則天以後始盛。然未聞有以名者。如沈宋元白皆善詠花。當時有一花之異。必形篇什。而寂無傳焉。唯劉夢得有詩。但云一叢千朵。亦不云其美且異也。然余猶以此說爲非。惟有牡丹真國色。花開時節動京城。豈不云美也。白樂天詩。人人散後君須記。歸到江南無此花。又唐人詩云。國色朝酣酒。天香夜染衣。豈得爲無人形於篇什。以上立之說。余案崔豹古今注云。芍藥有二種。有草芍藥。有木芍藥。木者花大而色深。俗呼爲牡丹。又安期生服鍊法。芍藥二種。一者金芍藥。二者木芍藥。救病。金芍藥。色白多脂肉。木芍藥。色紫瘦多味苦。以此知由漢以來。以牡丹爲木芍藥耳。故溫庭筠詩云。山寺明媚木芍藥。野田叫噪官蝦蟆。溫猶襲舊名。則知前此非不載牡丹也。乃知名字顯晦。更變所致。大抵牡丹佳者。有自丹延州來。前輩多以因此得名。

駙馬都尉

馬永卿癩真子錄云。駙馬都尉之名。起於三國。故何晏尙魏公主。謂之駙馬都尉。然不獨名官。以駙馬給之。蓋御馬之副。謂之駙馬。從而給之。示親愛也。故杜預尙晉文帝妹高陸公主。至武帝踐阼。拜鎮南大將軍。給追鋒車第二。以上皆馬說。予攷徐堅敍職官云。漢制。天子以列侯尙公主。諸侯以國人承公主。魏晉之後。尙公主皆拜駙馬都尉。初。駙馬都尉。漢武置也。掌御馬。說文曰。駙馬。字從馬。付聲。一曰。駙。近也。疾也。今既是掌御馬。故不可謂之給以御馬之副。

劉莘老摯賀宋舍人啓曰。總爲贊書。其任乃古之內史。觀諸上象。其文猶天之紫微。唐六典。中書令開元元年改爲紫微令。五年復舊。唐會要。中書舍人開元元年十二月一日改爲紫微舍人。五年復爲中書舍人。故開元二年十二月二十日。紫微令姚崇奏。紫微舍人六員。每頭商量事。諸舍人同押。蓋紫微皇居。比天文紫微宮。有令。有舍人。紫微宮中官屬也。白樂天爲舍人詩云。獨坐黃昏誰是伴。紫微花對紫微郎。然則以紫微爲舍人。不可也。

題妓項帕

姚令威寬記陳德潤云。一貴人知成都。朝廷遣御史何某入蜀案事。貴人徧召幕客。詢何人與御史密者。有賢良某人令出界候迎。兼攜名妓王宮花往。候其宴狎。出家姬以佐酒善舞。何醉喜題其項帕云。案徹梁州更六么。西臺御史惜嬌嬈。從今改正王宮柳。舞盡春風萬萬條。至成都。此娼出迎。遂不復措手而歸。余案卽伯溫所載。詳且盡。疑得真云。文潞公慶歷閒以樞密直學士知成都府。時年未四十。成都風俗喜行樂。公多讌集。有語至京師。御史何郟聖從蜀人也。因謁告歸。上遣伺察之。聖從將至。潞公亦爲之動。張愈少愚者謂公曰。聖從之來無足念。少愚因迎見於漢州。因郡會有營妓善舞。聖從喜之。問其姓曰楊。聖從曰。所謂楊臺柳者。少愚卽取妓之項帕羅題詩曰。蜀國佳人號細腰。東臺御史惜妖嬈。從今喚作楊臺柳。舞盡春風萬萬條。命其妓作柳枝辭歌之。聖從爲之霑醉。後數日。何至成都。頗嚴重。一日。潞公大作樂以燕何。迎其妓雜府中。歌少愚詩以酌何。何每爲之醉。何還朝。潞公之謗遂息。與陶穀使江南者略相

類且云少愚奇士。潞公固重其人也。

韓子蒼和頻字韻詩

韓子蒼和李道夫詩兩首。頻字韻其一云。麥天晨氣潤。況復雨頻頻。其二云。李侯梨釘坐。風味勝仁頻。案上林賦。仁頻檳榔。仙藥錄云。檳榔一名仁頻。林邑記曰。葉如甘蔗。音賓。恐韓別有所本耳。

閻立本畫蕭翼取蘭亭書

龍圖蔣璨跋閻立本畫蕭翼取蘭亭云。右閻右相畫人物五輩。其一書生狀者。乃唐時西臺御史蕭翼也。其一老僧者。乃智永嫡孫辨才也。太宗雅好法書。聞辨才祕藏王右軍蘭亭真蹟。令翼取之。翼乃易姓名。改衣服。徑詣辨才。朝夕習洽。因出御府諸書。相與論難。以激發之。辨才曰。老僧有智永禪師所寶蘭亭。非此倫比。與公相好。故出示之。翼既得蘭亭在手。徑納袖中。遂出太宗御札。老僧張頤失色。有遺元珠之狀。書生意氣揚揚。有歸全璧之喜。其一吹淋者。寫貌尤工。非馳譽丹青之手。不能爾也。紹興十三年二月中。澣日。書於豫章。以上蔣題。蓋所畫書生狀。至以白襴衫烏鞞。與夫老僧張頤失色之狀。皆非也。余案唐法書要錄云。翼曰。若作公使。義無得理。遂改冠微服。至越州。衣黃衫。極寬長。潦倒得山東書生之體。入寺稱賣蠶種。因是款狎。既得蘭亭。方告驛長。報知都督齊善行。來宣示敕旨。具言所由。故偶僧出。齊喚歸。乃知蕭生御史也。且云。奉敕遣來取蘭亭。蘭亭得矣。今喚師取別。僧聞語而便絕倒。良久始蘇。翼便馳驛南發。據此。所畫書生衣白。與夫老僧張頤。皆失實。恐非閻筆。託閻以傳世者也。

霹靂手胡盧提

張右史明道雜志云。錢內翰穆父知開封府。斷一大事。或語之曰。可謂霹靂手。錢答曰。僅免胡盧提。蓋俗語也。然余見王樂道記。輕薄者改張鄧公罷政詩云。赭案當衙並命時。與君兩箇沒操持。如今我得休官去。一任夫君鶴露蹄。乃作鶴露蹄何邪。更俟識者。

鱸魚鄉

陳文惠有題松江詩。落句云。西風斜日鱸魚鄉。言惟松江有鱸魚耳。當用此鄉字。而數處見皆作香字。魚未爲羹。雖嘉魚直腥耳。安得香哉。以上張右史未說。然仁宗朝治平丙午所編松江集。有鱸鄉亭等詩。其亭尚書屯田郎中林肇所立也。其敍云。肇頃過松陵。讀陳丞相留題。有秋風斜日鱸魚鄉之句。嘗諷味之。去年秋作亭江上。差有雅致。因取其句中鱸鄉二字爲亭名焉。詩云。膾鱸珍琢是吳鄉。丞相嘗留刻琰章。云云。張先子野詩云。霓舟忽艤鱸魚鄉。槎閣欲凌雲漢域。又云。但怪鱸鄉一旦成。分卻松江半秋色。乃知標亭以鱸鄉久矣。以鄉爲香。其誤甚明。

諡曰繆

史記蒙恬傳。二世賜蒙毅死。毅對曰。且夫順成者。道之所貴也。刑殺者。道之所棄也。昔者秦穆公殺三良而死。罪百里奚而非其罪也。故立號曰繆。然後世稱穆而不稱繆。何也。唐許敬宗卒。袁思古以敬宗棄長子於荒徼。嫁少女於夷貊。諡曰繆。且謂晉何曾忠孝。徒以日食萬錢。秦秀諡之曰繆。敬宗忠孝。不逮於曾。

而飲食男女之累過之。諡之曰繆。無負許氏矣。陽思敬改諡曰恭。失之矣。

飲羽

史記漢書記李廣射箭事。或云飲羽。或云飲鏃。顏氏以爲無飲羽之理。余案墨子曰。宋景公使工人爲弓。九年乃成。公曰。何其遲也。工人對曰。臣不復見君矣。臣之精盡於此弓矣。獻弓而歸。三日而死。公張弓登臺。東西而射。踰血霜之山。集彭城之東。其餘力逸勁。飲羽於石梁。又新序。楚熊渠夜行。見寢石。彎弓射之。沒矢飲羽。下視知石梁也。卻復射之。矢躍無迹。

石髮

豫章喜謝逸詩。山寒石髮瘦。水落溪毛彫。余案西陽雜俎。張乘言。南中水底。有草如石髮。每月三四日始生。至八九以後可採。及月盡悉爛。以隨月盛衰。若蚌蛤魚胎也。審如張說。則石髮生於水中。

迴雁峯

衡州有迴雁峯。皆謂雁至此不復過。自是而迴北耳。余案柳子厚過衡州。見新花開。卻寄弟詩云。故國名園久別離。今朝楚樹發新枝。晴天歸路好相逐。正是峯頭迴雁時。蓋子厚自永還闕。過衡州。正春時。適見雁自南而北。故其詩云爾。豈專謂雁至此而迴乎。乃古今攷柳詩不精故耳。

經子之錯

嘗記前輩摘經子之錯。詩。兄弟鬩于牆。外禦其侮。鬩乃闕也。易。窺其戶。闕其無人。蓋內能治。然後可以治。

人。孟子以仲子爲巨擘。非也。齊人以蚯蚓之大者爲巨擘。論語。子路從夫子而後。遇荷蓀丈人。止子路宿。殺雞爲黍而食之。見其二子焉。言此一句。當在至則行矣之下。簡編差誤所致。蓋子路既不見其丈人。因告二子以不仕無義云云也。不然。豈無人而與言哉。

非熊

豫章漁父詩。范蠡歸來思狡兔。呂翁何意兆非熊。贈鄭交詩。高居大士是龍象。草堂丈人非熊羆。案六韜史記。非龍非虺。非虎非熊。無熊字。恐豫章別有所本。

裴度聖相

葛方立韻語陽秋云。裴度在朝。憲宗委任不疑。使破三賊。已而吳元濟授首。王承宗割二州。遣子入侍。李師道被擒。兩河諸侯。忠者懷。強者畏。克融庭湊。皆不敢桀傲。勳烈之盛。一時無與比肩者。唯李義山指爲聖相。詩曰。帝得聖相相曰度。又曰。嗚呼聖皇及聖相。亦過矣哉。荀卿曰。得聖臣者帝。若舜禹伊尹周公。皆聖臣也。謂四人爲聖臣。則可。裴度爲聖相。其可哉。以上皆陽秋語。余案李義山韓碑詩。帝得聖相相曰度。其下自注曰。晏子春秋。仲尼聖相。蓋晏子春秋不顯。人讀之者少。義山恐人以爲疑。因注詩下。而陽秋議論。乃爾鹵莽。何邪。紹興閒。曾惇黃州書事。亦用此事。云裴度只今眞聖相。勒碑千載可無人。

滅動心不滅照心

洪郎中慶善興祖跋天隱子云。吳筠嘗作明眞辨僞。輔正除邪。辨方正惑三論。詆釋氏以尊道家之說。使

篤而知道。則此書不作矣。司馬子微得天隱子之學。其著坐忘論云。惟滅動心。不滅照心。不依一物。而心常住。有事無事。常若無心。此謂真定。定不求慧。而慧自生。此謂真慧。慧而不用。心與道冥。行而久之。自然得道。其所造如此。豈復較同異於名字之閒邪。以上皆洪說。予案洞元靈寶定觀經。天尊告左元真人云。惟滅動心。不滅照心。但凝空心。不凝住心。不依一法。而心常住。又云。惟能入定。慧發遲速。則不由人。勿令定中。急急求慧。急則傷性。性傷則無慧。若定不求慧。而慧自生。此名真慧。慧而不用。實智若愚。益資定慧。雙美無極。又云。唯令定心之上。豁然無覆。定心之下。曠然無基。舊業日消。新業不造。無所罣礙。迴脫塵籠。行而久之。自然得道。乃知坐忘論取此。洪豈偶忘此邪。

# 能改齋漫錄卷六

事實

江總還宅詩

紅顏辭鞏洛。白首入轅轅。乘春行故里。徐步采芳蓀。逕毀悲求仲。林殘憶巨源。見桐猶識井。看柳尙知門。花落空難徧。鶯啼靜易喧。無人訪語默。何處敘寒溫。百年獨如此。傷心豈復論。乃江總自梁南還尋草市宅詩。杜子美曉行口號斷章云。市朝今日異。喪亂幾時休。遠愧梁江總。還家尙黑頭。

槎頭縮項鱸

孟浩然檀溪別業詩云。梅花殘臘月。柳色半春天。鳥泊隨陽雁。魚藏縮項鱸。又峴山作云。試垂竹竿釣。果得槎頭鱸。美人聘金錯。織手脍紅鮮。又送王昌齡詩云。土毛無縞紵。鄉味有槎頭。故杜子美解悶詩云。復憶襄陽孟浩然。清詩句句盡堪傳。卽今耆舊無新語。漫釣槎頭縮項鱸。案杜田作杜詩補遺正謬云。槎頭一說爲襄陽郡地名。一說爲釣磯上枯木。及見曾繹云。皆非也。爾雅云。樛謂之涔。樛音滲。涔音岑。孫炎釋云。積柴木水中養魚曰樛。襄陽俗謂魚樛爲槎頭。言所積柴木槎枒也。予以杜曾二公所說皆非。蓋二公不讀習鑿齒所撰襄陽耆舊傳。所以爲此之紛紛也。蓋傳云。漢水中鰮魚甚美。常禁人捕。以槎斷水。因謂之槎頭鰮。宋張敬兒爲刺史。作六檣船。置獻齊高帝。曰奉槎頭縮項鱸。一千八百頭。子美耆舊之說。槎頭



之義。乃渙然可曉。

對揚抗士卒

杜子美贈李校書詩。對揚抗士卒。乾沒費倉儲。勢藉兵雖用。功無禮忽諸。御鞍金騾裏。官研玉蟾蜍。初不曉對揚抗士卒爲何等語。讀上林賦。方悟抗挫也。五官切。抗士卒之精。費府庫之財。蓋李方入對。宣論蜀中兵老財匱也。又王褒四子講德論曰。驚邊抗士。屢犯芻蕘。

士露團

杜子美初月詩云。庭前有白露。暗滿菊花團。又白露詩云。白露團甘子。又江月詩。玉露團清影。又絕句。玉座應悲白露團。案謝惠連詩。團團滿葉露。謝元暉猶霑餘露團。庾抱胥臺露詩。惟有團階露。承睫共霑衣。杜詩所本也。

生男墮地要膂力

傅元豫章行云。苦相身爲女。卑陋難具陳。男兒當門戶。墮地自生神。雄心志四海。萬里望風雲。女育無欣慶。不爲家所珍。玉顏隨年改。丈夫多好新。昔爲形與影。今爲胡與秦。故杜子美云。生男墮地要膂力。一生富貴傾家國。莫愁父母少黃金。天下風塵兒亦得。

畫者楊契丹

翰林學士吳郡朱景元畫斷云。楊契丹。隋唐間人。官至上儀同。六法備該。甚有骨氣。在閭立本之下。余乃

悟杜子美奉先劉少府新畫山水障歌。豈但祁岳與鄭虔。筆迹遠過楊契丹之句。

牒子

杜田杜詩補遺正謬云。杜子美最能行云。富豪有錢。駕大舸。貧窮取給行牒子。案揚雄方言。南楚江湖。湘凡船。大者謂之舸。牒。小舟名。音葉。言輕如小葉也。切韻玉篇並不載牒字。余按王智深宋記曰。司空劉休範舉兵。潛作艦牒。則字不爲無所本也。

淡池潭陔

杜子美醉歌行云。春光淡池。秦東亭。淡池。當是潭陔。見富嘉謨明水篇曰。陽春二月朝始。噉春光潭陔。度千門。明水時出。御至尊。而富又本梁簡文和湘東王陽雲樓簷柳詩曰。潭陔青帷閉。玲瓏朱扇開。第陔一字不同。選江賦。隨風猗萎。與波潭池。注曰。潭池。隨波之貌。池。徒我切。簡文與富皆本乎此。

定昆池

唐劉餗撰隋唐嘉話云。中宗朝。安樂公主請昆明池。帝曰。前代以來。不以與人。公主不悅。因大役人徒。別掘一池。號曰定昆池。言勝昆明池。旣成。而中宗往觀。令公卿賦詩。李日知詩云。但願暫思居者逸。無使當時作者勞。故杜子美陪鄭廣文遊何將軍山林詩云。憶過楊柳渚。走馬定昆池。

將軍樹

杜子美有過宋之間莊斷章云。更識將軍樹。悲風日暮多。自注云。之間弟執金吾。舊注引後漢馮異。每所

止舍獨在樹下。軍中呼爲大樹將軍。余以爲事雖本此。亦自周庾信。隋元行恭二人詩發之。庾麟趾殿校書和劉儀同云。月落將軍樹。風驚御史烏。元行恭過故宅云。積城百戰後。荒邑四鄰通。將軍樹已折。步兵途轉窮。子美意取此。

星劍玉琴

杜子美暝詩云。正枕當星劍。收書動玉琴。案越絕書。越王取綽鉤。示薛燭曰。光乎如屈陽之華。沈沈如芙蓉。往觀於湖。觀其文如列星之行。觀其光如水溢於塘。李嶠寶劍篇。背上名爲萬年字。胸前點作七星文。又晉嵇康琴賦有云。絃以園客之絲。徽以荆山之玉。故杜子美取之以爲詩。

芳塵

石虎起四十丈樓。結珠爲簾。垂五色玉佩。雜寶異香爲屑。風作則揚之。名芳塵。塵甚。以酒洒之。名黏雨。案陸雲喜霽賦曰。戢流波於桂水兮。起芳塵於沈泥。雲生於虎之前。則芳塵之說。不始於石虎也。司空曙送高勝謁曹王詩云。想君登舊樹。重喜埽芳塵。

張旭草聖

杜子美飲中八仙歌云。張旭三杯草聖傳。脫帽露頂王公前。揮毫落紙如雲烟。又楊監見示張旭草書圖詩云。嗚呼東吳精。逸氣感清識。案唐書本傳。止言旭每大醉。呼叫狂走。乃下筆。或以頭濡墨而書。世呼張顛。不言其詳。惟李頎有詩贈之。其言皓首窮草隸。時稱太湖精。則足以見杜所謂東吳精之意。其言露頂

據胡牀長叫三五聲則足以見所謂脫帽露頂之意。

### 高春下春

淮南子曰經於泉隅。是謂高春。頓於連石。連音是謂下春。乃悟梁元帝游後園詩。暮春多淑氣。斜景落高春。又納涼詩。高春斜日下。佳氣滿欄楹。唐薛能詩。隔溪遙見夕陽春。然山谷夢伯兄詩云。相攜猶聽隔溪春。此豈誤也哉。

### 桃花水

陳張正見公無渡河詩。權折桃花水。風橫赤箭流。乃隋薛道衡渡北河詩。桃花長新浪。竹箭下奔流。所本也。桃花水見溝洫志。河決而桃花水漾溢。又見韓詩外傳。竹箭流水。慎子曰。河下龍門。流駛竹箭。駟馬追之不及。故杜子美南征詩。春岸桃花水。雲帆楓樹林。

### 灌嬰井

張僧鑿尋陽記云。溢口城。漢灌嬰所築。漢建安中。孫權經此城。命鑿井。適中古甃。得石函。銘曰。漢六年。穎陰侯開下。云。三百年當塞。塞後不滿百年。當爲應。連者所開。權欣然以爲己瑞。井極深。溢江有風浪。井水輒動。邦人因號浪井。故李白下尋陽城。泛彭蠡詩云。浪動灌嬰井。尋陽江上風。今井在衙城內之西圃。又記云。上有三石梁。長數丈。廣不盈尺。杳然無底。吳猛與弟子緣石梁而渡。見金闕玉房。地皆五色文石。故李白詩云。金闕前開三峯長。銀河倒掛三石梁。劉刪詩亦用此事故云。危梁耿大壑。瀑布洩中天。太白本

之邪。

張平叔賊吏

東坡云。白樂天行張平叔戶部侍郎判度支制誥云。坐而決事。丞相以下。不過四五。而主計之臣在焉。以此知唐制主計蓋坐而論事也。不知四五者悉何人。平叔議鹽法。至爲割剝事。見退之集。今樂天制誥亦云。計能析秋毫。吏畏如夏日。其人必小人也。以上皆東坡語。余讀唐柳氏家訓。載柳公綽爲中丞日。張平叔以僥倖承寵。及罪發。鞫於憲司。吏引曰。張侍郎公。綽叱曰。賊吏豈可呼官。據案復引曰。囚張平叔繫於別囿。遂窮竟其失官錢四萬緡。以具獄聞。此事東坡蓋未之見邪。

月隨灰而暈闕

梁朱超舟中望月詩。入風先透暈。排霧急移輪。梁庾肩吾望月詩。圓隨漢東蛤。暈逐淮南灰。庾信望月詩。灰飛重暈缺。莫落獨輪斜。周王褒關山月詩。灰寒光轉白。風多暈欲生。蓋用淮南子所謂月隨灰而暈闕。杜子美晚月詩云。欲得淮南術。風吹暈已生。

關山月

周王褒有關山月詩云。關山夜月明。愁色照孤星。半形同漢陣。全影逐胡兵。灰寒光轉白。風多暈欲生。寄言亭上吏。遊客解雞鳴。唐德宗朝。長孫公輔亦有關山月詩。略云。淒淒還切切。戍客多離別。何處最傷心。關山見秋月。故杜子美詠月。凡使關山者。五。初月云。關山空自寒。晚月呈漢中。王云。關山同一照。吹笛云。

月傍關山幾處明。又寄張彪詩云。關山信月明。又十六夜翫月詩。關山隨地闕。河漢近人流。

玉花驄照夜白

明皇雜錄。記上所乘馬。有玉花驄。照夜白。又異人錄云。玉花驄者。以面白。故又謂之玉面花驄。故杜子美丹青引云。先帝天馬玉花驄。畫工如山貌不同。觀曹將軍畫馬圖歌云。曾貌先帝照夜白。龍池十日飛霹靂。

薛稷畫鶴

南部新書云。祕省內落星石。薛稷畫鶴。賀知章草書。郎餘令畫鳳。相傳號四絕。故杜子美有通泉縣署屋壁薛少保畫鶴詩。所謂薛公十一鶴。皆寫青田真。

字舞

羅衫葉葉繡重重。金鳳銀鵝各一叢。每遇舞頭分兩向。太平萬歲字當中。王建宮辭也。案唐樂府雜錄云。舞有健舞。軟舞。字舞。花舞。馬舞。字舞者。以舞人亞身於地。布成字也。故建有太平萬歲字之句。

白玉堂金華省

古樂府詩。君家誠易知。易知復難忘。黃金爲君門。白玉爲君堂。堂上羅酒樽。使作邯鄲倡。故杜子美詩云。上君白玉堂。倚君金華省。

水晶宮

月傍關山幾處明。又寄張彪詩云。關山信月明。又十六夜翫月詩。關山隨地闊。河漢近人流。

玉花驄照夜白

明皇雜錄。記上所乘馬。有玉花驄。照夜白。又異人錄云。玉花驄者。以面白。故又謂之玉面花驄。故杜子美丹青引云。先帝天馬玉花驄。畫工如山貌不同。觀曹將軍畫馬圖歌云。曾貌先帝照夜白。龍池十日飛霹靂。

薛稷畫鶴

南部新書云。祕省內落星石。薛稷畫鶴。賀知章草書。郎餘令畫鳳。相傳號四絕。故杜子美有通泉縣署屋壁薛少保畫鶴詩。所謂薛公十一鶴。皆寫青田真。

字舞

羅衫葉葉繡重重。金鳳銀鵝各一叢。每遇舞頭分兩向。太平萬歲字當中。王建宮辭也。案唐樂府雜錄云。舞有健舞。軟舞。字舞。花舞。馬舞。字舞者。以舞人亞身於地。布成字也。故建有太平萬歲字之句。

白玉堂金華省

古樂府詩。君家誠易知。易知復難忘。黃金爲君門。白玉爲君堂。堂上羅酒樽。使作邯鄲倡。故杜子美詩云。上君白玉堂。倚君金華省。

水晶宮

任昉述異記云。吳王闔閭造水晶宮。又魏略曰。大秦國以水晶爲屋柱。故杜子美曲江對酒云。水精春殿轉霏微。

三受降城

杜子美諸將詩云。韓公本意築三城。擬絕天驕拔漢旌。案唐中宗時。張仁愿取漠北地。於河北築三受降城。絕南寇。封韓國公。故杜云耳。

臘日賜口脂

景龍文館記。三年臘日。帝於苑中召近臣賜臘。晚自北門入於內殿。賜食。加口脂臘脂。盛以翠碧鏤牙筩。故杜子美臘日詩云。口脂面藥隨恩澤。翠管銀罌下九霄。王建宮辭云。月冷天寒近臘時。玉街金瓦雪漓漓。浴堂門外抄名入。公主家人謝口脂。皆言臘日賜口脂也。

鵝鵝膏

爾雅注。鵝鵝似鳧而小。膏可瑩刀。續英華詩。有馬銜苜蓿葉。劒瑩鵝鵝膏。故杜子美贈太常張卿均詩云。健筆凌鸚鵡。銛鋒瑩鵝鵝。又大食刀歌云。鑄錯碧巽鵝鵝膏。鏗鏗已瑩虛秋濤。

日亭午

天台賦曰。羲和亭午。纂要曰。日光曰景。日景曰晷。日氣曰暉。日初出曰旭。日昕曰晡。日温曰照。在午曰亭午。在未曰昃。日晚曰旰。日將暮曰薄暮。故杜子美晨雨詩云。麝香山一半。亭午未全分。又通泉驛詩云。溪



行衣自濕。亭午氣始散。

廚人

劉楨瓜賦序曰。在曹植座。廚人進瓜。植命爲賦。立成其辭云云。故杜子美山館詩云。廚人語夜闌。戰國策。張儀引廚人曰。乃知廚人已具戰國策。

水精域

江總大莊嚴寺碑。俯看驚電影。徹琉璃之道。遙拖宛虹光。徧水精之域。故杜宿贊公房詩云。身在水精域。

雲閣

甘泉賦。乘雲閣而上下兮。紛蒙籠以混成。李善曰。雲閣。言高連雲也。杜子美詩。散騎未知雲閣處。玉戶金鋪。門首也。璇題玉英。題頭也。椳椽之頭。皆以玉飾。英華相屬也。自玉戶起至相屬也。止當另爲一條。因有脫文以致誤連耳。

地平如掌

沈佺期長安路詩。秦地平如掌。層城出雲漢。故杜子美樂遊園歌云。公子華筵勢最高。秦川對酒平如掌。

蒼玉佩翠雲裘

禮記曰。天子佩白玉。公侯佩山元玉。大夫佩水蒼玉。世子佩瑜玉。士佩瑤玖。又宋玉風賦曰。主人之女。翳承日之華。被翠雲之裘。故杜子美更題詩云。羣公蒼玉佩。天子翠雲裘。

蓴爲露葵

顏之推家訓有蔡郎者諱純遂專呼葍爲露葵面牆之徒遞相倣效承聖中士人聘齊主客郎李恕問曰江南有露葵否荅曰露葵是葍水鄉所出今食者綠葵耳故杜子美茅堂檢校收稻詩云秋葵煮復新又寄杜佐詩云味豈同金菊香宜配綠葵

教坊內人

忽看金輿向月陂宮人接著便相隨恰從中尉門前過當處教看臥鴨池王建宮詞也案唐著作佐郎崔令欽教坊記云左右兩教坊右多善歌左多工舞坊外有水泊俗號月陂陂形如偃月也故王建述此又言妓女宜春院謂之內人亦曰前頭人常在上前頭也其家在教坊內謂之內人家四季給米得幸者謂之十家故王建宮詞云內人對御疊花牋內人唱好龜茲急內人相續報花開內人籠脫繫紅縵內人恐要秋衣著內人爭乞洗兒錢

集弦膠

仙傳拾遺云漢武天漢三年帝巡北海王母遣使獻靈膠四兩乃集弦膠也出鳳麟洲洲上多鳳麟數萬爲羣煮鳳喙及鱗角合煎作膠名之曰集弦膠一名連金淀弓弩已斷之弦刀劔已斷之鐵以膠連續遂不脫也故杜子美病後過王倚飲歌云鱗角鳳觜世莫識煎膠續弦奇自見

銀牀

杜子美詩風箏吹玉柱露井凍銀牀潘子真詩話以杜用晉史樂志淮南篇淮南王自言百尺高樓與天

連後園鑿井銀作牀。金瓶素綆汲寒漿。潘引此未盡也。案山海經曰：海內崑崙墟，在西北，帝之下都。高萬仞，面有九井，以玉爲檻。郭璞注曰：檻，欄也。故梁簡文雙桐生空井詩云：銀牀繫轆轤，庾肩吾九日詩云：銀牀落井桐。蘇味道井詩：澄澈瀉銀牀。陸龜蒙井上桐詩：獨立傍銀牀，碧桐風嫋嫋。蓋銀牀者，以銀作欄，猶山海經所謂以玉爲欄耳。洪覺範冷齋夜話：不知出此，乃引嘉祐中許彥周知澶州，河濱漁網得一小石，刻詩云：雨滴空階曉，無心換夕香。井桐花落盡，彊半在銀牀。

### 五夜

衛宏漢舊儀曰：五夜者，甲夜、乙夜、丙夜、丁夜、戊夜。又渾天儀制曰：以左手把箭，右手指刻，以別天時早晚。故杜子美早朝詩云：五夜漏聲催曉箭。

### 松花酒

唐元化記：有老人訪崔希真，希真飲以松花酒。老人云：花澀無味，以一丸藥投之，酒味頓美。裴鉶傳奇載酒名松醪春。故杜子美集載杜員外詩云：松醪酒熟傍看醉。劉長卿送從兄之淮南詩云：泝沿隨桂楫，醒醉任松華。又至華陽洞詩云：蘿月延步虛，松花醉閒宴。

### 浮蟻

周庾信謝賜酒詩云：浮蟻對春開。蓋用曹子建七啓：盛以翠尊，酌以雕觴。浮蟻鼎沸，酷烈馨香。故杜子美贈汝陽王詩曰：仙醴求浮蟻，江樓夜宴詩：尊蟻添相續。簡院內諸公詩云：蟻浮仍臘味，鷗泛已春聲。

獨酌謠

陳沈炯獨酌謠曰。獨酌謠。獨酌獨長謠。智者不我顧。愚夫余不邀。不愚復不智。誰當余見招。所以成獨酌。一酌傾一瓢。白樂天以吳祕監有美酒。多獨酌。但蒙書報。不以飲招。故云。君稱名下誇能飲。我是愚夫肯見招。蓋用王孝伯讀離騷痛飲酒對此事也。

龍鳳膏爲燈

王子年拾遺記。海人乘霞舟。以赤囊盛數升龍膏。獻燕昭王。王坐通雲之堂。然龍膏爲燈。火色曜百里。煙色如丹。洞冥記。漢武帝以丹豹髓。白鳳膏。磨青錫爲屑。以瀉蘇油和之。照於神壇。夜暴雨。火光不滅。余乃知李長吉歌。烹龍魚。鳳玉脂。泣羅屏。繡幕圍香風。非鑿空語也。

八舍

唐沈佺期自考功員外郎拜給事中。作詩云。旭日千門起。初春八舍歸。又酬楊給事廉見贈省中詩云。分曹八舍斷。解袂五時空。案應劭漢官儀曰。侍中舍有八區。論者言員本八人。

巴渝曲

樂府解題載武王伐紂歌。使工習之。號曰巴渝之曲。美其地。因巴渝以取名。杜子美暮春題瀼西草堂詩。以萬里巴渝曲。三年實飽聞。今世所傳印注杜詩。乃引前漢禮樂志。巴渝鼓員三十六人。殊不知巴渝之歌。自武王伐紂始。

浮查

杜子美觀李固請司馬弟山水圖詩。末章云。浮查並坐得。仙老暫相將。前輩多引張鷟爲證。非也。余案王子年記。堯時有巨查。浮於四海。查上有光若星月。常繞四海。十二年一周。名貫月查。又名掛星查。羽仙棲息其上。

子美笛詩引胡騎武陵事

杜子美吹笛七言詩云。胡騎中宵堪北走。武陵一曲想南征。上句取陳周宏讓長笛吐清氣詩。胡騎爭北歸。徧知別鄉苦。下句取陳賀徹長笛吐清氣詩。方知出塞客。不憚武陵深。舊注下句引桓伊三弄之事。非也。不見武陵意耳。

笛詩清商欲盡奏

杜子美五言吹笛詩云。清商欲盡奏。宋玉笛賦云。吹清商。進流徵。又云。奏苦血沾衣。又王徽謂桓伊曰。聞君善吹笛。試爲一奏。又云。故作發聲微。向秀思舊賦序曰。山陽鄰人有吹笛者。發聲嘹唳。

滿壁畫滄洲

杜子美何年顧虎頭。滿壁畫滄洲。滄字乃滄字。故王介甫詩云。畫史雖非顧虎頭。還能滿壁寫滄洲。蓋杜有山水障歌云。聞君埽卻赤縣圖。乘興遣畫滄洲趣。

短轅車

晉王導傳。蔡謨曰。但見短轅犢車。長柄塵尾。案後漢馬援傳。乘下澤車。注云。行澤者欲短轂。行山者欲長轂。短轂則利。長轂則安。短轂者。短轅也。蓋本於周禮冬官車人爲車云。

賦日五色

唐書李程傳。擢進士宏辭。賦日五色。造語警拔。士流推之。其後浩虛舟亦試此題。案田俵子云。少昊金天氏。邑於窮桑。天開日五色。不照窮桑。賦題本此。然前漢五行志。晉天文志。皆云。人君乘土而王。其政太平。則日五色。

桑榆桃李

前輩稱李綯和杜祁公詩。收得桑榆歸物外。種成桃李滿人間。案日西垂景在樹端。謂之桑榆。具諸淮南子。至若種成桃李。則本狄仁傑與裴耀卿事耳。案仁傑家傳云。薦張柬之。袁恕己。桓彥範。崔元暉。敬暉。五公。咸出公門下。皆由州縣官拔置顯位。外以爲五公一代之盛。桃李也。又談藪。王洽然上裴耀卿書曰。拾遺補闕。寧有種乎。僕不佞。亦相公一株桃李也。

都盧尋橦綠竿也

新唐書元載傳及李肇國史補。載客有賦都盧尋橦篇。諷其危。載泣下而不知悟。夫都盧尋橦。綠竿之伎也。見西京雜記。又傅元西都賦云。綠竿之伎。有都盧尋橦。跟掛腹旋也。唐人王建有一首尋橦歌云。人間百戲皆可學。尋橦不比諸餘樂。重梳短髻下金鈿。紅帽青巾各一邊。身輕足捷勝男子。繞竿四面爭先綠。

習多倚附欺竿滑。上下踰躑皆著襪。醜身搖頸欲落地。卻住把烟初似歇。大竿百夫擎不起。裊裊半在青雲裏。纖腰女兒不動容。戴行直舞一曲終。回頭但覺人眼見。矜難恐畏天無風。險中更險何曾失。山鼠懸頭猿掛膝。小垂一手當舞盤。斜慘雙蛾看落日。斯須改變曲解新。貴欲歡他平地人。散時滿面生顏色。行步依前無氣力。漢書曰武帝享四夷之客。作巴俞都盧。音義曰體輕善緣。張衡西京賦都盧尋橦。唐書音訓曰尋橦盧會山名。其土人善緣橦竿。然不著所出。子案漢書曰自合浦南有都盧國。太康地志曰都盧國。其人善緣高。

### 花門

杜子美好言花門。案唐志甘州有花門山堡。東北千里至回鶻衙帳。故有畱花門詩一首。又云花門釐面請雪恥。又云聞道花門將。論功未肯歸。又云聞道花門破。和親事卻非。楊巨源亦有送太和公主和番詩云。北路古來難。年光獨忍寒。朔雲侵鬢起。邊月向眉殘。蘆井尋沙到。花門度磧看。薰風一萬里。來處是長安。亦言花門也。又杜復愁詩云。花門小箭好。此物棄沙場。岑參送封常清西征序曰。天寶中。匈奴回紇寇邊。踰花門。

### 錦繒維舟

吳甘寧住止常以錦繒維舟。去輒割棄。以示奢侈。陳張正見賦得雪映夜舟詩。檣風吹影落。纜錦雜花浮。世言錦纜始於煬帝。非也。吳陳之閒已見矣。故杜子美秋興詩云。錦纜牙檣起白鷗。又錦纜回沙磧。蘭橈

避荻洲。又送二翁還江陵詩。火旗還錦纜。白馬出江城。

雙陸

王建宮詞。分明同坐賭櫻桃。收卻投壺玉腕勞。各把沈香雙陸子。局中鬪壘阿誰高。案狄仁傑家傳載武后語。仁傑曰。朕昨夜夢與人雙陸。頻不勝。何也。對曰。雙陸輸者。蓋謂宮中無子。此是上天之意。假此以示陛下。安可虛儲位哉。今新唐史削去宮中兩字。止云雙陸不勝無子也。余嘗與善博者論之。博局有宮。其字不可削。蓋削之。則無以見宮中之意。故王建詩亦云。

赤壁棲鶻

東坡謫居於黃五年。赤壁有巨鶻棲於喬木之上。後賦所謂攀栖鶻之危巢。俯馮夷之幽宮是也。韓子蒼靖康初守黃州三月而罷。因游赤壁。而鶻已去。作詩示何次仲。迂叟云。緩尋翠竹白沙遊。更挽藤梢上上頭。豈有危巢尚棲鶻。亦無塵跡但飛鷗。經營二頃將歸去。眷戀羣山爲少留。百日使君何足道。空餘詩句滿江樓。次仲和荅云。兒時宗伯寄吾州。諷誦高文至白頭。二賦人間真吐鳳。五年溪上不驚鷗。蟹嘗見水人猶怒。鶻有危巢孰敢留。珍重使君尋故迹。西風悵望古城樓。二詩皆及鶻巢。蓋推賦而云也。

灰心忍事霜鬢論兵

唐人詩。有意効承平。無功荅盛明。灰心緣忍事。霜鬢爲論兵。道直身還在。恩深命轉輕。鹽梅非擬議。葵藿是平生。白日長垂照。青蠅謾發聲。嵩陽舊田地。終擬復歸耕。中書堂北軒西壁。題灰心霜鬢之句者。驗其



書舊相李公迪之筆也。李入相時，邊兵未動，意在忍事之語。晏元獻中書卽事詩，嘗敘其事。晏詩曰：慘慘高槐落，淒淒餘菊殘。粉牆多記墨，聊爲拂塵看。正謂此也。前詩乃裴晉公中書卽事詩，見又元集。

### 太液池網索

元微之詩：紫珠深處少人知。網索西臨太液池。浴殿曉聞天語後，步郎騎馬笑相隨。注：網索在太液池上。學士候制，每歇於此。故晏元獻和宋子京召還學士院，有云：網索軒窗邃，鸞坡羽衛重。鷁舟還下瀨，星駟出飛龍。賦待三英集，辭須五吏供。會看邊燧息，橫需紫泥封者，爲此也。又一篇云：暮召三山峻，晨趨一節回。乍維青雀舫，還直右銀臺。陟降丹塗密，論思武帳開。欲談當世務，元藉軼羣才。

### 孟諸

東坡有去杭十五年復遊西湖詩，斷章云：誰憐寂寞高常侍，老去狂歌憶孟諸。高適有兩詩言孟諸，其一云：朝臨孟諸上，忽見芒碭間。赤帝終已矣，白雲長不還。其後又有封邱縣詩云：我本漁樵孟諸野，一生自是悠悠者。乍可狂歌花澤中，寧堪作吏風塵下。東坡所用，乃後一篇也。

### 一日十二憶

唐朱晝喜陳懿至詩云：一別一千日，一日十二憶。苦心無閒時，今夕見玉色。乃知山谷五更歸夢三千里，一日思親十二時之句，蓋取此。

### 醉眼曰纈

人皆以眼纈爲出李賀龜甲屏開醉眼纈。殊不知出庾信集醉眼曰纈。

飛蓬

晉左思賦白髮云。髮乃辭盡。誓以固窮。昔臨玉顏。今從飛蓬。髮膚至昵。尙不克終。聊用擬辭。比之國風。下荆公詩。久應飄轉作蓬飛。

赤霄行

文選七命。掛歸翮於赤霄之表。故杜子美薛少保畫鶴詩。赤霄有真骨。恥飲滂池津。送覃二判官詩云。肺肝若稍愈。亦上赤霄行。又有赤霄行詩。

打毯唱好

唐楊巨源觀打毯詩云。入門百拜瞻雄勢。動地三軍唱好聲。乃悟王建宮辭所謂對御難爭第一籌。殿前不打背身毬。內人唱好龜茲急。天子龍輿過玉樓。

梅詩用月落參橫事

秦少遊和黃法曹梅花詩。月落參橫畫角哀。暗香銷盡令人老。世謂少游用古善哉行云。月沒參橫。北斗闌干。親友在門。忘寢與餐。案異人錄載隋開皇中。趙師雄遊羅浮。一日天寒日暮。於松林間酒肆旁舍。見美人淡妝素服出迎。時已昏黑。殘雪未消。月色微明。師雄與語。言極清麗。芳香襲人。因與之叩酒家門。共飲少頃。一綠衣童來笑歌戲舞。師雄醉寢。但覺風寒相襲。久之東方已白。起視乃在大梅花樹下。上有翠

羽啾嘈。相顧月落參橫。但惆悵而已。乃知少游實用此事。

### 九江千歲龜歌

張文潛有二石龜。晁无咎名其大者爲九江。小者爲千歲。文潛因作九江千歲龜歌一首贈无咎。略云。老龍洞庭怒。蕩覆堯九州。調半山老人也。又云。禹咄嗟。水平流。謂司馬君實也。

### 修網銀刀

蘇詩云。往年京國厭蓬蒿。長羨淮魚壓楚糟。今日橐駝橋下泊。恣看修網出銀刀。觀顏魯公放生池碑。方悟此詩湖州所作。

### 漢陂

唐元澄撰秦京雜記。載漢陂以魚美得名。故杜子美漢陂西南臺詩。空濛辨魚艇。子美又有漢陂行及鄠縣源大宴漢陂詩。廣韻五旨。美字下有漢字。注云。漢陂在京兆鄠縣。工部二詩。皆言終南在武功縣。與鄠縣北近。

### 銀盤海底出

東方朔神異經記。北荒有異國。銀盤大五丈。中有明珠數丈。照千里。乃悟盧仝月蝕詩。爛銀盤從海底出之語。

### 書畫賤肥貴瘦

山谷次韻子瞻和子由觀韓幹馬。因論天馬詩云。曹霸弟子沙苑丞。喜作肥馬人笑之。李侯論幹獨不爾。妙畫骨相遺毛皮。翰林評書乃如此。賤肥貴瘦人未知。蓋謂東坡嘗與孫莘老求墨妙亭詩云。嶧山傳刻典刑在。千載筆法留陽冰。杜陵評書貴瘦硬。此論未公吾不憑。短長肥瘠各有態。玉環飛燕誰敢憎。意屬此也。

撥刺跋刺

杜子美詩。沙頭宿鷺連拳靜。船尾跳魚撥刺鳴。案撥刺兩字。張衡思元賦云。彎威弧之撥刺兮。射罽冢之封狼。注曰。撥音方。割反。刺音力。達反。撥刺。張弓聲而非魚也。惟李太白用意與杜子美同。李酬小吏贈雙魚詩云。雙鰓呀呷。鰓鬣張。跋刺銀盤欲飛去。惟李以撥爲跋。

金柅園

臨川郡圃舊名金柅。今則沒其名。徐鉉鼎臣送從兄赴臨川幕詩云。石頭城下春潮滿。金柅亭邊綠樹繁。謂此也。荆公集句送吳顯道詩亦云。臨川樓上柅園中。

作音佐

張文潛明道雜志。韓退之作方橋詩云。可居兼可過。後乃云。方橋如此作。是讀作作佐也。余考唐文。不止退之。皮日休松陵集有胥口卽事六言詩。鴛鴦一處兩處。舴艋三家五家。會把酒船隈荻。共君作箇生涯。注。去音。乃知唐以作音佐舊矣。廣韻。佐字下有作字。並子賀切。造也。

足下黑子大貴

袁天綱相書云。足下有龜文黑子。並大貴。一品宰輔之相。唐北夢瑣言。吳行魯少事內官西門軍容。一日爲洗足。中尉以脚下文理示之。曰。如此文理。爭教不作十軍軍容。行魯曰。某亦有之。乃脫履呈中尉。歎曰。我爲汝成之。後假以軍職。有功除西川節度。制云。爲命代之英雄。作人中之祥瑞。唐開元傳信記云。安祿山初爲張韓公帳下走使之吏。韓公嘗令祿山洗足。韓公脚下有黑點子。祿山因洗脚而竊視之。韓公顧笑曰。黑子。吾貴相也。獨汝窺之。亦能有之乎。祿山曰。某賤人也。不幸兩足皆有。比將軍黑而加大。竟不知是何祥也。韓公奇而觀之。益親厚之。約爲義兒。而加薦寵。余以二事推考。益知天綱之言可信。

坐隱手談

豫章奕碁詩。坐隱不知巖穴樂。手談勝與俗人言。案世說。王中郎以圍碁是坐隱。支公以圍碁爲手談。又語林曰。王以圍碁爲手談。在哀制中祥後。客來方幅爲會戲。然唐杜陽編云。大中間。日本國貢玉碁子。云。本國南有集真島。島上有手譚池。池中出碁子。此又何邪。

烏鬼

元微之酬樂天詩。病賽烏稱鬼。巫占瓦代龜。注云。南人染病。並賽烏鬼。因悟杜子美詩。家家養烏鬼。頓頓食黃魚之意。沈存中以烏鬼爲鷓鴣。不知又何所據也。

分種越人田

唐戴叔倫有撫州對事後送外生宋垓歸饒州觀侍呈上姊夫詩云淹留三十年分種越人田案嚴助傳淮南王安上書諫武帝擊南越云越人欲爲變必先田餘干界中韋昭注云越邑今鄱陽縣也然前漢志皆以干爲汗應劭云汗音干舊唐書地里志云干隋朝去水

好漢長史

東坡餞顧子敦詩人間一好漢誰似張長史舊史張柬之爲荊州長史則天謂狄仁傑曰安得一好漢用之狄因薦柬之新史易好漢爲奇男子

洗盞開嘗對馬軍

韓持國謝邵堯夫九日遠寄新酒詩云有客忽傳龍阪至開樽如對馬軍嘗自注云錦屏山題名有記河南府使馬軍送新酒余乃知杜詩洗盞開嘗對馬軍

裴二端公

鮑彪杜詩譜論第十卷大歷十四年己酉年五十八有次湘江宴餞裴二端公赴道州詩又有暮秋枉裴道州手札詩又有暮秋枉裴道州手札率爾遣興詩又有湘江宴餞裴二端公赴道州詩彪皆不著裴二端公爲何人余偶讀蔣參政之奇武昌怡亭序云怡亭銘乃永泰元年李陽冰篆李莒八分而裴虬作銘又云因過活溪觀唐賢題名有河東裴虬字深源大歷四年爲著作郎兼侍御史道州刺史始知杜甫所謂裴二端公者爲虬也余因著此以補鮑氏之闕裴虬怡亭銘曰崢嶸怡亭盤薄江汀勢歷西塞氣涵東

溟風雲自生。日月所經。衆木成幄。羣山作屏。故余逃世。於此忘形。歐公集古錄。亦著怡亭本末甚詳。

昭靈夫人

東萊先生呂居仁記晁伯字載之。學問精確。少見其比。嘗作昭靈夫人祠詩云。殺翁分我一盃羹。龍種由來事杳冥。安用生兒作劉季。暮年無骨葬昭靈。高祖紀止云。漢王卽皇帝位於汜水之陽。追尊先媪曰昭靈夫人。其詳見於陳畱風俗傳云。小黃縣者。宋地黃鄉也。沛公起兵野戰。喪皇妣於黃鄉。天下平定。乃使使者以梓宮招魂幽野。於是有丹蛇在水。自洒濯入於梓宮。其浴處有遺髮。故諡曰昭靈夫人。

別酒莫畱殘

周庚信舞媚歌六言云。少年惟有歡樂。飲酒那得畱殘。豫章長短句云。一盃別酒莫畱殘。出此。

頓食

杜詩。頓頓食黃魚。頓頓字亦有所本。晉謝僕射陶太常詣吳領軍坐久。吳畱客作食。日已中。使婢賣狗供客。客比得一頓食。殆無氣可語。

臨無地

杜詩。草閣臨無地。柴扉永不關。今世注本無說。王原叔云。他本又爲荒蕪之蕪。遂兩存之。然文選云。飛閣下臨於無地。

玉魚鐵馬

也。王原叔又言杜詩多用當時事。如云玉魚蒙葬地者。事見韋述兩京記。鐵馬汗常趨者。昭陵石馬助戰是也。

禁酒國

東坡次韻趙明叔碧香酒詩。先生未出禁酒國。蓋用盧仝何時得出禁酒國。

木上座

東坡詩留我同行木上座。贈君無語竹夫人。案慧日至夾山。夾山問與甚麼人同行。日云。有箇木上座。蓋謂拄杖也。

金叵羅

東坡詩歸來笛聲滿山谷。明月正照金叵羅。案北史祖珽盜神武金叵羅。蓋酒器也。韓子蒼詩云。勸我春風金叵羅。

別駕別乘

別駕。始後漢州置別駕治中。然則別駕者。官之名也。若別乘。則別駕之義。非官名也。晉庾亮與郭游書云。別駕舊與別乘同流。王化於萬里。任居刺史之半。東坡蒼田國博詩。風流別乘多才思。

無垢洗更輕

東坡宿海會寺詩。本來無垢洗更輕。樂府云。居士本來無垢。案維摩詰經偈云。八解之浴池。定水湛然滿。



布以七淨華浴此無垢人。

煩惱睡蛇

東坡石臺長老脅不至席二十年。贈詩云。誰信吾師非不睡。睡蛇已死得安眠。案遺教經。煩惱毒蛇。睡在汝心。睡蛇既出。乃可安眠。坡取此。

何遜早梅詩

杜子美和裴迪早梅詩。還如何遜在揚州。舊注云。梁史何遜傳。不見揚州事。前輩多引遜早梅詩云。兔園標物序。驚時最是梅。衝霜當路發。映雪擬寒開。枝橫卻月觀。花遶凌風臺。知應早飄落。故逐上春來。案此詩見初學記。不見在揚州意耳。予案三輔決錄云。遜在揚州。見官梅亂發。賦四言詩。人得傳寫。乃知杜指此事。

看朱成碧

李太白前有樽酒行云。催絃拂柱與君飲。看朱成碧顏始紅。案梁王僧孺夜愁示諸賓詩云。誰知心眼亂。看朱忽成碧。又云。看朱成碧思紛紛。憔悴支離爲憶君。不信比來長下淚。開箱看取石榴裙。武則天詩也。見郭茂倩樂府。

和戎如樂和

孔融與常林甫書曰。西土之人。解仇崇好。以順風化。萬里雍穆。如樂之和。雖爲國家威靈感應。亦實士毅。

堪事之效也。案左氏傳。晉悼公語魏絳曰。子教寡人。和諸戎狄。以正諸華。八年之中。九合諸侯。如樂之和。無所不諧。請與子樂之。乃知融用此語。

闕門銀榜

杜詩。曲江翠幕排銀榜。案神異經曰。東方有宮。青石爲牆。高三仞。左右闕高百丈。畫以五色。門有銀榜。

孔子志在春秋

元祐間。國學出孔子志在春秋論。時學官止引何休公羊序文。殊不知出孝經鉤命訣曰。孔子曰。吾志在春秋。行在孝經。以春秋屬商。以孝經屬參。

天洗兵

杜詩有洗兵行。末章云。安得壯士挽天河。淨洗甲兵長不用。案說苑。武王伐紂。風霽而乘以大雨。散宜生入諫曰。此非妖歟。王曰。非也。天洗兵也。

煙生遙岸隱月落半崖陰

唐太宗遼東山夜臨秋詩。煙生遙岸隱。月落半崖陰。蓋取沈庾詩。沈約登元暢樓詩云。雲生片嶺黑。日下半溪陰。庾肩吾漢高廟詩云。塵飛遠騎沒。日徙半峰寒。

黃鶴樓下仙人洞

東坡集有李公擇求黃鶴樓詩。其詩云。黃鶴樓前月滿州。抱關老卒饑不眠。夜聞三人笑語言。羽衣著屐。

響山前。非鬼非人意。其仙石屏。三扣聲清圓。洞中鏗鉉。落門關縹緲。入石如飛煙。雞鳴月落風馭遠。迎拜稽首。願執鞭。汝非其人。骨腥臙。黃金乞得重。莫肩持歸。包裹弊席氈。夜穿茅屋光射天。里閭來觀已變遷。似石非石鉛非鉛。或取而有衆忿喧。訟歸有司。今幾年。無功暴得喜欲顛。神人戲汝真可憐。願君爲攷然不然。此語可信。馮公傳案。鄂州黃鶴樓下有石光徹。名曰石照。其右巨石。世傳以爲仙人洞也。一守關老卒。每晨起卽拜洞下。一夕月明如晝。見三道士自洞中出。吟嘯久之。將復入洞。卒卽從之。道士曰。汝何人邪。卒具言其所以。且乞富貴。道士曰。此洞間石。速抱一塊去。卒持而出。石合無從而入。明日視石。黃金也。鑿而貸之。衣食頓富。爲隊長所察。執之以爲盜也。卒以實告。官就取其石。至郡則金化矣。非金非玉非石。非鉛。因藏於軍資庫中。蓋馮當世所言如此。故東坡詩用其事。

### 鶴料符

宋景文筆記著闕疑一條云。吳郡有鶴料符。未詳其義。王洙李淑最爲博識。亦各未喻。已上皆宋說。予案唐松陵集載皮日休新秋詩云。酒坊吏到長相見。鶴料符來每探支。注云。吳郡有鶴料符案。不知宋偶忘此何邪。

### 絃管作離聲

歐陽公詩。我亦只如常日醉。莫教絃管作離聲。案吳越春秋。句踐伐吳。乃命國中與之訣。而國人悲哀。皆作離別之聲。

祭以鬼宿渡河爲候

葉少蘊避暑錄話記近見翟公巽云作祭儀十卷而未之見問其大約謂如或祭於昏或祭於旦皆非是當以鬼宿渡河爲候而鬼宿渡河常在中夜必使人仰占以俟之其他大抵類此援證皆有據公巽博學多聞不肯碌碌同衆所見必過人也予案錢希白洞微志返魂香傳云司天主簿徐肇少失父母常念不面庭闈有蘇德哥者語肇曰子聞古之返魂香乎肇曰聞之德哥善合此物員外或有求見必置之肇泣言父母事曰後三日夜於此堂中借緋幕二條遮之一如召客仍曰夜半可至蓋候鬼宿渡河之後逡巡夜漏已半遂命肇於幕外見之然則翟公巽祭儀以鬼宿渡河爲候者蓋本蘇德哥之事耳豈少蘊偶忘之邪

輓語

杜子美詩夜闌聽輓語本法華經又以輓語一云言詞柔輓

# 能改齋漫錄卷七

事實

摩頂致踵

孟子摩頂放踵。蓋放字恐誤也。或是致字。致放字相類。見李善文選注。

腹腴

杜子美徧勸腹腴。愧少年。本禮記冬右腴夏右鰭。鄭氏曰。腴。腹下也。前漢九州膏腴。師古曰。腹下肥曰腴。

鍊師鍊師

杜子美憶昔行。更訪衡陽董鍊師。南遊早鼓蕭湘拖。鍊師當是衡山道士耳。取鍊形之意。故道家有靈寶五鍊經。案後魏李順興。乍愚乍智。人莫識之。其言未來事。時有中者。常冠道士冠。時人有憶者。輒至其家。號爲李鍊師。後有張鍊師。亦不知其名字。好言未然之事。世人以張類順。亦呼爲張鍊師。見本傳。然則稱道士而以鍊師。其來久矣。不始於唐也。李白有贈嵩山焦鍊師詩序云。嵩邱神人焦鍊師者。不知何許婦人也。司空表聖亦有送張鍊師還峨眉山詩。皇甫冉亦有少室山韋鍊師昇仙歌。鮑溶亦有宿青牛谷梁鍊師仙居詩。案唐六典云。道士修行。其德高思精。謂之鍊師。乃知鍊師之名。其來甚久。但鍊字從系。

麻鞭見天子

王叡炙穀子云。夏商以草爲屨。左氏曰。菲屨也。至周以麻爲之。謂之麻屨。貴賤通著。晉永嘉中。以絲爲之。宮中妃嬪皆著。故杜子美述懷詩云。麻屨見天子。衣袖露兩肘。

浮雲蔽日

潘子真詩話曰。總爲浮雲能蔽日。長安不見使人愁。李太白詩也。陸賈新語曰。邪臣蔽賢。猶浮雲之障白日也。白用此。予案史記龜策傳亦云。日月之明。而時蔽於浮雲。

桑蔭不徙

唐尉遲敬德贊曰。敬德之來。太宗以赤心付之。桑蔭不徙。而大功立。案戰國策。馮忌對趙王曰。堯見舜於草茅之中。席隴畝而廕庇。桑陰移而授天下。又劉子曰。堯之知舜。不違桑陰。袁孝政注云。堯嘗舉舜於服繹之陰。與舜語於桑樹下。樹陰不移。堯卽知舜。

賑濟振濟

顏師古匡謬正俗曰。賑濟當用振字。說文曰。振。舉也。救也。諸史籍所云。振給振貸振業者。其義皆同。盡當爲振字。今人之作文書者。以其事涉貨財。改振爲賑。案說文解字云。富也。左氏魏都賦曰。白藏之藏。富有無隄。同賑大內。控引世資。此則訓不相干。何得混雜。諸云振給振貸者。並以饑饉窮厄。將就困斃。故舉救之。使得存立耳。寧有富事乎。以上皆顏說。予以顏說甚當。但未有據。案春秋傳。文公十六年。楚人出師。自廬以往。振廩同食。注云。廬。今襄陽中廬縣也。振。發廩倉也。同食。上下無異饌也。然則振濟當以左氏爲據。

今字書止云賑言其富蓋言於利能不失時則可以致富矣漢汲黯傳發河內倉粟以振貧民亦作此振字。

東邊日下終無雨闕上封書合有碑

潘子真詩話記張文潛詩云東邊日下終無雨闕上封書合有碑東邊日出西邊雨道是無晴卻有晴此劉禹錫竹枝歌也別後長相思頓書千文闕題碑無罷時此宋華山畿詞也事見匠智古今樂錄子又以爲文潛兼取宋讀曲歌詞耳打壞木棲牀誰能坐相思三更書石闕憶子夜啼碑梁元帝金樂歌亦云石闕題書字

野鴛鴦

杜子美豔曲云使君自有婦莫學野鴛鴦古樂府夜黃倚歌云湖中百種鳥半雌半是雄鴛鴦逐野鴨恐畏不成雙豈非用此邪

魚收亥日

豫章古漁父詩云魚收亥日妻到市醉臥水痕船信風嘗以未知亥日事讀張籍江南曲云江村亥日長爲市落帆度橋來浦裏乃知籍亦用此然尙未知出處後得館中本李淳風易鏡占漁獵勝負篇云取魚卦宜二水又云取魚宜見水忌土蓋亥子屬水乃知魚收亥日所自

魚龍夜鳥鼠秋

杜子美秦州雜詩。水落魚龍夜。山空鳥鼠秋。元注曰。秦有魚龍川。鳥鼠谷名也。禹貢所謂鳥鼠同穴。杜田補遺曰。太平御覽載關中諸水云。水經注曰。有一水出天水縣西山。人謂小隴山。其水出五色魚。俗以爲龍。而莫敢捕。謂是又爲魚龍水。又爾雅釋鳥云。鳥鼠同穴。其鳥爲鷓。其鼠爲鼯。郭璞注云。鼯如人家鼠而短尾。鷓似鷄而小。黃黑色。穴入地三四尺。鼠在內。鳥在外。今在隴西首陽縣。鳥鼠同穴山中。以上皆杜說。予案倦游雜錄云。隴西地名魚龍。出石魚。掘地取石。破而得之。多鮒。泊鰈。亦有數尾。相隨者。如以漆描畫。鱗鬣肖真。燒之。尚作魚腥。魚龍。古之陂澤也。豈非魚生其中。山頽塞。漸久而土凝爲石。故破之。有魚形。今衡州有石魚。無異隴州者。杜甫詩有水落魚龍夜。山空鳥鼠秋。正謂隴州也。然則倦游所載果是否。予又案酈氏水經曰。魚龍以秋日爲夜。且龍秋分而降。則蟄寢於淵。疑杜詩或用是。今備載於此。以俟識者。

茂才英俊英雄

西漢自武帝始。下詔舉茂才異等。可爲將相。應劭曰。舊言秀才。避光武諱。稱茂才。然漢以後所舉者。皆稱秀。不復稱茂矣。唐孔穎達嘗引辨名記云。倍人曰茂。十人曰選。倍選曰雋。千人曰英。倍英曰賢。萬人曰傑。倍傑曰聖。而魏劉劭人物志英雄第八卷云。草木之精秀者爲英。獸之羣特者爲雄。故人之文武茂異者。取名於此。是故聰明秀出。謂之英。膽氣過人。謂之雄。

藉口藉手

藉手本俗語。然亦本於藉口。東坡跋邢敦夫賦云。斯亦足以藉手見古人矣。案左傳成公二年曰。若苟有



以藉口而復於寡君。君之惠也。杜預注云。藉。薦復白也。孔穎達曰。禮。承玉之物。名爲纒藉。藉是承薦之言。故爲薦也。復者。報命於君。故爲白也。言無物則空口以爲報。少有所得。則與口爲藉。故曰藉口。服虔云。今河南俗語。治生求利。少有所得。皆言可用藉手矣。然左氏襄公十一年云。苟有以藉手。則知非俗語也。其來久矣。

### 黃鳥

杜詩。轉枝黃鳥近。泛渚白鷗輕。蓋用齊虞炎玉階怨云。紫藤拂花樹。黃鳥度青枝。

### 弱枝棗朱仲李

王彥輔塵史云。李善注文選。於潘岳閒居賦。周文弱枝之棗。房陵朱仲之李。善以爲未詳。彥輔以出王子年拾遺記曰。北極有岐峯之陰。多棗樹。百尋。其枝莖皆空。其實長尺。核細而柔。百歲一實。夫以岐乃周文所居。又棗枝莖皆虛。核細而柔。任昉述異志曰。房陵定山有朱仲李園三十六所。李尤果賦云。三十六園。朱李是也。以上皆王說。予案王子年本傳。子年隱於東陽。石季龍之末。遷於倒獸山。苻堅累召不起。以晉史攷之。石季龍始以成帝咸康元年僭位。至廢帝太和六年死。潘岳事西晉。孝武帝及惠帝朝。遷給事黃門侍郎。其作閒居賦。乃其時也。然則子年所作拾遺記。岳未及見。必矣。而彥輔以爲用其事。何邪。以予觀之。岳所用周文棗事。雖與子年所載同。第恐又出他書。不止見於拾遺記耳。不然。豈有未爲拾遺記數十年前。而斥之以用其事邪。予後讀西京雜記云。初修上林苑。羣臣遠方各獻名果異木。棗有七種。其一弱

枝棗。予意岳用此。

東方朔爲歲星

杜子美贈鄭十八詩。禰衡實恐遭江夏。方朔虛傳是歲星。舊注曰。俗謂東方朔爲太白星非也。予案班固漢武故事。並西京雜記。並云。東方朔死。上疑問西王母使者。使者曰。朔是木帝精爲歲星。下遊人中。以觀天下。非陛下臣也。故夏侯孝若畫贊云。神變造化。靈爲星辰也。

俾倪女牆

春秋左氏傳。宣公十二年。守陴者皆哭。杜預注曰。陴。城上俾倪。皆哭。所以告楚窮也。孔穎達曰。陴。城上小牆。俾倪者。看視之名。廣雅云。陴。俾倪。女牆也。釋名云。城上垣曰陴。於其孔中。俾倪非常。亦言陴益也。助城之高也。後世用俾倪。皆轉作睥睨。梁王筠和新渝侯巡城詩云。眾惡分曉色。睥睨連秋霧。故杜子美詩云。連連睥睨侵。又南極詩云。睥睨登哀柝。矛弧照夕曛。唐雍陶河陰新城亦云。河池暗與溝塍合。山色遙將睥睨連。徐敬業登瑯琊城云。登陴起遐望。莊子。雖逢蒙不能睥睨。

陴堞。俾倪。短牆。短垣。女牆。

春秋左氏傳。襄公六年。晏弱圍萊壘之環城。傳於堞。注云。堞。女牆也。又二十五年。吳子門於巢。巢牛臣隱於短牆以射之。二十七年。盧蒲嫫攻崔氏。崔氏堞其宮而守之。注曰。堞。短牆也。陴。堞。俾倪。短牆。短垣。女牆。皆一物也。說文云。堞。城上女垣也。廣雅云。陴。俾倪。女牆也。釋名曰。女牆。言其卑小。比之於城。如女子之於

丈夫也。故杜子美上白帝城詩。城峻隨天壁。樓高望女牆。劉長卿登餘干古縣城云。官舍已空秋草綠。女牆猶在夜烏啼。劉禹錫詩云。夜深猶過女牆來。韓偓故鄉詩云。塞雁已侵池籩宿。宮鶉猶戀女牆啼。此學長卿也。

### 不夜城

解道唐齊地記曰。齊有不夜城。蓋古者有日夜出見於東萊。故萊子立此城以不夜爲名。方悟杜詩無風雲出塞。不夜月臨關之句。又見前漢地理志顏師古注。

### 山魃一足

廣異記云。山魃嶺南皆有一足反踵。手足皆三指。雄曰山丈。雌曰山姑。夜叫人門。雄求金繒。雌求脂粉。故杜有懷台州鄭司戶詩云。山鬼獨一脚。蝮蛇長如樹。

### 眼有五輪

東坡贈眼醫王生彥若詩云。吾於五輪間。蕩蕩見空曲。案龍樹王菩薩眼論。有五輪血風氣水肉。五輪應五臟也。

### 玉粒

王子年拾遺記。員嶠之山名環邱。上有方湖千里。多大鵠。高一丈。羣飛於湖際。銜採不周之粟。於環邱之上。粟生穰高五丈。其粒皎然如玉也。故杜茅堂檢校收稻詩云。紅鮮終日有。玉粒未吾慳。又云。玉粒定晨

炊紅鮮似霞散。

玉盤

梁沈約應詔詠黎詩云。摧折非所慙。但令入玉盤。又梁簡文朱櫻詩云。已麗金釵瓜。仍美玉盤橘。故杜子美嚴公枉駕詩云。竹裏行廚洗玉盤。何遜輕薄篇亦云。象牀沓繡被。玉盤傳綺食。

滄洲趣

謝元暉之宣城。出新林浦向版橋詩云。既歡懷祿情。復協滄洲趣。李善注曰。楊雄檄靈賦云。世有黃公者。起於滄洲。怡神養性。與道浮游。方悟杜子美劉少府山水障歌。聞君掃卻赤縣圖。乘興遣畫滄洲趣。

弈棋

孟子曰。弈秋。通國之善弈者也。趙岐注曰。弈。博也。或曰圍棋。論語曰。不有博弈者乎。又注云。有人名秋。據趙氏注。以博弈兼論。是未曉其義也。予案春秋襄公二十五年左氏傳。太叔文子曰。今寧子視君。不如弈棋。其何以免乎。弈者舉棋不定。不勝其耦。而況置君而弗定乎。杜預注曰。弈。圍棋也。楊雄方言曰。圍棋謂之弈。自關東齊魯之間。皆謂弈。故說文弈從収。言竦兩手而執之。棋者。所執之子也。弈者舉棋不定。不勝其耦。謂舉子下之不定。則不勝其耦。是棋爲子也。以子圍而相殺。故楊雄杜預云圍棋。

無射大鐘

魏收集有聘遊賦。其曰。珍是淫器。無射高懸者。人多不解。蓋收仕東魏。嘗聘蕭梁。作此賦耳。案周語。景王

二十三年鑄大鐘。名無射。伶州鳩諫之而不聽者也。秦滅周。其鐘徙於長安。歷漢魏晉。常在長安。及劉裕滅姚泓。又移於江東。歷宋齊梁陳。其鐘猶在。故收賦得而載之。及開皇九年。平陳。又遷於西京。置太常寺。至十五年。敕毀之。隋志不言其詳。惟高祖紀云。十一年春正月丁酉。以平陳所得古器。多爲妖變。悉命毀之。

### 丹書鐵契

漢高祖紀曰。丹書鐵契。金匱石室藏之。宗廟功臣表云。於是申以丹書之信。重以白馬之盟。無注解。予按春秋襄公二十三年左傳曰。初。斐豹隸也。著於丹書。杜預注曰。蓋犯罪沒爲官奴。以丹書其罪。孔穎達正義曰。近世魏律。緣坐配沒爲工樂雜戶者。皆用赤紙爲籍。其卷以鉛爲軸。此亦古人丹書之遺法。

### 掌上纖腰

陳江總怨詞行云。新梅嫩柳未障羞。情去恩移那可留。團扇篋中言不分。纖腰掌上詎勝愁。案梁羊侃性豪侈。有彈箏人陸大喜。著鹿角爪長七寸。儼人張淨婉。腰圍一尺六寸。時人咸推能掌上儼。

### 倚撫

韓退之石鼓歌曰。孔子西行不到秦。倚撫星宿遺羲娥。洪慶善辨之曰。上音奇。下之石切。來俊臣倚撫諸武。予以退之非用此。案文選。曹子建與楊德祖書曰。劉季緒才不逮於作者。而好詆訶文章。倚撫利病。李善引說文曰。倚。偏引也。張銑注曰。倚。偏撫。拾。上居綺切。下之石切。言偏拾人善惡。蓋退之所用。實本此也。

然倚一字。子建蓋用左氏襄十四年諸戎倚之。杜預注曰：倚，其足也。陸音居綺切。又前漢書班彪傳曰：昔秦失其鹿，劉氏逐而倚之。師古注曰：倚，偏持其足也。音居蟻反。皆作側音。洪氏音奇非是。

短褐短褌

韓退之馬厭穀曰：馬厭穀兮，士不厭糠粃。士被文繡兮，士無短褐。洪慶善辨曰：案列子云：衣則短褐，食則粢糲。音義引方言：短，複襦。許慎注淮南子云：楚人謂袍爲短。說文云：粗衣。又敝布襦也。又襜褕，短者謂之短褌。荀子作豎褐。注云：童豎之褐。漢書云：短褐不全。注云：短，童豎所著布長襦也。褐，毛布之衣也。杜子美云：賜浴皆長纓，與宴非短褐。及短褐風霜入，還丹日月遲。皆作長短之短。蓋襜褕短者，謂之短褌。則短義亦通。抑古書自有作短褐者。余未之見也。以上皆洪說。余案文選班彪王命論曰：思有短褐之襲，擔石之蓄。張銑注曰：短褐，麤衣也。韋昭曰：短爲短。短，襦也。毛布曰褐。李善注曰：短，丁管切。退之與子美皆熟文選。李善旣以短爲丁管切，而韋昭又以短爲短，則短褐之爲長短之短，自有明據。蓋慶善偶忘文選耳。今彪傳皆作短褐，惟選不然。短音常恕切。

虛牝

韓退之贈崔立之詩云：可憐無補費精神。有似黃金擲虛牝。洪慶善曰：牝，谿谷也。古詩云：哀壑叩虛牝。余案古詩之意，虛牝當是壑中之窟穴耳。所以老子曰：元牝之門，是爲天地之根。然大戴禮以邱陵爲牡，谿谷爲牝。洪蓋取大戴之意耳。

么麼

韓退之寄崔立之詩云。乃令千里鯨。么麼微螽斯。洪慶善曰。麼。亡果切。么麼。細小貌。班彪曰。么麼不及數子。余案通俗文曰。不長曰么。細小曰麼。莫可切。然洪以細小兼論么麼。非矣。鶚冠子曰。無道之君。任用么麼。動則煩濁。有道之君。任用雄傑。動則明白。

麥秀蘄兮麥秀漸漸

李善注枚乘七發曰。麥秀蘄兮雉朝飛。引宋玉笛賦云。麥秀蘄兮鳥華翼。非也。余案尚書大傳曰。微子將朝周。過殷之故墟。見麥秀之蘄蘄。禾黍之蠲蠲也。曰。此故父母之國云云。謂之麥秀歌。歌云。麥秀漸兮。禾黍油油。彼狡童兮。不我好仇。蓋宋玉笛賦亦本此耳。蘄埤蒼曰。麥芒也。而大傳序與歌。蘄漸二字不同。何也。蘄。五臣音子兼切。李善音慈斂切。蠲油。序歌二字亦不同。

居楔

韓退之進學解。楔字。增廣韓集注曰。楔。音屑。杙也。予曰。非也。此蓋從韻略所注。案陸德明音義。是古黠反。爾雅曰。椈。謂之楔。疏曰。椈者。門兩旁長木。一名楔。李巡曰。椈。謂椈上兩旁木。禮記玉藻云。君入門。士介拂椈。鄭氏注曰。椈。門楔也。凡退之所言八物。各見於禮記爾雅。惟居一字無之。爾雅宮室類。雖言坳端。止謂堂角端。而非居也。予案齊顏之推家訓。載古樂府歌。百里奚詞曰。百里奚。五羊皮。憶別時。烹伏雌。吹扃屨。今日富貴忘我爲。引蔡邕月令章句曰。鍵。關牡也。所以止扉。或謂之剡移。然則當時貧困。並以門牡木作

薪吹耳聲類作屨。或又作居。然則居者關牡耳。所以退之配以椳闌楔。皆門所用也。前注以楔爲杙。非也。蓋杙者。概也。概者。闌也。退之不應重用概義。

功謝蕭規慙漢第恩從隗始詫燕臺

西清詩話記熙寧初張侍郎揆以二府成詩賀王文公公和曰功謝蕭規慙漢第恩從隗始詫燕臺示陸農師曰蕭規曹隨高帝論功蕭何第一皆撫故實而請從隗始初無恩字公笑曰子善問也韓退之鬪雞聯句感恩慙隗始若無據豈當對功字邪乃知前人以用事一字偏枯爲倒置眉目返易衣裳蓋慎之如此以上皆西清說予嘗以此論近誣蓋荆公用蕭何事乃漢嘗賜蕭何第北闕大第今二府成乃切題若以蕭何功第一則次第之第非第宅之第或又牽彊云借第以對臺唐人有此格此蓋不知漢嘗賜第事故作此語耳所恨未知正出處只具於唐李郢詩注郢有奉陪裴相公重陽日游安樂池亭詩云絳霄輕靄翊三台嵇阮襟情管樂才蓮沼昔爲王儉府菊籬今作孟嘉臺寧知北闕元勳在卻引東山舊客來自笑吐茵還酪酏日斜空從絳衣迴郢於第五句下注云漢賜蕭何等北闕大第以郢猶能知之孰謂荆公捨此而反舉第一之事爲對邪況荆公上曾魯公詩云且開京洛蕭何第未泛江湖范蠡船以此證之則非用第一之第甚明

吹屨屨

齊顏之推謂百里奚歌吹屨屨吹當作炊煮之炊以門牡木作薪炊耳予謂作吹其義亦通屨屨作薪以



爲火。則有吹之義。漢書趙氏無吹火焉。木華海賦曰：熺炭重燔，吹炯九泉。李善曰：吹，猶然也。炯，光也。言火之光下照九泉。

疏鑿

郭璞江賦曰：巴東之峽，夏后疏鑿，乃悟杜子美禹廟詩：早知乘四載，疏鑿控三巴。所本。

梢雲

吳都賦：梢雲無以踰，嶰谷弗能連，謂竹也。故五臣注曰：言雖梢雲之高，亦不能踰也。李善引漢書天文志曰：見梢雲，其說梢如樹也。予讀韓退之詩：梢梢新月，偃嘗疑梢字，乃知梢月亦如梢雲也。更俟識者訂之。

饕餮

顏之推云：眉毫不如耳毫，耳毫不如項條，項條不如老饕。此言老人雖有壽相，不如善飲食也。故東坡老饕賦：蓋本諸此。然左氏傳：縉雲氏有不才子，貪於飲食，冒於貨賄，天下之民，以比三凶，謂之饕餮。杜預注曰：貪財爲饕，貪食爲餮。何邪？無乃與東坡之說悟邪？予又案漢服虔引神異經云：饕餮獸名，身如羊，人面目在腋下，食人。然則饕餮均能食人，且字皆從食，雖不以財食分別亦可矣。惟離騷經：衆皆競進以貪婪兮，憑不厭乎求索。王逸注云：愛財曰貪，愛食曰婪。蓋此二字，或可分別，以貪字從貝，故耳。

跋扈畔換

後漢梁冀跋扈將軍。跋扈字見詩注。毛詩曰：無然畔換。鄭康成曰：畔換，猶跋扈也。拔與跋字通。故西京賦



睢盱拔扈。前世學者。未有不讀箋注。自本朝罷聲律。而後學者不復知有箋注矣。故文字時有不能知其來處。畔換。今本詩皆作畔。援班固高帝紀贊曰。項氏畔換。韋昭曰。跋扈也。

彎碣臨碕

王荊公彎碣詩云。石梁茅屋有彎碣。流水濺濺度兩陂。晴日暖風生麥氣。綠陰幽草勝花時。案左太冲吳都賦。左稱彎碣。右號臨碕。此言建業離宮也。故李善注曰。彎碣臨碕。閤闈名。李周翰注曰。彎碣臨碕。皆險峻也。三注不同。何邪。

明駝

洪駒父詩話云。古樂府願得明駝歸故鄉。今本明作鳴。非是。酉陽雜俎謂世傳明駝千里脚。謂駝臥屈足。腹不著地。而漏明最能遠行。以上皆洪說。予案朝野僉載云。後魏文帝定四大姓。李氏恐不入四姓。李氏夜乘明駝至洛。時四姓定訖。故人謂之駝。李氏明駝事。又見此。乃知駒父偶忘此事。

皮丹漆

杜詩。田父嗟膠漆。爲潼關棄甲也。左傳。縱其有皮。丹漆若何。

擅一壑之美

晉陸雲逸民賦曰。富貴者。是人之所欲。而古之逸民。輕天下。細萬物。而欲專一邱之權。擅一壑之美。豈不以身重於宇宙。而恬貴於芬華哉。荆公詩。我亦暮年專一壑。忽逢車馬便驚猜。蓋用此。

媒蘖媒蝮

葉少蘊云。漢書司馬遷救李陵之言曰。全軀保妻子之臣。從而媒蘖其短。孟康注。媒。酒醱。蘖。麴。謂釀成其罪。蓋齊人名麴餅爲媒。宋景文好造語。於唐新史記。程元振惡李光弼。乃言媒蝮以疑之。不知其別有據云。抑自爲之也。春秋外傳有云。雖蝮譖焉避之者。蝮音曷。木蠹也。言譖由中出如蠹然。或謂取諸此。然亦奇矣。以上皆葉語。予案唐書宦官列傳。又云。如媒而成。如蝮之蠹。審此。則景文果用此也。然少蘊所援春秋。乃國語。

櫓或作櫓

于櫓字。復古編以櫓字。或作櫓。賈誼過秦論。伏屍百萬。流血漂鹵。乃知古櫓字無木。後人增之耳。故文選孔璋檄吳將校部曲文。引伏屍千萬。流血漂櫓。止作從木。與史記前漢過秦論鹵字不同。通典用鹵簿。則戟楯在外。刀楯在內。以此知鹵乃于櫓之櫓。無可疑者。其曰簿者。籍記之稱也。後漢志曰。乘輿大駕。公卿奉引。太僕卿大將軍參乘。屬車八十一乘。備千乘萬騎。西都行祠天郊甘泉備之。官有其注。名曰甘泉鹵簿。蓋鹵簿始於武帝。其稱曰官有其注。則其爲籍記于櫓之稱。又可知也。應劭亦有漢官鹵簿圖。韋昭曰。櫓。大楯。蘇鶚演義以鹵者鼓也。簿者部也。臆說無取。

蜘蛛蝴蝶占喜

歐陽文忠公詩云。拂面蜘蛛占喜事。入簾蝴蝶報佳人。自注云。李賀詩。東家蝴蝶西家飛。白騎少年今日

歸。賀蓋用李淳風占怪書云。蚺蝶忽入人宅舍及帳幕內者。主行人即返。又云。生貴子吉。

鳥自呼名

東坡詩云。花因識面常含笑。鳥不知名時自呼。案北山經。蔓聯之山。有鳥焉。羣居而朋飛。其毛如雌雉。名曰交鳥。而其名自呼。食之已風。

雙賜筆

杜子美詩云。合分雙賜筆。案漢官儀。尚書令僕丞郎。月給赤管大筆一雙。篆題曰比工作楷。

醉如泥

後漢周澤。時人爲之語曰。生世不諧。作太常妻。一歲三百六十日。三百五十九日齋。一日不齋。醉如泥。案稗官小說。南海有蟲無骨。名曰泥。在水中則活。失水則醉。如一堆泥然。

行蛇入古桐

賈浪仙主長江簿。有題長江詩云。歸吏封宵鑰。行蛇入古桐。桐在縣廳前。大觀中。縣令胡同老。惡其枯枿。斫去。其不好事如此。

畫角鷹

杜子美賦。姜楚公畫角鷹。本綿州司錄廳照屏。皇祐中。任是官者。竊去。易以他畫。

花梁畫早梅

前輩詩不苟作也。如崔櫓梅詩云：初開已入鵬梁畫，未落先愁玉笛吹。人徒知下句取古樂府有落梅花曲，殊不知上句亦用陰鏗其新成安樂宮詩云：砌石披新錦，花梁畫早梅。

畫紙爲棋局敲針作釣鉤

杜子美詩云：老妻畫紙爲棋局，出東晉李秀四維賦曰：四維戲者，衛尉摯侯所造也。畫紙爲局，截木爲棋。又云：穉子敲針作釣鉤，出楚辭曰：以直針而爲鉤，維何魚之能得。

麗人行

梁沈約有麗人賦，略曰：狹斜才女，銅街麗人，亭亭似月，嫵婉如春。故杜子美有麗人行。

穠李落梅

蘇味道上元詩：遊妓皆穠李，行歌盡落梅。上句取梁蕭子顯美人篇曰：繁穠旣爲李，照水亦成蓮。下句取樂府落梅花曲。

笑林

祕閣有古笑林十卷，晉孫楚笑賦曰：信天下之笑林，調謔之具觀。笑林本此。

雨絕天

梁張率長相思詩曰：長相思，久離別，美人之遠如雨絕，獨延停，心中結。蓋用晉潘岳哀詩云：灌若葉落樹，邈若雨絕天。郭璞詩云：君若秋日雲，妾似突中煙，高下理自殊，一乖雨絕天。汪彥章表云：生平慙直，不隨。

世俗於雷同。歲晚棲遲。乃望君門而雨絕。

書來訪死生

陳後山別張芸叟詩云。此別時須問生死。孰知詩律解窮人。韓子蒼送張右同詩云。遙知此別常乖隔。莫惜書來訪死生。或者謂用柳子厚與王參元書云。因人南來。致書訪死生。非也。蓋本出梁王僧孺送商何兩記室詩。儻有還書便。一言訪死生。

腕將脫矣

齊任昉集。有小桂郡刺史鄧阿魯記云。時京師臺閣文帙。遭火無遺。詔郡國悉上民間所藏。阿魯爲郡小吏。差送圖籍至京。奏乞書吏二百人。口占分授。並自布籌。敏速如飛。吏曰。告公緩之。腕將脫矣。乃知唐書蘇頌傳。所載明皇平內難。書詔填委。獨頌在太極後閣。口所占授。功狀百緒。輕重無所差。書吏白曰。公徐之。不然手腕脫矣。祖任昉語也。

鳴蛙鼓吹

黃豫章薄薄酒云。傳呼鼓吹擁部曲。何如春水一池蛙。余案僕射王晏嘗鳴鼓吹候孔穉圭。聞蛙鳴。晏曰。此殊聒人耳。穉圭曰。我聽卿鼓吹。殆不及此。出齊陽玠談藪。

要路律

杜子美自謂頗挺出。立登要路津。蓋用古詩。何事策高足。先據要路津。

身輕一鳥過

杜子美身輕一鳥過。槍急萬人呼。蓋用虞世南侍宴應詔詩云。橫空一鳥度。照水百花然。

封事

杜子美詩。明朝有封事。數問夜如何。案漢置八儀。密奏陰陽。阜囊封板。故曰封事。又魏相傳。故事諸上書者。皆爲二封。署其一曰副。領尙書者。先發副封云云。

有狐綏綏

衛詩。有狐綏綏。在彼淇梁。毛曰。綏綏。匹行貌。案禹年三十未娶。行塗山。恐時暮失嗣。辭曰。吾之娶。必有應也。乃有白狐九尾而造於禹。禹曰。白者。吾服也。九尾者。其證也。於是塗山人歌曰。綏綏白狐。九尾龐龐。成於家室。我都攸冒。於是娶塗山女。乃知稱狐而以綏綏云者。禹時已有矣。出呂氏春秋。

冥冥江雨

杜子美詩。冥冥江雨熟楊梅。冥冥江雨。蓋用梁范雲巫山高云。冥冥暮雨歸。

酌酒

杜子美詩。把酒宜深酌。蓋用庾信王褒餉酒詩云。開君一壺酒。細酌對春風。

白雲邊

杜子美詩。送老白雲邊。蓋用梁簡文帝虎窟山寺詩。栖神紫臺上。縱意白雲邊。

春草隨青袍

杜子美詩。江草亂青袍。春草隨青袍。蓋用古詩。青袍似春草。長條隨風舒。周庾信哀江南賦云。青袍如草。白馬如練。

關東絹

杜子美詩。我有一匹好東絹。關東絹也。梁庾肩吾答武陵王賚絹啓曰。關東之妙。潛織陋其卷絹。

端能幾字正

陳後山除祕書省正字賦詩云。端能幾字正。敢恨十年遲。案唐明皇御勤政樓時。劉晏以神童爲祕書正字。年方十歲。明皇問晏曰。爲正字正得幾字。晏曰。天下字皆正。惟有朋字未得正。

久苦諸君

荆公字說成後。賦絕句云。久苦諸君共此勞。案李密兵敗。謂王伯當曰。兵敗矣。久苦諸君。我今日自刎。請以謝衆。

山色有無中

東坡水調歌頭云。長記平山堂上。敲枕江南烟雨。杳杳沒孤鴻。認得醉翁語。山色有無中。蓋歐陽文忠公長短句云。平山欄檻倚晴空。山色有無中。東坡蓋指此也。然王摩詰漢江臨汎詩。已嘗云。江流天地外。山色有無中。歐實用此。而東坡偶忘之耶。



海水立

蔡條西清詩話云。杜少陵文自古奧。如云。九天之雲下垂。四海之水皆立。忽翳日而飜萬象。卻浮雲而留六龍。萬舞陵亂。又似乎春風壯而江海波。其語皆磊落驚人。或言無韻者不可讀。是大不然。東坡有美堂詩。天外黑風吹海立。浙東飛雨過江來。蓋出此。以上皆蔡說。予案長水校尉關子陽謂天去人尙遠。而黑風吹海。蓋東坡博極羣書。兼用乎此。政如雪詩云。柳絮才高不道鹽。人徒知用撒鹽空中。差可擬。而不知兼用南史。但不道鹽耳。故事也。

龍尾道

清獻趙公嘉祐六年。言陳旭與御藥王世寧通家親戚。用是遷副樞。未行。遂勾出知虔州。有詩云。乍亂龍尾道。來刺虎頭城。蓋唐含元殿前龍尾道。自平塔地。凡詰曲七轉。由丹鳳門北望。宛如龍尾下垂於地焉。兩垠欄悉以青石爲之。故謂之龍尾道。賈公談錄。公旣出而旭亦罷。其謝到任表云。且虔雖遠方。而衢乃便道。過家上冢。懇章盡得於哀榮。跋山涉川之任。敢辭於艱險。而況樞臣報罷。物議有歸。廣聖君從諫之名。遂徵臣納忠之志。蓋公乃衢人也。

沈著痛快

豫章先生跋王右軍文賦云。余在黔南。未甚覺書字綿弱。及移戎州。見舊字多可憎。大概十字中有三四差可耳。今方悟古人沈著痛快之語。但難爲知音爾。蓋謂吳人皇象能草書。世稱沈著痛快。

鵲尾香爐

東坡詩有夾道青煙鵲尾爐。案松陵唱和集皮日休寄華陽潤卿詩云。鵲尾金爐一世焚。注云。陶貞白有金鵲尾香爐。又珠林云。宋吳興人費崇先。少信佛法。每聽經。常以鵲尾香爐置膝前。費崇先事。又見王琰冥詳記。

荔枝楊梅盧橘

梁蕭惠開云。南方之珍。惟荔枝矣。其味絕美。楊梅盧橘。自可投諸藩溷。故東坡詩云。南村諸楊北村盧。直與荔枝爲先驅。

觀者如堵牆

世說。衛玠從豫章至下都。人久聞其名。觀者如堵牆。故杜子美詩。集賢學士如堵牆。觀我落筆中書堂。

杜石筍行

杜石筍行。雨多往往得瑟瑟。案華陽記。開明氏造七寶樓。以眞珠結成簾。漢武帝時。蜀郡遭火。燒數千家。樓亦以燼。今人往往於砂土上獲眞珠。又趙清獻蜀郡故事。石筍在衙西門外。二株雙蹲。云眞珠樓基也。昔有胡人於此立寺爲大秦寺。其門樓十間。皆以眞珠翠碧貫之爲簾。後摧毀墜地。至今基脚在。每有大雨。其前後人多拾得眞珠瑟瑟金翠異物。今謂石筍非爲樓設。而樓之建。適當石筍附近耳。蓋大秦國多璆琳琅玕明珠夜光璧。水道通益州永昌郡。多出異物。則此寺大秦國人所建也。杜田嘗引酉陽雜俎。謂

蜀少城飾以金璧珠翠。桓温怒其大修。焚之。事爲證。非也。

胡奴

杜詩有示獠奴阿段云。曾經陶侃胡奴異。怪爾常穿虎豹羣。蓋謂其子也。按世說。陶胡奴爲烏程令。注云。胡奴。陶範小字。侃別傳曰。範字道則。侃第十子。侃諸子中最知名。歷尙書祕書監。何法盛以爲第九子。

嘍啞

柳子厚答晉問。僕乃蹇淺窄僻。跳浮嘍啞。案魏公子無忌列傳。公子曰。晉鄙嘍啞宿將。往恐不聽。上音烏。百反。下音莊。白反。啞。聲也。左傳。行扈啞啞。啞。又音子夜切。廣雅曰。啞啞。鳴也。漢光武贊。啞。亦用此字。嘍。廣韻云。嘍。噴。大喚。亦聲也。

主人翁

韓退之燈花詩。更煩將喜事。來報主人翁。案范睢曰。主人翁。習知之。

月蝕於蝦蟆

盧仝月蝕詩云。傳聞古老說。蝕月蝦蟆精。案龜策傳。日爲德而君於天下。辱於三足之烏。月爲刑而相佐。見食於蝦蟆。

祿山兒

豫章中興碑詩。明皇不作包荒計。顛倒四海由祿兒。案祿山事迹云。正月二十日。祿山生日。賜物甚多。後

三日召祿山入內。貴妃以錦繡綳縛祿山。令內人以綵輿舁之宮中。歡呼動地。明皇使人問之。報云。貴妃與祿山作三日洗兒。明皇就觀之。大悅。因賜貴妃洗兒金銀錢物。極歡而罷。自是宮中皆呼祿山爲祿兒。不禁其出入。

沿牒

顏延之詩云。測恩躋愉逸。沿牒懵浮賤。注云。沿牒。隨牒也。予案王衍曰。隨牒推移。遠至於此。

鎚塵染素衣

謝元暉酬王晉安詩。誰能久京洛。鎚塵染素衣。予案陸士衡爲顧彥先贈婦詩云。京洛多風塵。素衣化爲鎚。謝本此。

夜航船

樂府有夜航船。政謂浙西耳。皮日休蒼陸龜蒙詩云。明朝有物充君信。榼酒三瓶寄夜航。

玉盤承露

唐裴潏題青龍寺白牡丹絕句云。長安豪貴惜春殘。爭賞新開紫牡丹。別有玉盤承露冷。無人起就月中看。案廬山記。山有三石梁。廣不盈尺。俯瞻無底。吳猛將弟子過此梁。見老翁坐桂樹下。以玉盤承甘露與猛。

遷次

陳氏詩云。今日何遷次。案左傳芊尹蓋對曰。廢日共積。一日遷次。杜注云。一日便遷次。不敢留君命。

### 皋橋客死

蘇子美謫死姑蘇。江鄰幾作詩云。郡邸獄冤誰與辨。皋橋客死世同悲。案吳郡圖經續記云。皋橋在吳縣西北。皋伯通字奉卿所居之地也。伯通爲漢朝議郎。卒葬胥門西二百步。號伯通墩。昔梁鴻娶孟光。同至吳。居伯通廡下。爲人賃舂。伯通察而異之。乃舍之於家。鴻卒。又爲葬之。哀江南賦云。皋橋羈旅。謂此。古今謂江善用事者以此。

### 白雲司職

胡武平宿賀晏元獻轉刑部侍郎啓云。紫詔疏恩。白雲登秩。孫逖作裴敦復刑部尙書制云。俾踐白雲之司。案左氏傳。郟子曰。黃帝以雲紀。故爲雲師。而雲名職。林注云。黃帝受命有雲瑞。故以雲紀事。春官爲青雲。夏官爲縉雲。秋官爲白雲。冬官爲黑雲。中官爲黃雲。故類要刑部曰。白雲司職。人命是懸。而白樂天詩亦云。清光莫獨占。亦對白雲司。乃秋雲詩也。劉禹錫送鶴詩。昨日看成送鶴詩。高籠攜出白雲司。李嘉祐詩。漏長丹鳳闕。秋冷白雲司。

### 別分子將打衙頭

沈存中在延安作口號云。別分子將打衙頭。案唐僖宗光啓三年。魏博節度使樂彥禎。其子從訓。聚亡命五百餘人爲親兵。謂之子將。

五百弓一牛鳴

王荊公詩。靜占寬間五百弓。又詩。白下亭東鳴一牛。又詩。潮溝直下兩牛鳴。案唐西域記云。失數量之稱。謂踰繕那。舊曰由旬。踰繕那者。曰古聖王一日軍行。舊傳一踰繕那四十里矣。印度國俗乃三十里。教所載惟十六里。窮微之數。分一踰繕那四十里。爲八拘盧舍。八拘盧舍者。謂大牛鳴聲所極聞爲拘盧舍。分一拘盧舍爲五百弓。分一弓爲四肘。分一肘爲二十四指。分一指節爲七宿度。乃至虱蟻隙塵牛毛羊毛兔毫銅水次第七分。以至細塵。細塵七分爲極細塵。極細塵者。不可復折。折卽歸空。故曰極微。

揚雄反騷

揚雄反騷云。有周氏之嬋媯兮。或鼻祖於汾隅。注。鼻。始也。余以爲未盡其義。雄方言云。獸之初生謂之鼻。人之初生謂之首也。梁益謂鼻爲初。或謂始祖爲鼻祖者。其義如此。

周顒宅作阿蘭若

王荊公草堂懷古詩。周顒宅作阿蘭若。案顒傳云。顒於鍾山西立隱舍。休沐則歸之。又云。清貧寡慾。終日長蔬。雖有妻子。獨處山舍。故其詩云。昔遭衰世皆晦迹。今幸樂國養微軀。依止老宿亦未晚。富貴功名焉足圖。葉少蘊云。杜詩。久爲野客尋幽慣。細學何顒免與孤。何顒後漢人。見黨錮傳。蓋義俠者。與詩意不類。當作周顒。周何字相近而訛。顒奉佛有隱操。殆信然邪。

蘭亭序

王羲之蘭亭曲水詩序。所謂羣賢畢至。少長咸集者。蓋謝安、謝萬、孫綽、徐豐之、孫統、王彬之、王凝之、王肅之、王徽之、袁嶠之、郗曇、王豐之、華茂、庾友、虞說、魏滂、謝繹、庾蘊、孫嗣、曹茂之、曹華平、桓偉、王元之、王蘊之、王渙之、共二十六人。自羲之至袁嶠之。各爲四言五言詩二篇。郗曇至王渙之。各爲四言五言詩一篇。而孫綽爲之後序。

叢竹當封瀟洒侯

張右史文潛竹詩。裊裊牆陰竹數竿。秋風盡日舞青鸞。平生愛爾緣瀟洒。莫作封君渭上看。潘邠老問張曰。渭川千畝竹。皆與千戶侯等。非斥此邪。張曰。非也。陸龜蒙詩云。叢竹當封瀟洒侯。

琅璫

韓子蒼夏夜廣壽寺偶書云。城郭初鳴定夜鐘。芯芻過盡法堂空。移牀獨向西南角。臥看琅璫動晚風。案顏之推家訓。後漢司徒崔烈。以銀鐺鑲。上音狼。下音當。銀鐺大鑲也。世間多誤作金銀字。武烈太子亦是數千卷。學士嘗作詩云。銀鑲三公脚。刀撞僕射頭。蓋誤也。顏所引銀鐺。字皆從金。子蒼所用。字皆從玉。仍以銀鐺爲鈴鐸。而非鑲也。子蒼博極羣書。恐當別有所本。洪龜父亦云。琅璫鳴佛屋。

綺襦紈袴

漢班伯出與王許子弟爲羣。在綺襦紈袴之間。非其好也。任昉彈劉整云。直以前代外戚。仕因紈袴。注云。綺襦紈袴。謂外戚驕奢之服也。故杜詩云。紈袴不餓死。

公家魯直不解事

陳後山贈黃知命詩。公家魯直不解事。愛作文章可人意。案楊脩荅臨淄侯云。脩家子雲。老不曉事。強著一書。悔其少作。

鄙宗

王荊公荅劉原父書。稱鄙宗夷甫。案楊脩荅臨淄侯云。君侯忘聖賢之顯迹。述鄙宗之過言。乃知前輩雖鄙宗二字。亦有所本也。

天雨流行滄溟自蕩

東坡啓云。天雨何私。笑流行之木偶。滄溟不改。嘆自蕩之波臣。或者以天雨流行。皆有來處。而滄溟自蕩。莊子本文無之。殊不知謝朓辭隨王牋云。不寤滄溟未運。波臣自蕩。渤澥方春。旅翮先謝。

衆心回春柏再榮

東坡在海南。作東莞縣資福禪院阿羅漢閣偈云。五百大士。栖此城南。金大貝皆東傾。衆心回春柏再榮。鐵林東來。閣乃成。寶骨未到。先通靈。赤蛇白壁。珠夜明。三卜襲吉。誰敢爭。內翰吳弁正仲云。予至東莞。黎武文通爲言。僧祖堂者。先住寺。未幾謝去。東廡有二柏枯死。衆迎堂再至。柏復榮茂。人皆異之。始營閣。東至鐵竈塘。山南黃氏家。前夕黃夢羅漢僧行化。旦起。祖堂來。黃厚具資糧。入山獲巨木。閣遂以成。乃走惠州。求碑於東坡。諾之矣。心欲以犀帶所易得者佛腦骨。骨出舍利。薦以白玉壁施之。而未言也。祖堂歸累



月一夕夢赤蛇吐珠白壁上。驚悟曰。蘇公之文且成矣。卽往速之。且告以夢。坡大喜。出腦骨舍利璧視之。祖堂因請歸。作金銀琉璃窰塔。坡藏閣上。遂併付之。仍別作舍利塔銘文。

### 出九入十

世俗博戲有出九入十之說。謂之攤賭。故律云。諸博戲賭財物并停止。出九和合者。各令衆五日。豫章詩。肉食傾人如出九。

### 盤渦谷轉

郭景純江賦。盤渦谷轉。凌濤山頽。李善云。渦。水旋流也。故杜子美詩云。盤渦與岸迴。

### 摩蒼天

東方朔七言。折羽翼兮磨蒼天。魏文帝芙蓉池詩。修條摩蒼天。故李賀詩云。殿前作賦聲摩空。

### 逝湍奔峭

謝靈運七里瀨詩。孤客傷逝湍。徒旅苦奔峭。李善引淮南子曰。岸峭者必隄。許慎曰。隄。落也。然奔亦落也。故杜子美詩云。奔峭背赤甲。

### 蜀蓮茶馬利害

蜀茶總入諸蕃市。胡馬常從萬里來。蓋元豐末。陸師閔提舉川陝茶馬。蓮茶抵陝。蜀人苦之。中丞蘇轍。御史呂陶以爲言。司馬丞相建遣戶部郎官黃廉往察視。同省皆云。一筆句斷歸來作從官。旣堂辭。黃云。容

到彼親看利害。方敢奏陳。既至。知得馬爲利。運茶爲害。乃奏乞置鋪兵官運茶。以寬民力。大忤宰執之意。就委措置行之。未幾。公私果以爲便。故詩云。兩猾論兵幾敗國。蓋此爲王中正俞允作也。

廬江王姬

新唐書王珪傳。他日進見。有美人侍帝側。本廬江王瑗姬也。帝指之曰。廬江不道。賊其夫而納其室。何有不亡乎。珪避席曰。陛下以廬江爲是邪非邪。帝曰。殺人而取其妻。乃問朕是非何也。舊唐書亦同。然皆不載其詳。廬江王瑗寵姬亭亭。本賈人妻。有殊色。瑗殺其夫而納之。瑗敗入宮。復侍太宗。出亭亭敘謝。

咄嗟咄嗟

宋景文公筆記。蜀云。人見物驚異。輒曰噫嘻。李太白作蜀道難因用之。汾晉之間。尊者呼左右曰咄。左右必曰喏。而司空圖作休休亭記。又用之。修書學士劉義叟爲余言。晉書咄嗟而辦。非是。宜言咄喏而辦。然咄嗟。前世人文章中多用之。或自有義耳。已上皆宋說。余案孫楚詩云。三命皆有極。咄嗟安可保。李善引蒼頡篇曰。咄。啐也。說文曰。啐。驚也。咄。丁忽切。啐。倉憤切。王弼周易注曰。嗟。憂嘆之辭。乃知宋爲是。而劉爲非。

金盤玉盃

太平廣記載神仙傳。麻姑至蔡經家。入拜王遠。遠爲之起立。坐定。各進行廚。皆金盤玉盃。故杜詩云。花裏行廚洗玉盤。

仙人九節杖

神仙傳。王遙有竹篋長數寸。有一弟子姓錢。隨遙十數年。未嘗見開之。一夜天雨晦冥。遙使錢以九節杖負此篋。將錢出行。而遙及弟子衣皆不濕。故杜子美望嶽詩云。安得仙人九節杖。拄到玉女洗頭盆。

僧爲上人

唐詩多以僧爲上人。如杜子美已上人茅齋是也。案摩訶般若經云。何名上人。佛言若菩薩一心行阿耨菩提。必不散亂。是名上人。十誦律云。人有四種。一。麁人。二。濁人。三。中間人。四。上人。

青精飯

神仙王褒傳。太極真人以太極青精飯。上仙靈方授之。可案而合服。褒案方合鍊。服之五年。色如少女。杜詩。惜無青精飯。使我顏色好是也。

八字山

晉方士戴洋語庾亮曰。武昌土地有山無林。政可圖始。不可居終。山作八字。數不及九。昔吳用壬寅來上。創立宮城。至於己酉。還下秣陵。某見陶公亦涉八年。土地盛衰有數。人心去就有期。不可移也。潘邠老江口詩云。八字山頭雁。武昌江上魚。

明窗塵

李太白草創大還贈柳官迪詩云。髣髴明窗塵。死灰同至寂。案古嵩子述金液歌云。日魂月華二氣真。含

胎育子身甚神。變化欲終。君自見。分明化作明窗塵。注云。狀若明窗塵也。金液歌。蓋本金碧經云。神室者。丹之樞紐也。非世間五金。其丹如成。狀若明窗塵。服之灌入三丹田中。卽人身中三丹田是也。

前路資糧

藏經中有俱舍論。載頌曰。欲往前路無資糧。來往中間無所止。東萊先生呂居仁臨終詩云。病知前路資糧少。老覺平生事業非。蓋用前語。

王宰畫山水松石

杜子美戲題畫山水圖歌。自注云。王宰畫丹青絕倫。其詩云。十日畫一水。五日畫一石。能事不受相促迫。王宰始肯留真跡。余案畫斷云。唐王宰者。家於西蜀。貞元中。韋皋以客禮待之。畫山水樹石。出於象外。嘗於席夔廳見圖一障。臨江雙松。一柏。古藤縈繞。上盤半空。下著水面。千枝萬葉。交查屈曲。分布不雜。或枯或茂。或垂或直。葉疊千重。枝分四面。精人所難。凡目莫辨。又於興善寺見畫四時屏風。若移造化風候雲物。八節四時於一座之內。妙之至也。山水松石。皆爲上上品。

江山之助

劉勰文心雕龍物色篇云。若乃山林皋壤。實文思之奧府。略語則闕。詳說則煩。然屈平所以洞風騷之情者。抑亦江山之助乎。故唐張說至岳陽。詩益淒惋。人以爲得江山之助。

五粒松當作五鬣

故友姚寬令威言。名山記云。松有兩鬣三鬣五鬣者。言如馬鬣形也。李賀有五粒小松歌。新香幾粒洪厓飯。未詳其義。余案藥性論載蕭炳云。松有五葉者。一叢五葉如釵。名五粒松。道家服食絕粒。又案本草圖經云。方書言松爲五粒字。當讀爲鬣音之誤也。言每五鬣爲一葉。或有兩鬣七鬣者。今據圖經。粒字當作鬣。訛爲米粒之粒。然五代史鄭遨傳云。遨聞華山有五粒松。脂淪入地。千歲化爲藥。能去三尸。因徙居華陰。欲求之。此真云五粒松脂。以是知其訛有自矣。

欲談前事恐無人

文潞公嘗曰。人但以彥博長年爲慶。獨不知閱世既久。內外親戚皆亡。一時交遊凋零殆盡。所按皆邈然少年。無可論舊事者。王立之喜蘇黃門送人歸洛詩云。徧閱後生真有道。欲談前事恐無人。殊不知蘇敝潞公語也。

心跡雙清

杜詩。心跡喜雙清。蓋本謝靈運齋中讀書詩。矧乃歸山川。心跡雙寂寞。

平仲君遷本二木名

陸龜蒙寄南海二同年詩。庭中必有君遷樹。莫向空臺望漢朝。注。交州記。朝臺。尉佗望漢所築。余案吳都賦。平仲君遷。二木名也。注云。平仲之木實白如銀。君遷之樹子如瓠形。廣州有之。本草云。君遷樹高丈餘。子中有汁如乳。

簡易字有出處

新唐史韋宙守洪政簡易人便安之陳之茂守豫章疑簡易無所本余曰唐羅浮王生人或問爲政難易生曰簡則易然揚雄長揚賦亦云出凱弟行簡易

斷自天筆

杜謝賜葛詩自天題處溼當暑著來輕蓋孔穉圭表云聖照元覽斷自天筆

博懸於投

豫章和東坡韻送李豸下第云博懸於投不在德案班固弈旨曰博懸於投不必在行裴駟謂投投瓊也見蔡澤傳

斷腸聲裏唱陽關

豫章題陽關圖絕句斷腸聲裏無聲畫畫出陽關更斷腸案李義山贈歌妓詩云紅綻櫻桃含白雪斷腸聲裏唱陽關豫章所用也

無底籃

呂居仁贈僧詩云莫言衲子籃無底盛得山南骨董歸廣燈錄契魂禪師上堂僧問古言路逢死蛇莫打殺無底籃子盛將歸蓋取此也

婆娑集

崔德符以所作詩文。目曰婆娑集。蓋取四子講德論。婆娑謳吟。鼓腋而笑。

叩檻出魚鼈

東坡詩。叩檻出魚鼈。詩取一笑。案柳子厚河間傳云。遂入禮墮州西浮圖兩池間。叩檻出魚鱉食之。河間爲一笑。

酒盡臥空瓶

東坡病中大雪詩。飲雋瓶屢臥。趙夔注云。歐陽詩。不覺長瓶臥。趙夔注云。張籍詩。酒盡臥空瓶。

花照眼

杜子美詩。花枝照眼句。還成。蓋本於梁武帝春歌。階上香入懷。庭中花照眼。

不翅猶過多

杜子美詩。方駕曹劉不翅過。見王仲宣公讌詩。見眷良不翅。守分豈能違。李善注。言上見恩遇。不翅過於本望。家語。子曰。愛人之謂德。教何翅惠哉。不翅猶過多也。

# 能改齋漫錄卷八

沿襲

一擲賭乾坤

韓退之鴻溝詩云。眞成一擲賭乾坤。蓋用李太白詩。天地賭一擲。未能忘戰爭。

故鄉七十五長亭

杜牧之齊安城樓詩。嗚咽江樓角一聲。微陽澌澌落寒汀。不用憑欄苦回首。故鄉七十五長亭。蓋用李太白淮陰書懷詩。沙墩至梁苑。七十五長亭。

野火燒不盡

白樂天以詩謁顧況。況喜其咸陽原上草詩云。野火燒不盡。春風吹又生。余以爲不若劉長卿春入燒痕青之句。語簡而意盡。

花冥冥

元微之憶靈之詩云。奇樹花冥冥。蓋本杜詩。樹攪離思。花冥冥也。而韋蘇州亦有冥冥花正開。東方欲曙。花冥冥之句。

但令在舍相對貧



王建遠將歸云。但令在舍相對貧。不向天涯金遶身。戎昱長安秋夕詩云。遠客歸去來。在家貧亦可。建蓋用昱語耳。昱德宗建中時人。建文宗太和中人。

桃花亂落如紅雨

李長吉有桃花亂落如紅雨之句。以此名世。余觀劉禹錫詩云。花枝滿空迷處所。搖落繁英墜紅雨。劉李同出一時。決非相爲剽竊。

目極千里傷春心

陸士衡樂府。游客春芳林。春芳傷客心。杜子美花近高樓傷客心。皆本屈原目極千里傷春心。

漁梁渡頭爭渡喧

岑參巴南舟中夜書事詩云。渡口欲黃昏。歸人爭渡喧。蓋用孟浩然詩耳。浩然有夜歸鹿門寺歌云。山寺鳴鐘晝已昏。漁梁渡頭爭渡喧。

多病故人疏

唐包佶嶺下臥疾寄劉長卿詩云。唯有貧兼病。能令親愛疏。蓋用孟浩然多病故人疏。與杜子美故知貧病人須棄。能使韋郎跡也疏。

船如天上坐人似鏡中行

潘子真詩話云。船如天上坐。人似鏡中行。又船如天上坐。魚似鏡中懸。沈雲卿詩也。杜子美詩云。春水船

如天上坐。老年花似霧中看。蓋觸類而長之。余以雲卿之詩。蓋源於王逸少鏡湖詩。所謂山陰路上行。如在鏡中游之句。然李白入青溪山詩。亦云。人行明鏡中。鳥度屏風裏。雖有所襲。然語益工也。

鶯語丁寧

唐楊巨源早春詩云。馬蹏經歷應須徧。鶯語丁寧已怪遲。蓋效法子美所謂莫遣花開深造次。便教鶯語太丁寧。

幾處笙歌幾處愁

唐章孝標八月詩云。徙倚仙居遶翠樓。分明宮漏靜兼秋。長安夜夜家家月。幾處笙歌幾處愁。唐裴交泰長門怨詩云。自閉長門經幾秋。羅衣濕盡淚還流。一種蛾眉明月夜。南宮歌管北宮愁。與前詩絕相類。

穀雨杏花稀

唐李嘉祐春思詩。清明桑葉少。穀雨杏花稀。乃悟周朴詩。曉來山鳥鬧。雨過杏花稀。

未臘山梅樹樹花

杜牧之詩。經冬野菜青青色。未臘山梅樹樹花。許渾詩。未臘梅先實。經春草自薰。渾雖用牧意。然終不能及也。

授圖黃石老學劍白猿翁

潘子真詩話云。杜牧之題李西平宅云。授圖黃石老。學劍白猿翁。庾信作宇文盛墓誌。所謂授圖黃石。不

無師表學劍白猿。遂傳風旨。然余讀李太白贈宋中丞詩云。白猿慙劍術。黃石借兵符。則太白亦嘗用之矣。

還山弄明月

東坡虔州八境圖。回峯亂嶂鬱參差。雲外高人世得知。誰向空中弄明月。山中木客解吟詩。徐鼎臣搜神記云。鄱陽山中有木客。秦時採木者食木實。遂得不絕。時就民間飲酒。爲詩一章云。酒盡君莫沽。壺傾我當發。城市多囂塵。還山弄明月。東坡蓋用此也。然唐劉長卿有龍門八詠。其七渡水詩云。日暮下山來。千山暮鐘發。不如波上棹。還弄山中月。伊水連白雲。東南遠明滅。乃知還山弄明月。唐人已言之矣。

退之全用列子文

韓退之雜說云。昔之聖人。其首有若牛者。其形有若蛇者。其喙有若鳥者。其貌有若蒙俱者。彼皆貌似而心不同焉。可謂之非人邪。有平脇曼膚。顏如渥丹。美而很者。其面則人。其心則禽獸。又烏可謂之人邪。余案列子稱包犧氏女。蝸氏神。農氏夏后氏。蛇身人面。牛首虎鼻。此有非人之狀。而有大聖之德。夏商桀紂。魯威楚穆。狀貌七竅。皆同於人。而有禽獸之心。而衆人守一以求至智。未可幾也。乃知退之全用此文。

愁殺人

唐朱放送魏校書詩云。長恨江南足別離。幾回相送復相隨。楊花撩亂撲流水。愁殺行人知不知。李益隋堤詩云。碧水東流無限春。隋家宮苑已成塵。行人莫上長堤望。吹起楊花愁殺人。李蓋學朱也。然二詩皆

佳。

詠婦人多以歌舞爲稱

古今詩人詠婦人者。多以歌舞爲稱。梁元帝妓應令詩云。歌聲隨澗響。舞影向池生。劉孝綽看妓詩云。燕姬能妙舞。鄭女愛清歌。北齊蕭放冬夜對妓詩云。歌還團扇後。舞出行前。洪執恭觀妓詩云。合舞俱迴雪。分歌共落塵。陳陰鏗侯司空宅詠妓詩云。鶯啼歌扇後。花落舞衫前。陳劉刪亦云。山邊歌落日。池上舞前溪。庾信和趙王看妓詩云。綠珠歌扇薄。飛燕舞衫長。江總看妓詩云。並歌時轉黛。息舞暫分香。隋盧思道夜聞鄰妓詩云。怨歌聲易斷。妙舞態難雙。陳李元操春園聽妓詩云。紅樹搖歌扇。綠珠飄舞衣。釋法宣觀妓詩云。早時歌扇薄。今日舞衫長。劉希夷春日閨人詩云。池月憐歌扇。山雲愛舞衣。以歌對舞。以歌扇對舞衣。雖相沿以起。然詳味之。自有工拙也。杜子美取以爲豔曲云。江清歌扇底。野曠舞衣前。

花應解笑人無窮事有限身

唐李敬方歡醉詩云。不向花前醉。花應解笑人。只應連夜雨。又過一年春。日日無窮事。區區有限身。若非杯酒裏。何以寄天真。杜子美絕句云。二月已破三月來。漸老逢春能幾回。莫悲身外無窮事。且盡生前有限杯。二詩雖相沿。而杜則尤工者也。世所傳相逢不飲空歸去。洞口桃花也笑人之句。蓋出於敬方云。

洞房懸月影高枕聽江流

張說有深度驛詩云。洞房懸月影。高枕聽江流。杜子美用其意。見於客夜篇云。入簾殘月影。高枕遠江聲。

雞三鳴

韓退之詩。雞三號。更五點。蓋雞必三號而後天曉耳。故杜子美雞詩亦云。紀德名標五。初鳴度必三。

獨鵲裊庭柯

錢內翰希白晝景詩。雙蜻上簾額。獨鵲裊庭柯。裊字最其所用意處也。然韋蘇州聽鶯曲云。有時斷續聽不了。飛去花枝猶裊裊。趙嘏詩云。語風雙燕立。裊樹百勞飛。錢意韋趙已先用。張文潛亦有啄雀踏枝飛。尙裊之句。

兩蝸角

白樂天云。相爭兩蝸角。所得一牛毛。後之使蝸角事悉稽之。而偶對各有所長。呂吉甫云。南北戰爭蝸兩角。古今興廢貉同邱。山谷云。千里追奔兩蝸角。百年得意大槐宮。又云。功名富貴兩蝸角。險阻艱難一酒杯。洪龜父云。一朝厭蝸角。萬里騎鯨背。

誰謂天地寬

孟東野出門如有礙。誰謂天地寬。吳處厚以渠器量褊窄言乃爾。余以東野取法杜子美。每愁悔吝生。如覺天地窄之句。

韓退之春雪詩

韓退之春雪詩。拂花輕尙起。落地暖初消。秦韜玉雲詩云。片纔落地輕輕陷。力不禁風旋旋消。王定民雪

詩天邊密勢來猶溼地上微和積易消。

耕田欲雨刈欲晴去得順風來者怨

東坡泗州僧伽塔詩耕田欲雨刈欲晴去得順風來者怨若使人人禱輒應造物應須日千變張文潛用其意別爲一詩云山邊半夜一犂雨田父高歌待收穫雨多瀟瀟蠶簇寒蠶婦低眉憂繭單人生多求復多怨天公供爾良獨難

天北極殿中間

王直方詩話記徐師川紫宸早朝詩內一聯云黃氣遠臨天北極紫宸位在殿中央以余觀之乃全是杜子美玉几猶來天北極朱衣只在殿中間一聯也

飛鳥外夕陽西

張文潛詩云新月已生飛鳥外落霞更在夕陽西蓋用郎士元送楊中丞和番詩耳郎詩云河源飛鳥外雪嶺大荒西

韓退之喜雪詩

韓退之喜雪獻裴尙書詩云喜深將策試驚密仰簷窺又云氣嚴當酒暖酒密聽窗知荆公全用以爲一聯云借問火城將策試何如雪屋聽窗知

一樹高花明遠邨

田家汨汨流水渾。一樹高花明遠邨。雲意不知殘照好。卻將微雨送黃昏。鄭毅夫詩也。春陰垂野草青青。時有幽花一樹明。晚泊孤舟古祠下。滿川風雨看潮生。蘇子美詩也。第二句相類。然皆清絕可愛。

石燕泥龍

周庾信喜晴詩。已歡無石燕。彌欲棄泥龍。又初晴詩云。燕燥還爲石。龍殘更是泥。此意凡兩用。然前一聯不及後一聯也。乃知杜子美紅豆啄餘鸚鵡粒。碧梧棲老鳳皇枝。斡旋句法所本。

春風自是人間客

侯鯖錄載裕陵喜晏叔原與鄭俠絕句云。小白長紅又滿枝。築毬場外獨支頤。春風自是人間客。主管繁花得幾時。然山谷少時有感春詩云。風光不長妍。如客暫時寓。則晏意山谷已道之矣。

自是桃花貪結子。錯教人恨五更風。

陳輔之詩話。記荆公喜王建宮詞。樹頭樹底覓殘紅。一片西飛一片東。自是桃花貪結子。錯教人恨五更風。韓子蒼反其意而作詩。送葛亞卿曰。劉郎底事去匆匆。花有深情只暫紅。弱質未應貪結子。細思須恨五更風。

詠叔孫通詩

宋景文詠叔孫通詩云。馬上功成不喜文。叔孫綿絕強經綸。諸君可笑貪君賜。便許當時作聖人。王逢原詠叔孫通亦用此意云。弟子由來亦未純。異時得失亦頻頻。一官所買知多少。便議先生作聖人。其用意

正同。今荆公集亦載宋詩，非也。

魚遣子鹿引麋

唐吳子華詩云：暖漾魚遣子，晴遊鹿引麋。乃悟山谷詩：河天月暈魚分子，桐葉風微鹿養茸。所自。

鱸肥人膾玉甘熟客分金

蘇子美詩：笠澤鱸肥人膾玉，洞庭甘熟客分金。呂吉甫詩：魚出清波膾膾玉，菊含寒露酒浮金。

姬人薦初醞幼子問殘疾

江總衡州九日詩：姬人薦初醞，幼子問殘疾。故杜子美取其意以爲遣悶云：老妻憂坐痺，幼女問頭風。

傀儡

唐梁鎰咏木老人詩：刻木牽絲作老翁，雞皮鶴髮與真同。須臾弄罷寂無事，還似人生一世中。開天傳信記稱明皇還蜀，嘗以爲誦而非明皇所作也。觀山谷詩：世間盡被鬼神誤，看取人間傀儡棚。煩惱自無安腳處，從他鼓笛弄浮生。蓋用鎰意也。

鳥歸花影動魚沒浪痕圓

前輩好稱僧悟清，鳥歸花影動，魚沒浪痕圓。以爲句意皆新。然余讀梁沈君攸臨水詩云：花落圓紋出，風急細流翻。乃知魚沒浪痕圓所自。

鷗鷗飛上越王臺



唐竇鞏有南遊感興詩。傷心欲問當時事。惟見江流去不回。日暮東風春草綠。鷓鴣飛上越王臺。蓋用李太白覽古詩意也。李云。越王句踐被吳歸。義士還家盡錦衣。宮女如花滿春殿。只今惟有鷓鴣飛。

可人惟有秦淮月。出沒娟娟波浪中。

參寥詩。可人惟有秦淮月。出沒娟娟波浪中。東坡送蜀僧詩。當時半被峨眉月。還在平羌江水中。二意偶同。而東坡乃用李白詩。

禪心竟不起

唐僧皎然答李季蘭詩云。天女來相試。將花欲染衣。禪心竟不起。還捧舊花歸。乃悟參寥答杭妓詩。禪心已作沾泥絮。肯逐東風上下狂。

隔花催喚打魚人

劉貢父詩話。載花藥夫人宮詞云。廚船進食簇時新。列坐無非侍從臣。日午殿頭宣索脰。隔花催喚打魚人。余觀王建宮詞云。御廚進食索時新。每到花開卽苦春。白日臥多嬌似病。隔簾教喚女醫人。不惟第一句同。而未章詞意。皆相緣以起也。

高懷猶有故人知

陳無已有山谷草書絕句。當年闕里與論詩。歲晚河山斷夢思。妙質不爲平世用。高懷猶有故人知。末後兩句。乃合荆公思王逢原詩。妙質不爲平世得。微言但有故人知。

成梟而牟呼五白

杜子美今夕行。憑陵大叫呼五白。袒跣不肯成梟盧。學者謂杜用劉毅劉裕東府樗蒲事。雖杜用此。然屈原招魂已嘗云。成梟而牟呼五白。

寒食疾風甚雨

荆楚歲時記。去冬至一百五日。卽有疾風甚雨。謂之寒食。王君玉詩。疾風甚雨青春老。瘦馬肥牛綠野深。頃又見周知微詩。藁云。疾風甚雨悲游子。峻嶺崇山非故鄉。張文潛詩云。荒山野水非吾土。寒食清明似去年。

萬年枝

唐上官儀詠雪詩。幸因千里鴈。還繞萬年枝。謝元暉中書省詩。風動萬年枝。晏元獻詩。萬年枝上凝烟動。百子池邊瑞日長。盧多遜新月詩。太液池邊看月時。好風吹動萬年枝。王維史館山池云。春池百子內。芳樹萬年餘。晏用此也。萬年枝。江左謂之冬青。惟禁中則否。韓子蒼冬青詩云。離宮見爾近天墀。雨露常私養。種時惆悵一株嵐霧裏。無人識是萬年枝。百子池。見西京雜記。戚夫人侍高祖。七月七日。臨百子池。何晏景福殿賦。綴以萬年。注引晉宮闕銘曰。華林園萬年樹十四株。

問花花不語

東坡吉祥寺賞花寄陳述古詩云。仙花不用剪刀裁。國色初酣卯酒來。太守問花花不語。爲誰零落爲誰

開南部新書記嚴暉詩。春光冉冉歸何處。更向花前把一盃。盡日問花花不語。爲誰零落爲誰開。東坡全用此兩句也。暉字子重。能詩。與杜牧善。

夢中身夢外身

山谷嘗自贊其真曰。似僧有髮。似俗無塵。作夢中夢。見身外身。蓋亦取詩僧淡白寫真詩耳。淡白云。已覺夢中夢。還同身外身。堪嘆余兼爾。俱爲未了人。

兩山排闥送青來

荆公詩云。一水護田將綠遶。兩山排闥送青來。蓋本五代沈彬詩。地隈一水巡城轉。天約羣山附郭來。彬又本唐許渾山形朝闕去。河勢抱關來之句。

太液披香

西清詩話。記荆公賞花釣魚詩。披香殿上留珠輦。太液池邊送玉盃。都下翌日競以公用柳耆卿詞。太液波翻。披香簾捲之語。余讀唐上官儀初春詩。步輦出披香。清歌臨太液。乃知上官儀已嘗對之。豈始耆卿耶。隋庾信賦。宜春苑中春已歸。披香殿裏作春衣。長安有宜春宮。此又以宜春對披香矣。

謝惠含桃謝惠茶詩

韓致光昭宗時以翰林承旨謫嶺表。道湖南。謝人惠含桃詩。末章云。金鑿歲歲長宣賜。忍淚看天憶帝都。自注云。每歲初進之後。先宣賜學士。韓子蒼謝人惠茶云。白髮前朝舊史官。風爐煮茗暮江寒。蒼龍不復

從天下。拭淚看君小鳳團。自注云。史官月賜龍團。意雖本致光而語工。

門雀屋烏宣室茂陵

張天覺既相。謝表有云。十年去國。門前之雀可羅。一日歸朝。屋上之烏亦好。徽宗親題於所御扇。然丁晉公詩固嘗云。屋可占烏。曾貴仕。門堪羅雀。稱衰翁矣。王元之黃州上任謝表云。宣室鬼神之間。敢望生還。茂陵封禪之書。已期身後。亦出於杜子美。竟無宣室召。徒有茂陵求之語。前輩不以爲嫌者。蓋文勢事情。自須如此也。

相望落落如星辰

王直方詩話。謂東坡送李公擇云。有如長庚月。到曉不收明。贈參寥云。故人各在天一角。相望落落如星辰。任師中挽詞云。相看半作星辰沒。可憐太白與殘月。而蘇黃門送退翁守懷安。亦云。我懷同門客。勢若曉天星。其後學者。尤多用此。以上皆王說。余案古樂府。兩頭纖纖月初生。半白半黑眼中睛。膈膈膊膊雞初鳴。磊磊落落向曙星。故劉夢得作韋處厚集序。亦云。古今相望。落落然如騎星辰。乃知二蘇所用。本古樂府。豈直方忘之邪。

猿啼三聲淚沾衣

川峽記行者歌曰。巴東三峽猿鳴悲。猿啼三聲淚沾衣。故古樂府有巫峽長猿鳴。三聲淚沾裳。陳蕭詮夜猿啼詩。斷章云。別有三聲淚。沾裳竟不窮。故子美詩。聽猿實下三聲淚。

身輕一鳥過

歐陽文忠公詩話。陳公時得杜集。至蔡都尉身輕一鳥下脫一字。數客補之。各云疾落起下。終莫能定。後得善本。乃是過字。其後東坡詩。如觀老杜飛鳥句。脫字欲補。知無緣。山谷詩。百年青天過鳥翼。東坡詩。百年同過鳥。皆從而效之也。余見張景陽詩云。人生瀛海內。忽如鳥過目。則知老杜蓋取諸此。況杜又有貽柳少府詩。餘生如過鳥。又云。愁窺高鳥過。景陽之詩。梁氏取以入選。杜贈驥子詩。熟精文選理。則其所取亦自有本矣。如贈韋左丞詩。皆倣鮑明遠東武吟。主人且勿喧。賤子歌一言。然古詠香爐詩。四座且勿喧。願聽歌一言。

牛帶寒鷄過別村

張芸叟詩。夕陽牛背無人臥。帶得寒鷄兩兩歸。與東坡所記蘇叔黨詩。葉隨流水歸何處。牛帶寒鷄過別村。與張詩相類。

學詩如學仙時至骨自換

鮑慎由答潘見素詩云。學詩比登仙。金膏換凡骨。蓋用陳無已答秦少章學詩如學仙。時至骨自換之句。水從樓前來。中有美人淚。

晁元忠西歸詩。安得龍山潮。駕回安河水。水從樓前來。中有美人淚。山谷和答云。熱避惡木陰。渴辭盜泉水。曾回勝母車。不落抱玉淚。韓子蒼取其意。以代葛亞卿作詩云。君住江濱起柁樓。妾居海角送潮頭。潮

中有妾相思淚。流到樓前更不流。唐孫叔向有經昭應溫泉詩云。一道泉流遶御溝。先皇曾向此中遊。雖然水是無情物。也到宮前咽不流。子蒼末句。乃用孫語。

到海止十里過山應萬重

青箱雜記謂寇萊公少時有詩送人云。到海止十里。過山應萬重。遂兆晚年之讖。余以爲非是。蓋萊公效于武陵詩耳。于別故人云。過楚水千里。到秦山幾重。然國史萊公本傳。乃云。準至雷州。吏以圖經獻。視其四至云。東南門至海岸十里。準恍然曰。吾少時有云。到海祇十里。過山應萬重。豈偶然邪。所載與青箱雜記不同。

金鴨無煙卻有香

秦少章詩。燭花漸暗人初睡。金鴨無煙卻有香。魏道輔詩。博山燒沈水。煙盡氣不滅。日暮白門前。楊花散成雪。與少章詩意同。

友于

洪駒父詩話謂世以兄弟爲友于。子姓爲貽厥。歇後語也。杜子美詩云。山鳥山花皆友于。子美未能免俗。何邪。予以爲不然。按南史。劉湛友于素篤。北史。李謚事兄。盡友于之誠。故陶淵明詩云。一欣侍溫顏。再喜見友于。子美蓋有所本耳。子美上太常張卿詩亦云。友于皆挺拔。

橫陳

荆公詩。日高青女尙橫陳。潮回洲渚得橫陳。橫陳二字。首見楞嚴經。及宋玉諷賦。前輩以用橫陳始於荆公。非也。陸龜蒙薔薇詩云。倚牆當戶自橫陳。致得貧家似不貧。沈約夢見美人詩云。立望復橫陳。忽覺非在側。見玉臺新詠。

據槁梧

荆公詩。各據槁梧同不寐。偶然聞雨落階除。唐李嘉祐詩。據梧聽好鳥。行藥寄名花。莊子。據槁梧而瞑。

崔護詩

唐獨孤及和贈遠詩云。憶得去年春風至。中庭桃李映瑣窗。美人瑟瑟對芳樹。玉顏亭亭與花雙。今年新花如舊時。去年美人不在茲。借問離居恨深淺。祇應獨有庭花知。此詩與崔護詩無異。

幾度雨來成惡熱。一番風過有新涼。

李太白詩云。幾度雨來成惡熱。一番風過有新涼。劉莘老子劉企。字斯立。龍山寺詩亦云。急雨欲來先暑氣。涼風已過卻秋聲。詩意雖同。然皆佳句。

青裙白面初相識

陳去非茶花詩。後兩句云。青裙白面初相識。十月茶花滿路開。蓋用白樂天江岸梨花詩意。梨花有思緣和葉。一樹江頭惱殺君。最似霜閨少年婦。白妝素面碧紗裙。

手滑

蘇子由龍川別志。慶歷中劫盜張海將過高郵。知軍姚仲約度不能禦。喻軍中富民出金帛市牛酒使人  
迎勞。且厚遺之。海悅徑去。不爲暴。富鄭公議欲誅仲約。范文正欲宥之。爭於上前。仁宗從之。富公慍曰。方  
今患法不舉。而多方沮之。何以整衆。范公密告之曰。祖宗以來未嘗輕殺臣下。此盛德事。奈何欲輕壞之。  
且吾與公在此。同僚之間。同心者有幾。雖上意亦未可知所定也。而輕導人主以誅戮臣下。他日手滑。雖吾  
輩亦未敢自保也。富公終不以爲然。及二公跡不安。范公出案陝西。富公出案河北。范公因自乞守邊。富  
公自河北還。及國門不許入。未測朝廷意。比夜徬徨不能寐。遠牀嘆曰。范六丈。聖人也。余考資治通鑑。唐  
武宗賜劉宏逸薛季棧死。又遣使就潭州誅楊嗣復及李珣。杜悰奔馬而見李德裕曰。天子少年新卽位。  
茲事不宜手滑。德裕因與崔珙崔郾陳夷行三上奏。乃釋之。乃知范公所言者。楊嗣復等公案耳。世有肆  
行胸臆者。多以紙上語爲不足用。以今觀之。是否益可見矣。

### 觀木興嘆

魏文帝柳賦。在余年之二七。植斯柳乎中庭。始圍寸而高尺。今連拱而九成。桓温北伐。經金城。見爲瑯琊  
時種柳。皆已十圍。慨然曰。木猶如此。人何以堪。乃知觀木而興嘆。代有之矣。案廣人物志。載蘇頌年五歲。  
裴談過其父。試誦庾信枯樹賦。頌避談字。易其韻曰。昔年移柳。依依漢陰。人看搖落。悽愴江潯。樹猶如此。  
人何以任。文忠公詩云。人昔共遊。今孰在。樹猶如此。我何堪。荆公詩。道人從南來。問松我東岡。舉手指屋  
脊。云。今如許長。劉斯立詩云。麥壠漫漫宿藁黃。新苗寸寸未禁霜。手中馬箠餘三尺。想見歸時如許長。意



皆相沿以生也。

金谷樓危到地香

前輩稱宋莒公賦落花詩。其警句有漢皋珮冷臨江失。金谷樓危到地香之句。蓋本于唐張泌惜花詩。看多記得傷心事。金谷樓前委地時。其弟景文公同賦云。將飛更作迴風舞。已落猶成半面妝。亦本於李賀殘絲曲云。落花起作迴風舞。榆莢相催不知數。

春在先生杖屨中

西清詩話。記周邦彥祝壽詩。化行禹貢山川外。人在周公禮樂中。余以爲此乃摸寫東坡刁景純藏春塢詩。年拋造物甄陶外。春在先生杖屨中。是也。

小雨斑斑

文忠公詩。小雨斑斑作燕泥。東坡詩。小雨斑斑未作泥。山谷詩。潤花小雨斑斑。

一意兩用

樂天自從苦學空門法。鎖盡平生種種心。唯有詩魔降未得。每逢風月一閒吟。又云。人各有一癖。我癖在章句。萬緣皆已銷。此病獨未去。此意凡兩用也。太白舉杯邀明月。對影成三人。又云。獨酌勸孤影。此意亦兩用也。然太白本取淵明揮杯勸孤影之句。

蜀葵

劉禹錫嘉話載陳標蜀葵詩能共牡丹爭幾許得人憎處只緣多雜俎載貞元中牡丹已多柳渾詩言近來無奈牡丹何數十千錢買一窠今朝始得分明見也共戎葵較幾多二詩意相似

屋簷斜入一枝低

唐張謂詩櫻桃解結垂簷子楊柳能低入戶枝乃悟林和靖梅詩屋簷斜入一枝低之句所本

秋去暑無權

張文潛明道雜志記一詩云秋去暑無權以爲意新而韻工予見邵堯夫云春陽得權故多旱秋陰得權故多雨

醉鄉閒處日月鳥語花間管絃

蔡條西清詩話云黃魯直貶宜州謂其兄元明曰庭堅筆老矣始悟扶章摘句爲難要當于古人不到處留意乃能聲出衆上元明問其然曰庭堅六言近詩醉鄉閒處日月鳥語花間管絃是也此優入詩家藩闥宜其名世如此以上皆蔡語余案此說出于魯直是否雖未敢必然上句本于唐皇甫松醉鄉日月發之下句本於唐崔湜應制詩庭際花飛錦繡合枝間鳥囀管絃同

門外綠楊春繫馬牀前紅燭夜呼盧

晏叔原長短句云門外綠楊春繫馬牀前紅燭夜呼盧蓋用樂府水調歌云戶外碧潭春洗馬樓前紅燭夜迎人然叔原之辭甚工

雲破月來花弄影

張子野長短句。雲破月來花弄影。往往以爲古今絕唱。然予讀古樂府唐氏瑤暗別離云。朱絃暗斷不見人。風動花枝月中影。意子野本此。

應聲蟲

陳正敏遜齋閒覽。載楊勔中年得異疾。每發言應答。腹中有小聲效之。數年間。其聲寢大。有道士見而驚曰。此應聲蟲也。久不治。延及妻子。宜讀本草。遇蟲不應者。當取服之。勔如言。讀至雷丸。蟲忽無聲。乃頓餌數粒。遂愈。正敏其後至長汀。遇一勾者。亦有是疾。環而觀者甚衆。因教之使服雷丸。丐者謝曰。某貧無他技。所以求衣食于人者。唯藉此耳。以上皆陳所記。予讀唐張鷟朝野僉載云。洛州有士人惠應病。語卽喉中應之。以問善醫張文仲。張經夜思之。乃得一法。卽取本草令讀之。皆應。至其所畏者。卽不言。仲乃錄取藥合和爲丸。服之。應時而止。乃知古有是事。

草忘憂花含笑

冷齋夜語云。丁晉公草解忘憂。憂底事。花能含笑。笑何人不若東坡。花如識面長含笑。鳥不知名時自呼。然丁詩本取唐人徐振雷塘詩。花憶所爲猶自笑。草知無道更應荒。毛詩焉得諛草。釋者以諛草可以解人之憂耳。今丁詩乃以草憂底事何邪。然善論詩者。不當如此。

回眸一笑百媚生

白樂天長恨歌云。回眸一笑百媚生。六宮粉黛無顏色。蓋用李太白應制清平樂詞云。女伴莫話孤眠。六宮羅綺三千。一笑皆生百媚。宸遊教在誰邊。

身事未知何日了

近時稱陳去非詩。案上簿書何日了。樓頭風月又秋來之句。或者曰。此東坡官事無窮何日了。菊花有信不吾欺耳。予以爲本唐人羅鄴僕射陂晚望詩。身事未知何日了。馬蹄唯覺到秋忙。

舜不窮其民論

元祐中。省試舜不窮其民論。劉棠召美首選。其警句云。桀紂以淫虐窮。幽以貪殘窮。厲以監謗窮。戰國以侵伐窮。秦皇以督責窮。漢武以奢侈窮。晉以劉石窮。隋以巡幸窮。明皇以隱戶剩田窮。德宗以閒架稅屋窮。東坡見之。大加歎賞。以其不類時文。因以劉窮呼之。然予以劉召美此意本孫樵耳。孫樵與賈秀才書云。楊雄以法言太元窮。元結以浯溪碣窮。陳拾遺以感遇詩窮。王勃以宣尼廟碑窮。玉川子以月蝕詩窮。杜甫李白王江寧。皆相望於窮者也。

望斗氣沈龍已化。置芻人去楊猶懸。

豫章事實。王勃序之詳矣。題詠此邦者。往往探之。晏元獻云。望斗氣沈龍已化。置芻人去楊猶懸。陶邕州云。劍待張華時已晚。楊延徐孺禮應疏。此二聯全是龍光射牛斗之墟。徐孺下陳蕃之榻也。宋綬公垂云。江涵帝子翬飛閣。山際眞君鶴馭天。不襲陳迹。甚可佳也。

處事無心覺累輕

東萊先生呂居仁詩云。忍窮有味。知詩進。處事無心。覺累輕。李成季已嘗云。靜疑多事。非求福。老覺無心。勝攝生。二詩雖相似。然皆佳作也。

春水碧於天

溫庭筠樂府。春水碧於天。畫船聽雨眠。皮日休松陵集詩云。漢水碧於天。南荆廓然秀。豫章取以作演雅云。江南野水碧於天。中有白鷗閒似我。

蓬生麻中

荀卿曰。蓬生麻中。不扶而直。蘭槐之根。是爲芷。其漸之滫。蓋本于曾子制言曰。蓬生麻中。不扶乃直。白沙在泥。與之皆黑。

畜不吠之狗

東坡上神宗書曰。養猫以待鼠。不可以無鼠。而畜不捕之猫。畜狗以防姦。不可以無姦。而畜不吠之狗。蓋取北史宋遊道傳。楊遵彥曰。譬之畜狗。本取其吠。今以數吠殺之。恐將來無復吠狗。

開簾風動竹

唐李益竹窗聞風早發。寄司空曙詩云。微風驚暮坐。窗牖思悠哉。開門復動竹。疑是故人來。時滴枝上露。稍露塔上苔。幸當一入幌。爲拂綠琴埃。異聞集霍小玉傳。作開簾風動竹。改一風字。遂失詩意。然此句乃

襲樂府華山畿詞耳。詞云：夜相思，風吹窗簾動，言是所歡來。通典云：江南以情人爲歡。

山流細沫擁浮花

沈君攸羽觴飛上苑云：石徑斷絲闌蔓草，山流細沫擁浮花。外史樵机載張蠙詩：牆頭細雨垂纖草，水面迴風聚落花。蓋本於沈耳。

日暮碧雲合佳人殊未來

江文通有擬湯惠休詩云：日暮碧雲合，佳人殊未來。蓋用魏文帝秋胡行云：朝與佳人期，日夕殊不來。梁武帝鼓角橫吹曲云：日落登雍臺，佳人殊未來。梁沈約洛陽道云：佳人殊未來，薄暮空徙倚。二人所用又襲江也。江齊人。

啼猿樹

杜詩：影著啼猿樹，魂飄結蜃樓。蓋用盧照鄰巫山高云：莫辨啼猿樹，徒看神女雲。

時送紅梅一陣香

李方叔喜吳可小詩：東風可是閒來往，時送紅梅一陣香。殊不知張芸叟醢醢詩亦云：晚風亦自知人意，時去時來管送香。

谷口未斜日數峯生夕陰

蔡條西清詩話：取善權谷口未斜日，數峯生夕陰之句。然唐宋之間詩云：日落西山陰，衆章起寒色。權實

取此沈約登元暢樓詩亦云雲生嶺乍黑日下溪半陰宋景文公過行慶關詩云雲生全嶺失日隱半崖陰宋全用沈詩也梁庾肩吾詩云崖飛遠騎沒日徙半峯寒庾沈同時人

臨清流而賦詩

陶淵明歸去來辭云登東皋以舒嘯臨清流而賦詩蓋用嵇叔夜琴賦云背長林翳華芝臨清流賦新詩

日月跳躑

元微之遣興云日月東西跳又云光陰本跳躑又答胡靈之詩序云日月跳躑于今行二十年矣幾與退之日月如跳丸大同小異也杜牧之寄韓又云跳丸日月十經秋又送孟池云月于何處去日于何處來跳丸相趁走蓋用退之意元微之憶遠曲云水中書字無字痕白樂天新昌新居云浮榮水畫字意又相類

海風吹不斷江月照還空

顧況喜白樂天送友人原上草詩野火燒不盡春風吹又生乃是李太白瀑布詩海風吹不斷江月照還空

堯舜性仁賦

劉輝堯舜性仁賦其警句曰靜而延年獨高五帝之壽動而有勇形爲四罪之誅蓋本于范正公堯舜率天下以仁賦內睦九族善鄰之志咸和外黜四凶有勇之風遐振

滿池江湖春入望連天章貢水爭流

徐師川有陪李泰發登洪川南樓詩云。十年不復上南樓。直爲干戈作遠遊。滿地江湖春入望。連天章貢水爭流。青雲聊爾居金馬。紫氣還應射斗牛。公是主人身是客。舉觴登望得無愁。唐劉長卿有和樊使君登潤州城樓詩云。山城迢遞敞高樓。露冕吹鐃居上頭。春草連天隨北望。夕陽浮水共東流。江田漠漠全吳地。野樹蒼蒼故楚州。王粲尙爲南郡客。別來何處更銷憂。徐之詩絕類長卿。其間一聯。如出一手也。然宋仲安有放船下湖口詩云。此地側身徒北望。余生乘興復東流。乃是全用劉詩也。

韓退之學文而及道

程正叔云。韓退之晚年所爲文。所得甚多。學本是修德。有德然後有言。退之卻是倒學了。因學文求所未至。遂亦有所得。然此意本吳子經耳。子經法語曰。古之人好道而及文。韓退之學文而及道。子經名孝宗。歐陽文忠公嘗有詩送吳生者也。荆公與之論文甚著。臨川人。

衰顏紅易借髮短白難遮

程文簡公有飲酒載花詩云。衰顏紅易借。髮短白難遮。乃知陳無已髮短愁催白。顏衰酒借紅。蓋本諸此。

定命論

東陽胡百能跋邵德升分定錄云。先君嘗言人生所享厚薄。各有定分。世有以智力取者。自謂己能。往往不顧名義。殊不知皆其分所固有。初不可毫末加也。所可加者。徒得小人之名而不悟。悲夫。百能佩服斯。



訓未嘗不以語朋舊也。以上皆胡百能說。予案宋顧凱之常以爲人稟命有定分。非智力所移。唯應恭己守道。信天任運。而闇者不達。妄意僥倖。徒虧雅道。無關得喪。乃以其意命弟子原著定命論以釋之。乃知胡所說凱之之意也。

此心安處便是吾鄉

東坡作定風波序云。王定國歌兒曰。柔奴姓宇文氏。定國南遷歸。余問柔。廣南風土應是不好。柔對曰。此心安處便是吾鄉。因用其語綴詞云。試問嶺南應不好。卻道此心安處是吾鄉。余以此語本出於白樂天。東坡偶忘之耳。白吾土詩云。身心安處爲吾土。豈限長安與洛陽。又出城留別詩云。我生本無鄉。心安是歸處。又重題詩云。心泰身寧是歸處。故鄉獨可在長安。又種桃杏詩云。無論海角與天涯。大抵心安卽是家。

天際識歸舟

梁王僧孺中川長望詩云。岸際樹難辨。雲中鳥易識。蓋全用謝元暉天際識歸舟。雲中辨江樹而不及也。梁元帝詩云。遠邨雲裏出。遙船天際歸。亦效元暉而遠勝僧孺。

庭草無人隨意綠

唐劉餗隋唐嘉話載。隋煬帝爲燕歌行。羣臣皆以爲莫及。王胄獨不下帝。因此被害。而帝誦其句云。庭草無人隨意綠。能復道邪。然予讀周庾信蕩子賦曰。遊塵滿牀不用拂。細草橫階隨意生。乃知王胄庭草無

人隨意綠。蓋取諸此。以之喪命。豈不枉哉。

玉斧修成寶月團

荆公詩。玉斧修成寶月團。月邊仍有女乘鸞。青冥風露非人世。鬢亂釵橫特地寒。江淹詠扇詩。畫作秦王女。乘鸞向煙霧。非止用蕭史事也。玉斧事見酉陽雜俎。

綠楊樓外出秋千

晁无咎評樂章。歐陽永叔浣溪沙云。堤上遊人逐畫船。拍堤春水四垂天。綠楊樓外出秋千。要皆絕妙。然只一出字。自是後人道不到處。余案唐王摩詰寒食城東卽事詩云。蹴踘屢過飛鳥上。秋千競出垂楊裏。歐陽公用出字。蓋本此。

雪裏梅將春信來

前輩詩話稱李成季詩。日邊鴈帶臘寒去。雪裏梅將春信來。以爲美。然唐人曹松除夜已嘗云。半夜臘因風捲去。五更春被角吹來。

龍燭影中猶是臘。鳳簫聲裏已吹春

西清詩話謂蔡元長春帖子。龍燭影中猶是臘。鳳簫聲裏已吹春。薦紳類能傳誦。以爲蔣穎叔作。非也。予以爲此一聯。全是方干除夜詩。寒燈短焰方燒臘。畫角殘聲已報春。

富鄭公之言出於元璠

東坡撰富鄭公神道碑。載公奉使語曰。且北朝與中國通好。則人主專其利。而臣下無所獲。若用兵則利歸臣下。而人主任其禍。故北朝諸臣各勸用兵者。此皆爲其身謀。非國計也。又曰。契丹君臣至今誦其語。守其約。不忍敗者。以其心曉然知通好用兵利害之所在也。予案唐鄭元璠謂頡利曰。漢與突厥風俗各異。漢得突厥。旣不能臣。突厥得漢。復何所用。且抄掠資財。皆入將士。在於可汗。一無所得。不如和好。國家必有重資。幣帛皆入可汗。坐受利益。頡利納其言。卽引還。乃知鄭公之言。皆出於元璠。

春風朝夕起吹綠日日深

孟東野連州吟云。春風朝夕起。吹綠日日深。乃悟荆公春風日日吹香草。山北山南路欲無所自。

明月空爲兩地愁

雲齋廣錄云。二宋以文章齊名天下。子京守蜀日。有詩云。碧雲謾有三年信。明月空爲兩地愁。其後卒不入兩地。人以爲讖。予以子京用何遜與胡興安夜別詩。念此一筵笑。分爲兩地愁。廣錄之論。不知所自也。

馬嵬詩

唐闕史稱鄭相畋吟馬嵬詩云。明皇迴馬楊妃死。雲雨雖亡日月新。終是聖朝天子事。景陽宮井又何人。觀者以爲真輔國之句。予以爲畋蓋取杜詩不聞夏商衰。中自誅褒妲之意。

寧人負我無我負人

魏曹操有寧我負人。無人負我之語。本朝滎陽呂原明乃云。中年嘗書壁以自警曰。寧人負我。無我負人。

後觀晁少傅碎金已前有此兩句。所謂先得我心之所欲者。然昔麴粥說羅仇以主上荒耄信讒。不若勒兵向西平。羅仇曰。誠如汝言。然吾家世以忠義著於西土。寧使人負我。我不忍負人也。乃知晁少傅之前。羅仇已有此語。羅仇。西涼羌人耳。能發此語。尤可貴也。見晉書載記。

細數落花因坐久。緩尋芳草得歸遲。

前輩讀詩與作詩既多。則遣辭措意。皆相緣以起。有不自知其然者。荆公晚年閒居詩云。細數落花因坐久。緩尋芳草得歸遲。蓋本於王摩詰興闌啼鳥喚。坐久落花多。而其辭意益工也。徐師川自謂荆公暮年金陵絕句之妙。傳天下。其前兩句與渠所作云。細落李花那可數。偶行芳草步因遲。偶似之邪。竊取之邪。善作詩者。不可不辨。予嘗以爲王因於唐人。而徐又因於荆公。無可疑者。但荆公之詩。熟味之。可以見其閒適優遊之意。至於師川。則反是矣。

背秋轉覺山形瘦。新雨還添水面肥。

雪浪齋日記云。背秋轉覺山形瘦。新雨還添水面肥。漁隱叢話云。山形瘦之語。古今少有道者。予嘗記唐人一聯。而忘其名云。山自古來和石瘦。水因秋後漾沙清。前詩蓋出於此而不及也。

張良與四皓書。韓退之與李渤書。

商芸小說載張良與商山四皓書曰。良白。仰惟先生秉超世之殊。操身在六合之間。志凌造化之表。但自大漢受命。貞靈顯集。神母告符。足以宅兆民之心。先生當於此時。耀神爽乎雲霄。濯鳳翼於天漢。使九門

之外。有非常之客。北闕之下。有神氣之賓。而淵潛山隱。竊爲先生不取也。良以頑薄承乏忝官。所謂絕景不御。而駕服駑駘。方今元首。欽明文思。百揆之佐。立則延首。坐則引領。日仄而方丈不御。夜眠而閭闔不閉。蓋皇極須日月以揚光。后土待嶽瀆以導滯。而當聖世鸞鳳林棲。不翔乎太清。麒麟嶽遁。不涉乎郊藪。非所以寧八荒。尉六合也。不得侍省。展布腹心。略寫至言。想望飜然。不猜其意。張良曰。余觀韓退之所與李渤書。其規模步驟。殆與之爲一矣。

舊桃贈歌者詩

翰府名談。載寇萊公妾舊桃贈歌者詩云。一曲清歌一束綾。美人猶似意嫌輕。不知織女寒窗下。幾度拋梭織得成。予嘗記南唐李詢贈織錦詩云。軋軋機聲曉復晡。眼穿力盡意何如。美人一曲成千賜。心裏猶嫌花樣疏。舊桃詩意本此而不及也。

山蟬帶響穿疏戶

前輩稱蘇子美詩。山蟬帶響穿疏戶。野蔓延青入破窗。蓋出于唐方千詩。鶴盤遠勢投孤嶼。蟬曳殘聲過別枝。

紅生白熟生碧熟紅

侯鯖錄云。東坡謂世之對偶。如紅生白熟。手文腳魚。二對無復加也。然予嘗記唐羅虬詩云。窗前遠岫懸生碧。簾外殘霞掛熟紅。然則羅虬已用生碧對熟紅矣。

更無一箇是男兒

前蜀王衍降後唐。王承旨作詩云。蜀朝昏主出降時。銜璧牽羊倒繫旗。二十萬人齊拱手。更無一箇是男兒。其後花藥夫人記孟昶之亡。作詩云。君王城上豎降旗。妾在深宮那得知。二十萬人齊解甲。寧無一箇是男兒。陳無已詩話載之。乃知沿襲前作。

沿襲不失爲佳

詩人有沿襲而不失爲佳者。張曙途中聞蟬前四句云。每歲聽蟬處。那將此際同。孤邨寒色裏。野店夕陽中。李中正聞子規前四句云。何處正當聞。聲聲欲斷魂。暖風芳草岸。殘日落花邨。蔣鈞孤鴈後四句云。葦岸風吹雨。沙汀月照霜。還同我兄弟。零落不成行。案此下疑有闕文

薏苡芴薺

張右史未晝臥口占云。病栽薏苡無勞謗。溼要芴薺不待庾。東坡亦云。巧語屢曾傷薏苡。庾辭那復託芴薺。

夢魂香

黃季岑言一士人詩云。啼月杜鵑喉舌冷。宿花蝴蝶夢魂香。蓋自唐趙嘏發之。趙云。松島鶴歸書信絕。橘洲風起夢魂香。

二詩相類

唐崔惠童晏城東莊詩云。一月人生笑幾回。相逢相值且銜盃。眼看春色如流水。今日花紅昨日開。杜子美詩。不須聞此意。慘愴生前相遇且銜盃。二詩相類。第不知崔爲何時人。

褒公鄂公

杜子美贈曹將軍霸詩。凌煙功臣少顏色。將軍下筆開生面。良相頭上進賢冠。猛將腰間大羽箭。褒公鄂公毛髮動。英姿颯爽來酣戰。鄂公謂尉遲敬德。褒公謂段志元也。故東坡贈寫真何充詩。黃冠野服山家容。意欲置我山巖中。勳名將相今何限。往寫褒公與鄂公。鮑慎由謝傳神蔡景直詩。馳譽丹青有古風。筆端及我未宜蒙。雲臺麟閣遙相望。往寫褒公與鄂公。用東坡語。尤爲無功。

三詩皆用清渾字

東坡送魯元翰詩。皎皎千丈清。不如尺水渾。陳後山次韻東坡詩。信有千丈清。不如一尺渾。參寥詩。乍爲含垢千尋濁。不作驚人一掬清。

詠荷花

胡仔茗溪詩話。以詞句欲全篇皆好。極爲難得。如賀方回淡黃楊柳帶棲鴉。秦處度藕葉清香勝花氣。二句。寫景詠物。可謂造微入妙。然予見劉忠肅莘老已言之矣。湖上口號云。綠荷深不見湖光。萬柄清風動晚涼。莫恨紅葩猶未爛。葉香元自勝花香。

服藥不如獨臥

世所傳道書。雜載神仙祕訣。有云。服藥千朝。不如獨寢一宵。此最有理。予近讀顧況琴客詩云。服藥不如  
獨自眠。從他別嫁一少年。乃知古有此語。然太平廣記彭祖傳云。服藥百種。不如獨臥。又知道書本此。

繫日

白樂天既無長繩繫白日。又無大藥駐朱顏。蓋本陳沈炯幽庭賦。那得長繩繫白日。年年月月俱如春。然  
江總歲暮還宅詩亦云。長繩豈繫日。濁酒傾一杯。

東坡作夏侯太初論

王立之詩話記東坡十歲時。老蘇令作夏侯太初論。其間有人能碎千金之璧。不能無失聲于破釜。能搏  
猛虎。不能無變色于蜂蠆之語。老蘇愛之。以少時所作故不傳。然東坡作顏樂亭記與黠鼠賦。凡兩次用  
之。以上皆王記。余案晉劉毅傳。鄒湛曰。猛獸在田。荷戈而出。凡人能之。蜂蠆作于懷袖。勇夫爲之驚駭。出  
于意外故也。乃知東坡意發于此。

杜甫取李陵詩

杜詩。思家步月清宵立。憶弟看雲白日眠。又云。別時孤雲今不飛。時復看雲淚橫臆。蓋取李陵別蘇武詩  
云。仰視浮雲馳。奄忽互相踰。長當從此別。且復立斯須。

知爾不能舉

韓子蒼送王悅詩。末章云。虛作西清老從臣。知爾才華不能舉。王摩詰送邱爲云。知爾不能薦。羞稱獻納



臣

董穎襲陳知默詩

洪景盧夷堅乙志記董穎詩。雲壑釀成千嶂雨。風蘋吹老一川秋。上句蓋襲陳知默詩耳。陳云。雲埋山麓。藏秋雨。葉脫林梢帶晚風。

東坡本李端詩

東坡詩。白水滿時雙鷺下。午陰清處一蟬鳴。李唐端茂陵山行陪韋金部詩云。盤雲雙鶴下。隔水一蟬鳴。東坡本此。

韓子蒼詩出陸龜蒙

韓子蒼作絕句。天寒候鴈作行遠。沙晚浴鳧相對眠。松醪朝醉復暮醉。江月上弦仍下弦。陸龜蒙別墅懷歸云。題詩朝憶復暮憶。見月上弦還下弦。韓所出也。

得茶三昧

錢唐南屏謙師妙於茶事。東坡贈之詩云。道人曉出南屏山。來試點茶三昧手。劉貢父亦贈詩云。瀉湯舊得茶三昧。覓句還窺詩一斑。

詹光茂妻寄遠詩

蔡寬夫記。天聖中。孫冕載詹光茂妻寄遠詩云。錦江江上探春回。消盡寒冰落盡梅。爭得兒夫似春色。一

年一度一歸來。乃知惟有舊時王謝燕。一年一度到君家所本。

葛敏修用陳況詩

葛敏修南華竹軒絕句。獨拳一手支頤臥。偷眼看雲生未生。蓋用五代時陳況詩。醒眼看諸峯。白雲開又集。然唐吳融亦有深感下峯顏色好。晚雲纔散又當門之句。

古有瑣語

唐孫元憲有北夢瑣言。案晉書。太康二年。汲郡人不準盜發魏襄王墓。或言安釐王家得竹書數十車。其瑣言十一篇。乃知古已有瑣言。

語有神助

呂氏詩事錄云。郭祥正有句云。明月人隨渡流水。王介甫愛之曰。此言如有神助。余記范文正公詩云。多情是明月。相逐過江來。乃知郭本此。

皮日休白蓮詩

東坡嘗喜皮日休白蓮詩。無情有恨何人見。月曉風清欲墜時。謂決非紅蓮詩。然李賀新筍云。無情有恨何人見。露壓煙啼千萬枝。乃知皮取此。

不去呂后爲惠帝計

老蘇明允論漢高祖云。不去高后者。以呂氏佐帝定天下。爲大臣素所畏服。獨此可以鎮壓其邪心。以待

嗣子之壯。故不去呂氏者。爲惠帝計也。云云。余案唐李德裕羊祜留賈充論云。漢高不去呂氏。亦近于此。漢高嬖戚姬。愛如意。思其久安之計。至于悲歌不樂。豈不知除去呂后。必無後禍。況呂后年長有過。稀復進見。漢高棄之。如去塵垢。實以惠帝闇弱。必不能自攬權綱。其將相皆平生故人。俱起豐沛。非呂后剛強。不能臨制。所以存之爲社稷也。乃知老蘇本此。

韓子蒼作善清真贊

韓子蒼作善清真贊。善清真贊云。蓬鬆頭。卓削耳。一生說法牙無水。云云。蓋用東坡題王靄如來出山相云。頭鬚鬢耳卓削。適從何處來。碧色眼有角。明星未出萬象閒。外道天魔猶奏樂。錯不錯。安得無上菩提成等正覺。東坡集不載此文。

陸農師取杜子美詩

王荆公父子俱侍經筵。陸農師以詩賀云。潤色聖猷雙孔子。變調元化兩周公。議者爲太過。然不知取杜子美送薛明府詩。侍臣雙宋玉。戰策兩穰苴。

陳去非黃巢詩意同

陳去非衡嶽道中詩。客子山行不覺風。龍吟虎嘯滿山松。綸巾一幅無人識。勝業門前聽午鐘。案唐黃巢既敗。爲僧。投張全義。舍於南禪寺。有寫真絹本。巢題詩其上云。猶憶當年草上飛。鐵衣脫盡掛僧衣。天津上無人識。獨倚欄干看落暉。去非詩意同。

澄江一道

東萊先生呂居仁愛豫章少年時作泰和縣樓詩木葉千山天遠大澄江一道月分明然白樂天亦有江樓夕望詩云燈火萬家城四畔星河一道水中央之句

洗天風雨

藝祖聞蜀人詩云煩暑鬱蒸無處避洗天風雨幾時來曰此蜀人思我之來也此乃蜀人朱長文詩然唐許昌節度使薛能漢南春望詩已有自古浮雲蔽白日洗天風雨幾時來之句

# 能改齋漫錄卷九

地理

## 石頭之名有二

韓退之有次石頭驛寄江西王十中丞閣老詩。故今洪州石頭驛皆以爲證。大觀三年汪藻彥章爲江西提學。作石頭驛記云。自豫章絕江而西。有山屹然。並江而出。白石頭渚。世以爲殷洪喬投書之地。晉史及世說稱洪喬爲豫章太守。去都日。得書百餘函。次石頭。悉投之江中。逮今且千歲。而洪喬之名。與此山俱傳。石頭于他書無所見。以圖志考之。唯唐武德中。嘗以豫章之西境爲西昌縣。俾縣令治其地。蓋今石頭是也。及觀韓退之次石頭驛寄江西王中丞詩。則自晉以來。知其爲石頭。至退之時。又知其嘗爲驛也。其大略如此。後又云。自洪喬而知有此山。至退之而驛之名始傳。然則石頭之名。汪彥章徇流俗之失。竟以爲洪喬投書之地。失之矣。予嘗考之。蓋江南有兩石頭。鍾山龍蟠石頭虎踞。與夫王敦蘇峻之所據者。此隸乎金陵者也。余孝頃與蕭勃卽石頭作兩城。二子各據其一。此豫章之石頭也。洪喬爲豫章太守。都下人士因其行。致書百餘函。次石頭皆投之。蓋金陵晉室所都。都下人士以羨出守。故因書以附之。投之石頭。謂羨去都而投。而非抵豫章而投也。後人以羨嘗守豫章。而豫章適有石頭。故因石頭之名。號投書渚矣。意者將記洪喬之剛介。以增重石頭。殊不知豫章之石頭。非金陵之石頭。案梁廣州刺史蕭勃舉兵踰

嶺聲搖江西。新吳洞主余孝頃應之。遣其子守郡城。自出豫章。勃之別將歐陽頌軍苦竹灘。陳武帝遣周文育總師。唾手而禽頌。勃時尙居南康。麾下聞之。斬其首以獻。於是孝頃退走新吳。帝遣文育黃法蕤討之。文育率衆軍入象牙江。捨舟進據三陂。卒爲豫章內史。熊曇朗所賣。無成功。南康今虔州也。新吳今奉新縣也。三陂今海昏之墟落也。象牙江今隸南昌。苦竹灘今隸豐城。江西之江。兆源於疎嶺。而豫章承其下流。南康苦竹灘象牙江。蓋通一貫者也。文育自象牙而趨三陂。以今觀之。正得間道。蓋是時孝頃居新吳。其子猶據石頭之舊柵。法蕤雖受詔見助。而尙駐軍新淦。文育若欲徘徊江潯。縱能擒舊柵之豎子。曾未擣新吳之巢穴。且令屯營于三陂。庶幾法蕤順流而應之。則首尾薄戰。孝頃父子無遺噍矣。不幸姦人得而賣焉。予家江西。往來洪撫之間。又以法蕤之爲鄉人也。因史冊所書。考石頭之誤。俯江山之形勝。想古人之所以倚伏往來者。則石頭之險。蓋有在矣。而終不得與金陵並馳。豈非所託非人哉。

豫章之名

豫章之名舊矣。在江左者有其地而非郡。在江南者建郡而非春秋之時。吳王闔閭六年。魯定公之二年也。楚囊瓦伐吳。師于豫章。吳人見舟于豫章。而潛師于巢。冬十月。克楚。取居巢。又明年。吳將入郢。其謀臣請因唐蔡而西。冬十一月。蔡侯吳子唐侯俱舍舟于淮。汭。自豫章與楚夾漢。囊瓦濟漢而陳。自小別而至大別。吳逆擊敗之。五戰而及郢。嘗觀吳都具區。今平江之吳縣也。楚都郢。今富水也。漢水自歸峽接流。而爲今漢陽軍。蓋視吳爲東。九江自庾嶺兆源。而洪州奠其南。蓋視楚爲西。居巢。今無爲軍也。闔閭之六年。

吳人見舟于豫章。而潛師于巢。以明豫章瀕楚。而巢邇于吳。故得而潛師也。小別大別。今鄂州之山。漢水視之爲東者也。八年。吳人舍淮汭。而卽豫章。杜氏以爲漢東江北地。囊瓦方且濟漢。而陳于小大之別。則春秋之豫章爲瀕楚。在江夏之間。審矣。或者以六年之師。因豫章以建州。則其地必沿流之所。而洪之爲州。蓋沿流者也。八年。捨舟而卽豫章。且堅杜氏之說。因以漢東之地爲平陸。惟有沿流平陸之異。故以見舟者。江南之豫章也。殊不知吳視楚爲西。視江夏爲小西。而視洪則南矣。見舟所以張軍容也。安能遠託大江之南。而不近趨小西之地。然則江南之豫章。決無與乎春秋之時。明矣。

春秋豫章與今不相干

予江西人。嘗考今之豫章。非春秋之豫章。然皆未得其定說。已具于前矣。最後予讀杜預孔穎達注疏。而後知予之寡見也。案左氏昭公十三年。楚師還自徐。吳人敗諸豫章。獲其五帥。杜預注曰。定二年。楚人伐吳。師于豫章。吳人見舟于豫章。而潛師于巢。以軍楚。師于豫章。又柏舉之役。吳人舍舟于淮汭。而自豫章與楚夾漢。此皆當在江北淮水南。蓋後徙在江南豫章。又左氏傳定公四年。蔡侯吳子唐侯伐楚。舍舟于淮汭。自豫章與楚夾漢。杜預曰。豫章。漢東江北地名。孔穎達曰。漢書地理志。豫章郡名。在江南。此則在北者。土地名云。定公二年。楚人伐吳。師于豫章。吳人見舟于豫章。而潛師于巢。吳軍楚。師于豫章。又柏舉之役。吳人舍舟于淮汭。而自豫章與楚師夾漢。此皆在江北淮南。蓋後徙在江南之豫章。以上皆經傳與注疏所載。予以杜孔注疏證江南之豫章。無與于春秋之豫章。審矣。漢志雖曰高帝置。但年代闊遠。文字殘

闕無從考見所徙之年月耳。案宋武帝討劉毅，遣王鎮惡先襲至豫章口，豫章口去西陵城二十里，乃知春秋之豫章去江陵甚近，與今洪州全不相干。

戲下有兩音

王觀國學林新編云：戲下有兩音。前漢高祖紀：沛公已定關中，羽大怒，使黥布等攻破函谷關，遂至戲下。又曰：諸侯罷戲下，各就國。師古注曰：戲音許宜切，亦讀曰麾。衛青傳：韓說爲戲下轉戰。灌夫傳：馳入吳軍，至戲下。師古曰：戲大將之旗也。讀與麾同。又引高祖紀曰：周章西入關至戲。師古曰：在新豐縣東。今有戲水驛。後漢郡國志：京兆新豐東有戲亭。以上皆王說。余案左氏國語：里革曰：幽滅于戲。韋氏注曰：幽王爲西戎所殺。戲山在西周。孔穎達曰：戲驪山之北水名也。皇甫謐曰：今京兆新豐東二十里戲亭是也。汲冢書紀年云：平王奔西申而立伯盤，以爲太子，與幽王俱死于戲。然則戲之得名，春秋時已著，不始於秦漢間也。據韋孔所引，雖山水不同，要之以戲而兼名山水，古來誠多有之，不可以一爲是也。至觀國謂師古不當以旗戲與地名同音，此不足咎。第班固不當稱戲而以下繼之。

巴字山水

宋之問送田道士使蜀投龍詩云：蜀門風勢斷，巴字水形連。又唐人詩云：杜宇呼名切，巴江學字流。然則巴州因水得名矣。予案杜佑通典：硤州巴山縣古扞關，楚肅王拒蜀處。今縣北有山曲折似巴字，因以爲名。此又以山似巴字。何邪？然三巴記：閬水東南流，曲折三回如巴字。唐人有巴字江賦云：初驚蠹蝕龍舟。



鱗次於波中。乍若螢從漁火。星分於渡口。乃知山形似巴者非。

孟諸

高適封邱行云。我本漁樵孟諸野。又平臺云。孟諸薄暮涼風起。又曰。朝臨孟諸野。案春秋左氏傳。僖公二十八年。楚子玉夢河神謂己曰。畀余。余賜汝孟諸之麋。杜預云。孟諸。宋藪澤。水草之交。曰麋。予案釋地云。十藪。宋有孟諸。郭璞曰。今在梁國睢陽縣東北。周禮職方氏。正東曰青州。其澤藪曰望諸。禹貢。豫州導荷澤。被孟諸。孔安國曰。孟諸。澤名。在荷東北。水流溢覆被之。宋則今梁國也。睢陽是已。故鄭氏注亦云。望諸在睢陽。麋。湄通用。

有二中牟

中牟有二。在河南北之間。不可不辨。爾雅曰。鄭有圃田。郭璞注云。今滎陽中牟縣西圃田澤是也。趙世家曰。獻侯卽位。治中牟。漢書地理志曰。河南郡有中牟縣。趙獻侯自耿徙。又曰。三家分晉。河南之中牟。魏分也。通典曰。滎陽郡中牟縣。注云。漢舊縣有圃田澤。荊河州藪也。趙獻侯自耿徙此。又趙襄子時。佛肸以中牟叛。卽此也。北十二里有中牟臺。春秋定公九年。左傳曰。晉車千乘在中牟。杜預注曰。今滎陽有中牟縣。迴遠疑非也。予案左氏所謂車在中牟。非滎陽之中牟。明甚。杜預疑之甚當。且晉世方分河南爲滎陽郡。中牟屬之。此地乃在河南。計非晉境所及。及三家分晉。中牟屬魏。則非趙所得都。蓋趙獻侯治中牟。亦非河南之中牟也。考春秋哀公五年。趙鞅伐衛。圍中牟。論語。佛肸以中牟畔。與定公九年。晉車在中牟。或別

是一中牟。當在河北耳。臣瓚漢書音義曰。臣瓚案河南中牟。春秋之時。在鄭之疆內。及三卿分晉。則爲魏之邦土。趙界自漳水以北。不及此也。春秋衛侯如晉。過中牟。案此之中牟。不在趙之東也。案中牟當在溫水之上。然則臣瓚亦以河南中牟。非此中牟矣。今漢書地理志與通典雜舉而不辨焉。使後學不能無疑也。

### 石城

王彥輔石城辨疑曰。左太冲謂戎車盈于石城。卽金陵之石頭城也。世徒知於此。而不知郢州之得名亦同也。故鄧善長曰。沔水南逕石城西城。因山以爲固者是也。蓋晉羊叔子鎮荊州日所立。惠帝元康九年。分江夏西部。就置竟陵郡。至唐武德四年。置郢州於長壽縣。是則今之郢州。昔之竟陵郡也。以上皆王說。予案唐杜佑通典云。郢州今治長壽縣。曆代所屬。與竟陵郡同。二漢屬江夏郡。晉宋以來。竟陵郡地。梁南司北新二州之境。西魏分屬安州。後周分置石城郡。後於石城置郢州。隋煬帝初。州廢。置竟陵安陸二郡。唐併二郡爲溫州。後爲郢州。或爲富水郡。然則彥輔所謂武德四年置郢州於長壽縣。是不察杜佑所謂。後周置石城郡。後於石城置郢州邪。攷佑云。隋初廢州置郡。至唐又併爲溫州。又爲郢州。則彥輔止據後來。不究其本耳。唐書樂志曰。石城樂者。宋臧質所作也。石城在竟陵。質嘗爲竟陵郡。於城上眺矚。見羣少年歌謠通暢。因作此曲。古今樂錄曰。石城樂。舊舞十六人。其曲一云。生長石城下。開窗對城樓。城中諸少年。出入見依投。蓋竟陵之石城。其名甚著。又通典云。莫愁樂者。出於石城樂。石城女子名莫愁。善歌謠。且

石城中有忘愁聲。故歌云。莫愁在何處。莫愁石城西。艇子打兩槳。催送莫愁來。

### 辨胸臆

韓退之作韋處厚盛山十二詩序曰。不知其出於巴東以屬胸臆也。洪慶善辨曰。地理志云。山南西道開州盛山郡。本萬世郡。義寧二年。析巴東之盛山新浦通川郡之萬世西流置天寶元年。更名胸臆。音潤蠢。地下溼。多胸臆蟲。劉禹錫嘉話云。胸臆。蚯蚓也。常至夜江畔。出其身半跳於空中而鳴。上音屈。下音忍。集韻云。胸臆在漢中。俗作胸非是。以上皆洪說。予案西漢地理志。巴郡有胸忍縣。顏師古曰。胸音劬。後漢郡國志。巴郡胸忍縣。亦只作此忍字。蓋古文借用也。又案杜佑通典。開州大唐置。或爲盛山郡。盛山縣。漢胸臆縣地。以三書攷之。蓋開州在唐爲盛山。在漢爲胸臆也。漢書不著其意。惟劉禹錫以其地出胸臆之蟲。因以得名。禹錫之說。亦本許慎。說文云。胸臆。蟲名。漢中有胸臆縣。地下多此蟲。因以爲名。從肉句聲。黃朝英云。攷其意。當作潤蠢。胸如順切。臆尺允切。與洪氏禹錫所音不同。然朝英禹錫慶善三人。偶忘攷西漢地理志耳。蓋師古以胸音劬。此不可不辨。

### 辨豪州字誤

洪慶善辨韓退之徐泗豪三州節度掌書記廳石記曰。豪今認作濠。唐地理志云。濠初作豪。元和三年。刺史崔公表請其事。由是改爲濠。取水名也。退之作記。在貞元十五年。尙爲豪。諸本作濠。誤矣。以上皆洪說。予案杜佑通典。濠州春秋末鍾離子之國。至晉僑置徐州。安帝時置鍾離郡。宋齊因之。兼置徐州。梁因之。

北齊改爲西楚州。隋改曰濠州。因濠水爲名。濠音豪。煬帝復置鐘離郡。唐武德八年爲濠州。或爲鍾離郡。然則據佑所言。初不見豪字。兼亦不本於唐。自隋改曰濠州矣。況佑所上通典。在貞元十年。及稱因濠水爲名。濠音豪。其誤甚明。以此知韓文作濠爲是。而所以致洪之辨者。地理志之失耳。

辨隲陵字音

開封府隲陵縣。距東京一百六十里。今隲音煙。非是。案春秋左氏傳。襄公二十六年。隲陵之役。陸德明音義曰。鄆音偃。然春秋魏唐曰鄆。漢曰僞。後漢晉隋曰隲。音焉。亦音偃。然則二字通用耳。

蔣廟鍾山孫陵曲衍

唐徐堅其學甚博。所撰初學記。載揚雄九州箴。內潤州箴云。洋洋潤州。江山秀遠。蔣廟鍾山。孫陵曲衍。江寧之邑。楚曰金陵。吳齊梁晉。六代都興。案丹陽記。蔣子文爲秣陵尉。破賊爲賊所殺。故吏忽見子文乘白馬如平生。孫權發使封子文爲中都侯。立廟鍾山。因改爲蔣山。此箴之所謂蔣廟鍾山也。丹陽記云。蔣陵。因山爲名。吳大帝陵也。輿地以志爲臺。當孫陵曲衍之傍。故蔣陵亭亦名孫陵亭。此箴之所謂孫陵曲衍也。然雄死於西漢之末。去此二百餘年矣。何以知之。又況於六代乎。予故以潤州箴非雄所作甚明。

鏡湖

會稽鑑湖。今避廟諱。本謂鏡湖耳。輿地志曰。山陰南湖。縈帶郊郭。白水翠岩。互相映發。若鏡若圖。故王逸少云。山陰路上行。如在鏡中遊。名始羲之耳。李太白登半月臺詩。亦云。水色緣且靜。令人思鏡湖。終當過

江去愛此暫踟躕。則知湖以如鏡得名。無可疑者。而梁任昉述異記。以爲鏡湖。世傳軒轅氏鑄鏡湖邊。因得名。今有軒轅磨鏡石尚存。石畔常潔。不生蔓草。恐不然也。或陸贄月照鑑湖賦。日光無不臨。故麗天並耀。清可以鑑。因取鏡表名。乃知湖以如鏡得名。審矣。

### 蜀石牛

禹貢華陽黑水惟梁州。岷嶓旣藝。沱潛旣道。蔡蒙旅平。和夷底績。則蜀道與中國通久矣。蜀主本紀載秦惠王謀伐蜀。刻石牛。置金其後。給蜀人云。能糞金。蜀主信之。發卒千人。使五丁力士。開道致牛於成都。秦因遣張儀等隨石牛以入。遂奪蜀焉。此事尤近誣。蜀人吳師孟醕翁題金牛驛詩以辨之云。唱奇騰怪可刪修。爭奈常情信繆悠。禹貢已書開蜀道。秦人安得糞金牛。萬重山勢隨坤順。一勺天波到海流。自哂據經違世俗。庶幾同志未相尤。醕翁以通議大夫致仕。享年九十。

### 三曲江

曲江有三。枚乘七發云。觀濤乎廣陵之曲江。今蘇州也。廣東有曲江。今韶州也。司馬相如弔二世賦云。臨曲江。墮州。卽長安也。案唐劉餗傳記云。京師芙蓉園。本名曲江園。隨文帝以名不正。改之。故杜子美詩云。曲江翠幕排銀榜。又云。春日潛行曲江曲。七發所謂曲江有弭節伍子之山。今胥山在蘇州。

### 澧水

酈道元水經曰。澧水逕安南縣。又東與赤沙湖會。湖水北通江。南注澧水也。故杜子美岳麓山道林二寺

行云寺門南開洞庭野。殿腳插入赤沙湖。

橘洲

輿地志曰。潭州橘洲。在郡南對南津。常看如在下。及至夏水。懷山渚洲皆沒。橘洲獨在。故杜子美岳麓山道林二寺行云。橘洲田土仍膏腴。然橘洲有二處。其一在龍陽。子美之詩所本。乃長沙之橘洲。距州十里。

衡山

東臯雜錄云。余嘗至泰山。見其峯巒。巋然獨出。而衡山七十二峯皆平。謂之衡。蓋取此。此說大誤。晉天文志。北斗魁四星爲璇璣杓。三星爲玉衡。湖南衡山。蓋上承玉衡分野以得名耳。故荊州記云。南嶽衡山。朱陵之靈臺。太虛之寶洞。上承冥宿。銓德鈞物。故名衡山。下據離宮。攝位火鄉。赤帝館其嶺。祝融託其陽。故號南嶽。以此推之。南嶽當玉衡分野可知矣。亦猶長沙嫫女之類。故今山下有銓德觀。

羊城

高適送柴司戶之嶺外詩云。海對羊城闊。山連象郡高。案南部新書云。吳修爲廣州刺史。未至州。有五仙人騎五色羊。負五穀而來。今州廳梁上畫五仙人騎五色羊爲瑞。故廣南謂之五羊城。又廣州記云。六國時。廣州屬楚。高固爲楚相。五羊銜穀至其庭。以爲瑞。因以五羊名其地。又鄭熊撰番禺雜記云。廣州昔有五仙騎羊而至。遂名五羊。新書與熊所記同。惟廣州記爲異。當有辨其非是者。

赤縣

史記鄒衍著書曰。中國於天下八十一分。居其一分耳。中國名赤縣神州。赤縣神州內自有九州。禹之敘九州是也。不得爲州數。中國外如赤縣神州者有九。乃所謂九州者也。晉書載記贊曰。自兩京殄覆。九土分崩。赤縣成蛇豕之區。紫宸遷鼃黽之穴。唐有赤尉。謂畿縣尉也。杜子美奉先劉少府山水障歌云。聞君掃卻赤縣圖。乘興遣畫滄州趣。投簡成華。兩縣諸子詩云。赤縣官曹擁材傑。橋陵詩。居然赤縣立。臺榭爭茗亭。

### 洞庭橘

世以韋蘇州詩。書後欲題三百顆。洞庭猶待漏林霜。以韋嘗守蘇。遂謂太湖洞庭山產柑橘。并以唐吳融序賦及王維送人赴越州詩。風樵若邪路。霜橘洞庭秋。蘇子美姑蘇詩。洞庭甘熟客分金爲據。而以洞庭湖爲非。其實不然。蓋洞庭見於吳楚。皆產柑橘。第湖山爲異耳。觀襄陽記。李叔平臨終敕其子曰。龍陽洲裏有千頭木奴及柑橘。成歲得絹數千匹。審此。則龍陽洲正在洞庭矣。又況晉張華詩云。橘在湘水側。非陋人莫傳。劉瑾甘賦云。寄生於南楚。謝惠連甘賦云。傾予節兮湖之區。徐陵甘詩云。江潭間修竹。由古以來。洞庭湖之有橘。舊矣。故柳毅叩橘而書始傳。至若洞庭山之有橘。不讀唐吳融序賦。未必其名顯也。

### 赤甲

杜子美卜居於赤甲。故有赤甲詩。卜居赤甲遷居新。又入宅詩云。奔峭背赤甲。又黃草詩云。赤甲山下行。人稀。又自瀼西移居東屯茅居詩云。白鹽危嶠北。赤甲古城東。案荊州圖記云。魚復縣西北赤甲城。東連

白帝城西臨大江。然則赤甲蓋屬魚復縣也。

烏石岡柘岡鹽步門

烏石岡距臨川三十里。荆公外家吳氏居其間。故與外氏飲詩云。不知烏石岡邊路。到老相逢得幾回。又遊草堂寺詩云。烏石岡邊繚繞山。紫荆細逕水雲閒。又雜詠云。烏石岡頭躑躅紅。江邊柳色漲春風。吳氏所居。又有柘岡。柘岡故多辛夷。荆公詩云。柘岡西路花如雪。回首春風最可憐。又寄正之詩云。試問春風何處好。辛夷如雪柘岡西。又贈黃吉父詩云。柘岡西路白雲深。想子東歸得重尋。亦見舊時紅躑躅。爲言春至每傷心。又送吳彥玠詩云。柘岡定有辛夷發。亦見東風使我知。鹽步門乃撫州郡城之水門。卸鹽之地。公舊居在焉。今爲祠堂。公有詩云。曲城邱墓心空折。鹽步庭幃眼欲穿。皆紀實也。故烏石岡柘岡鹽步門。其名至今猶存。韓子蒼寄居臨川。送鄉人陳亨仲詩云。兒童共戲苦鹽岸。老大相逢烏石岡。

睢陽

應天府南京睢陽舊地也。近世皆以睢爲起音。非也。案左傳。隱公元年九月。及宋人盟于宿。注云。宋梁國睢陽縣。又昭公二十一年。齊師宋師敗吳師于鴻口。注。梁國睢陽縣有鴻口亭。又僖公十九年。宋公使邾文公用鄆子於于次睢之社。注。睢水受汴。東經陳留梁譙沛彭城縣入泗。以上三處。陸德明皆音雖。

武林山

李翱來南錄云。元和四年二月戊子。至杭州。己丑。如武陵之山。臨曲波。觀輪舂。注曰。卽靈隱天竺寺。予案



杭州無武陵山。陵字當是筆誤。恐是林字。晉書地理志。吳郡錢塘縣武陵山。武林水所出。當是時。錢塘屬吳郡。又見前漢地理志顏師古注。

### 雲夢

沈存中筆談曰。舊尙書曰雲夢土作乂。本朝太宗時得古本尙書。作雲土夢作乂。詔改禹貢從古本。案孔安國注。雲夢之澤在江南。不然也。據左傳。吳人入郢。楚子涉睢。濟江入于雲中。王寢盜攻之。以戈擊王。王奔郢。楚子自郢西走涉睢。則當出于江南。後涉江入于雲中。遂奔郢。郢則今之安陸州。涉江而後至雲。入雲然後至郢。則雲在江北也。左傳曰。鄭伯如楚。子產相。楚子享之。既享。子產乃具田。備王以田。江南之夢。杜預注曰。楚之雲夢。跨江南北。曰江南之夢。則雲在江北明矣。元豐中有郭思者。能言漢沔間地理。亦謂江南爲夢。江北爲雲。予以左傳驗之。思之說信然。江南則今之公安石首建寧等縣。江北則玉沙監利景陵等縣。乃水之所委。其地最下。江南上浙水出稍高。方土而夢已作乂矣。此古本之爲允也。以上皆筆談所記。予案寰宇記曰。雲夢澤。半在江南。半在江北。其水中平土邱半。出寰宇記也。然史所撰。史是太宗時人。則沈郭未嘗見寰宇記也。然沈辨未得其詳。且周禮荊州云。其澤藪曰雲夢。鄭康成注云。雲夢在華容。禹貢云。雲土夢作乂。昭三年左傳。楚子與鄭伯田于江南之夢。又定四年。楚子涉睢。濟江入于雲中。正義云。南郡枝江縣西有雲夢城。江夏安陸縣東南亦有夢城。或曰。南郡華容縣東南有邑邱湖。江南之夢也。雲夢一澤。而每處有名者。司馬相如子虛賦云。雲夢者。方九百里。則此澤跨江南北。亦可獨稱雲稱夢邪。

酈道元水經注謂自江陵東界爲雲夢北爲雲夢之藪亦不指一處不可焉以夢在江南雲在江北

### 紀南城

王觀國學林新編論楚都郢曰史記周成王封熊繹於荊蠻爲楚子居丹陽楚文王自丹陽徙郢楚頃襄王自郢徙陳楚考烈王自陳徙壽春命曰郢楚旣徙而猶命曰郢亦猶南朝蕭氏出於蘭陵而其後又剏南蘭陵各貴其所自出也今之郢州乃楚之別邑號郢亭非楚都之郢以上皆王說予案杜佑通典云壽春郡羅城卽考烈王所築秦滅楚虜王負芻其地爲九江郡又云江陵故楚之郢地秦分郢置江陵縣今縣界有故郢城有枝回洲有夏水口左傳所云沈尹戌奔命於夏汭也有荒穀卽莫敖所縊荒穀西北有野父城又有紀南城楚渚宮漢津鄉故城在今縣東也又案酈道元水經注曰楚之先僻處荆山後遷紀郢卽紀南城也十道志曰昭王十年吳通漳水灌紀南城入赤湖郢城遂破杜預左傳注曰今南郡江陵縣北紀南城故楚國也然則王觀國雖知今之郢州非楚之郢而尙未知定處也今以諸書參考卽江陵之紀南城是也筆談亦止謂楚都南郢

### 黃金瀨

藝文類聚載幽明錄曰巴邱縣自岡以上二十里名黃金潭莫測其深上有瀨亦名黃金瀨古有釣於此潭獲一金鎖引之遂滿一船有金牛出聲奔船釣人被駭牛因奮勇躍而還潭鎖將盡釣人以刀斫得數尺潭瀨因此取名予案巴邱縣以巴山得名縣有巴山故也巴邱晉廬陵郡改置巴山郡隋以來稱崇

仁以鄉得名。今撫州崇仁縣是也。予世家巴邱。考黃金澗在邑之東二十里。其名迄今尙存。其上有陂。亦謂之黃金陂。然鄉人皆莫知得名之始。第金岡止謂之岡頭。

### 開封

京師開封縣。其城本鄭莊公所築。昔衛之水有浚。浚之地有儀。封人掌儀。地之封疆。鄭人得而城焉。以爲開封。此其始也。高帝紀。秦二世三年。酈商爲將。將陳留兵與偕攻開封。未拔。

### 金隄

金隄。在今東京酸棗縣。案漢溝洫志。漢興三十有九年。孝文時。河決酸棗。東潰金隄。於是東郡大興。卒塞之。注。金隄。河隄名也。在東郡白馬界。

### 陳橋

陳橋距舊城二十里。卽古之板橋。太祖北征。次陳橋。軍士推戴。卽其地也。白居易板橋路詩曰。梁苑城西二十里。一渠長水柳千條。若爲此路應重過。十五年前舊板橋。曾共玉顏橋上別。不知消息到今朝。李義山板橋曉別云。迴望高城落曉河。長亭窗戶壓微波。水仙欲上鯉魚去。一夜芙蓉紅淚多。王荊公陳橋詩云。走馬黃昏渡河水。夜爭歸路春風裏。指點韋城太白高。投鞭日午陳橋市。楊柳初回陌上塵。胭脂洗出杏花勻。紛紛塞路堪追惜。失卻新年一半春。

### 西塞

張志和歌曰。西塞山前白鷺飛。桃花流水鱖魚肥。案武昌記曰。西陵縣對黃公九磯。謂之西塞。

閩江南臺

閩中記。晉郭璞遷城時。言南臺沙合。必出宰輔。元和中。閩人潘有實爲省郎。自負王佐之才。每遇鄉人。必問南臺江可褰裳過否。或云。未。則色不悅。迨章郇公入樞府之明年。沙始交。遂大拜。尋而吳丞相育。曾侍中。公亮。陳丞相升之。吳樞密充。皆相繼輔弼。惟曾公泉人也。他皆建人。吳章又皆浦城人。其後如章子厚。諸公繼踵而起。盛哉。南臺今屬福州。故宋景文公撰章郇公墓志。亦云。閩江南臺。古傳沙合者。出相比年。遂債爲洲。蓋名世賚弼。殆天啓然。或云。福州無預建州。殊不知閩中記云。南臺者在閩縣南五里。江畔有越王釣龍臺。故曰南臺。其源出於建溪。東流四百里至臺。又東南流三十里。與東西峽江合流入海。

北苑茶

丁晉公有北苑茶錄三卷。世多指建州茶焙爲北苑。故姚寬叢語謂建州龍焙面北。遂謂之北苑。此說非也。以予觀之。宮苑非人主不可稱。何以言之。案建茶供御。自江南李氏始。故楊文公談苑云。建州陸羽茶經。尙未知之。但言福建等十二州未詳。往往得之。其味極佳。江左近日方有蠟面之號。李氏別令取其乳作片。或號曰京挺。乳及骨子等。每歲不過五六萬斤。迄今歲出三十餘萬斤。以文公之言攷之。其曰京挺。乳則茶以京挺爲名。又稱北苑。亦以供奉得名可知矣。李氏都于建業。其苑在北。故得稱北苑。水心有清輝殿。張洎爲清輝殿學士。別置一殿於內。謂之澄心堂。故李氏有澄心堂紙。其曰北苑茶者。是猶澄

心堂紙耳。李氏集有翰林學士陳喬作北苑侍宴賦詩序曰：北苑皇居之勝槩也。掩映丹闕，縈回綠波。珍禽異獸充其中。修竹茂林森其後。北山蒼翠，遙臨複道之陰。南內深嚴，近在帷宮之內。陋周王之平圃，小漢武之上林。云云。而李氏亦有御製北苑侍宴賦詩序。其略云：偷閒養高，亦有所城之北有故苑焉。遇林因藪，未媿於離宮。均樂同歡，尙慙於靈沼。云云。以二序觀之，因知李氏有北苑，而建州造挺茶又始之。因此取名，無可疑者。

### 琵琶洲

饒州餘干水口有洲，其形如琵琶，謂之琵琶洲。有亭在岸，謂之琵琶亭。過客留詩，非一人也。予案洽聞記：吳太平二年，長沙大饑，殺人不可勝數。孫權使趙達占之云：天地川澤相通，如人四體，鼻衄灸腳而愈。今餘干水口嘗暴起一洲，形如鼈食，彼郡風氣可祠而掘之，權乃遣人祭以太牢，斷其背，故老傳云：饑遂止。其洲在饒州餘干縣，予乃知洲形如鼈，轉以爲琵琶，蓋肇於吳也。

### 脩水

脩水在分寧縣北，東南經縣治，又經武寧縣東北，流六百里至海昏，又東流一百里入彭蠡湖。世傳郭璞記曰：有魚名脩，有水名瀟，天下大亂，此地無憂，言可避亂也。予案陰陽書云：水宜東流，蓋巽居東方，其次則北，北乃良方耳。所以分寧雖深僻險絕，然代出偉人。至若贛水皆西流，所以自南朝以至今日，人物殊少。然則璞記瀟字從水何邪？案史記徐廣以瀟音先，糾反，或恐通用。

利夔路置帥維蜀之險

熙寧九年原州臨涇縣令鮮于師中言蜀有劍門棧道之險瞿唐三峽之隘今朝廷命帥舉利益二路以付之萬一中國多事姦雄恃險無以分制乞於利夔兩路置帥以爲西蜀之勢於是詔自今中書選官知興元府樞密院選官知夔州

慨口

豫章大江之口距海昏縣十三里地名慨口今往來者不究其義以海口稱之如云江海之口也予案豫章記曰海昏侯國在昌邑今建昌縣城東十三里縣列江邊名慨口出豫章大江之口也昌邑王每乘流東望輒憤慨而還故謂之慨口

五松山

李太白詩要須迴舞袖拂盡五松山案五松山在今池州銅陵縣山有寶雲寺舊曰五松院南唐江延義有記

閣阜山

玉堂閒話云南中有閣阜山山形如閣山色如阜故號閣阜山乃葛仙翁得道之所七十二福地予案陶弼詩云葛仞天然閣形陰陰不似衆山青洪駒父詩云爰有福地直斗牛厥名閣阜形色收蓋以閒話所謂形色而言也今屬臨江軍爲福地之一

天姥山

會稽剡縣自晉宋以來人始稱傳故沃洲天姥號稱山水奇絕處自吳僧帛道猷來自西天竺賦詩云連峯數十里修竹帶平津茅茨隱不見雞鳴知有人其後支道林之徒相繼而居凡十八僧而名流如戴逵王羲之者又十八人大概白樂天記之爲詳蓋道經云兩火一刀可以逃以其名山之多可以避世故晉宋之世隱逸之爲多亦爲陽明洞天也

蓬萊何似水晶宮

東坡謂驪山溫湯以妃子之故後世恥言之余以是知物之輕重顯晦必以其人也李太白以青陽九子山爲九華山以武昌南湖爲郎官湖元微之在越州賦詩云我是玉皇香案吏謫居猶得小蓬萊其後州治有閣名蓬萊楊漢公守湖州賦詩云溪上玉樓樓上月清光合作水晶宮其後遂以湖州爲水晶宮古今皆因之由是言之豈不以人哉范文正守越滕元發守湖滕寄詩云江山千里接仁風都在東南秀氣中爲問玉皇香案吏蓬萊何似水晶宮

弋陽縣山

信州弋陽縣距縣三十里有山亭亭聳立如几如笏李翱來南錄云至信州甲午望君陽山怪峯直聳似華山君字誤也案通典弋陽縣舊葛溪縣隋改爲弋陽有弋水

唐宋三河改隸

三河者河東河內河南也。貨殖傳曰：唐人都河東，商人都河內，周人都河南。夫三河在天下之中，若鼎足王者所更居也。李唐以蒲州爲河東郡，河東縣爲理所。漢蒲阪縣本朝隸陝西路，爲河中府。河東郡，李唐以懷州爲河內郡，河內縣爲理所。漢野王縣本朝隸河北西路，爲懷州。河內郡，李唐以洛州爲河南府，河南縣爲理所。古郟地本朝隸西京，爲河南府。河南郡，蓋本朝建都汴州，所以與唐屏翰不同，故三河亦從而改隸。

梁園

詩事錄云：近世武人如節度使柴宗慶作詩云：曾觀大海難爲水，除去梁園總是邨。梁園，戰國時魏惠王徙治大梁，卽其地。今京師之東城是也。余以爲非是。汴州與宋州接境，漢梁孝王有兔園平臺鴈鶩池在焉，故梁園之稱以此。

白礬樓

京師東華門外景明坊有酒樓，人謂之礬樓。或者以爲樓主之姓，非也。本商賈鬻礬於此，後爲酒樓。本名白礬樓。

兩蘭溪縣

蘭溪在唐爲兩縣名。一屬蘄州。沛水改爲蘭溪一屬婺州。杜牧之詩：蘭溪春盡水泱泱，蓋蘄州之蘭溪也。杜守黃州作此詩，黃承蘭溪下流故耳。

水中高土名曰洲



或曰州疇也疇其土而生之也。余案說文曰堯遭洪水民居水中高土故名曰洲。所以今之近水之灘岸皆曰洲。

### 魯澹臺墓

洪州東湖總持院之側有一舊墳極高大無銘誌無敢樵採者好事者以巨碑鐫徑尺字曰嗚呼有魯澹臺子羽之墓。余案汴州記及九域志開封有澹臺子羽墓其廟亦存以理推之或可信焉。蓋子羽魯人去梁宋不遠若洪州之墓恐失於稽攷也。

### 爛柯亭

李宗諤云達州爛柯亭在州治之西四里古有樵者觀仙奕碁不去至斧柯爛於腰間卽此地也。乃知觀碁爛柯不止衢州。

### 姑射山

新唐書地理志姑射山竇萃音訓云一名平山又名壺口山射音亦予案列子莊子音釋射皆音夜不爭亦。

### 連州以山名

劉禹錫云連之爲州以山得名蓋未指其所出案州西南百五十里有黃連嶺隋文帝取以名州今連州所纂湟州集不載所始止云唐武德四年平蕭銑置連州蓋亦不善考者也。

灤河縣

寶萃新唐書音訓本紀灤河云灤力官切灤水出奚國都山諸書山海經並無此字唯見於切韻又忠義列傳灤河云音變今大遼平州東臨灤河是也予案北鄙須知大遼有灤州西至燕京五百里有灤河縣西至灤州四十里平州西至燕京八百里以此見灤河縣在平州之西寶以爲在東非也



期 限 卡

Date | Due



著者  
Author

吳曾撰

書碼  
Call No.

073  
130  
1:1

書名  
Title

能改齋漫錄

登錄號碼

Accession No. 069687

月日

借閱者

月日

借閱者

Date

Borrower's Name

Date

Borrower's Name

國立政治大學圖書館

書碼

073  
130  
1:1

登錄號碼

069687

吳曾撰 能改齋漫錄

政治大學圖書館



A069687